旅行雜誌

「今日重慶」專輯

第十九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雞

五三一〇〇二

百齡牌

毛刷　絲綿

出　新華製刷公司　品
　　懋成絲棉廠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19 2225B

門市部：重慶民族路棉花街一號

廠址：重慶南岸覺林寺街

民國十七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一期 目錄

徵文專輯

今日重慶

重慶的花……徐蔚南（1）
重慶的漢墓……衛大法師（3）
我怎樣欣賞「今日重慶」……老人（4）
重慶風……郭蘭馨（6）
四川路瀑……陳望道（10）
將軍墳……郭祝崧（8）
重慶的早晨……豐穀（10）
北泉幽賞……隋樹森（14）
憶七年前……徐盈（18）
從海濱到山城……陳伯吹（19）
作家在重慶……冰瑩（22）
蜀江水碧蜀山青……邵潭秋（22）
上清寺漫步……秋明（25）
重慶重來……盧冀野（28）
舊書鋪……茅盾（31）
重慶夢……徐仲年（33）
雜談重慶出版界……一文（34）
今日重慶……夏炎德（35）
車，船，轎，步……潘太風（37）
在貓兒石……秦瘦鷗（40）
聖城初履篇……尹高（42）
重慶的雨……希孟（44）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海外游蹤

從軍旅行到印度……李　蔭（46）

中印飛航……程志政（46）

紀游篇章

黃山訪梅記……袁道沖（58）

遊峨眉山散歌……黃大受（60）

旅程紀述

中印公路全程行……王建時（62）

西南行（二）……孤　芳（66）

地方素描

重遊重慶……柳　湜（62）

歌樂山的畫廊……楊裕[illegible]（82）

旅行常識

戰時的旅行……陸丹林（87）

補白摘拾

七建山城作……羅家倫（14）

劍道中……前人（17）

玉闕參之源……[illegible]業（61）

[illegible]……大中（65）

[illegible]石河……李致剛（91）

編者獻詞……（92）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

興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

伍千萬元

業務

經營進出口國際貿易

承接國內廠商之委託

出口物資

生絲

麝香

辦事處：西藏拉薩 印度加爾各答

總公司：打銅街川康銀行後院

聚興誠銀行

經營

存款　放款　匯兌　信託　儲蓄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管理處林森路九十四號

電報掛號：2435

電話

總管理處	41159
重慶分行	41128
重慶分行經理室	41120
民權路辦事處	41375
上清寺辦事處	2755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辦理信託儲蓄及一切銀行業務

備有精美禮券兌取簡便

總管理處

重慶白象街八十一號

電話四二二九六

電報掛號六〇六七

重慶分行

重慶中正路一七四號

電話四一六四二

電報掛號五五五二

昆明分行

昆明南屏街

電話二二四五五

電報掛號六五五二

其他分行

上海　北平　天津

南京　廈門　漢口

廣州　桂林　長沙

香港

重慶中南銀行

本行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手續迅捷簡便
存款利息優厚備有各種存款簡章承索即奉

地址：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廿一號
電話：四一七七七 電報掛號：一五一二
總行：上海漢口路一一〇號

浙江興業銀行

遜清光三十三年創設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行址 第一模範市場二十七號
中英文電報掛號 八六七五
電話 四一二二七

中國農工銀行

業務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押匯 貼現

重慶分行

地址：第一模範市場二十號
電話：四一五七六
電報掛號：二九六九

永利銀行

總管理處 業務部 信託部 重慶陝西路二〇五號 電話 一二九 一七九 四一八〇三號 四一四九四號

營業範圍
以社會游資 調劑社會
以工商餘資 扶助工商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分支行處 成都 寶雞 西安 平涼 蘭州 遂縣 廣元 南岸 合川 簸角沱 南充

新年特大號

今日重慶

徵文特輯

重慶的花

徐蔚南

在我斗室中，有床子、桌子、茶几各一，還有兩個椅子，茶具也已購備，并且還有百來本的中西書籍，但每次走進斗室中，總覺得缺少什麼東西似的，感到冷淡枯寂，說不出的一種惆悵。

一個單身漢，日常所必需的用具，有什麼缺少沒有？並沒有什麼缺少啊！煩悶的時候，還可以隨便拿幾本文藝書來翻翻。小洋刀、剪刀、縫針、剃刀，甚至剃面用的肥皂與鏡子都有了。牆壁上還有日曆，畫片與地圖，還有總裁半身銅像浮雕。一間斗室，還需要什麼呢？但總覺得缺少一樣東西，只是一樣東西，有了它之後，便可使斗室溫暖，而且具有生氣的，那是什麼啊。心中需要這樣一件物品，却又說不出究竟是什麼來。但的確少一種東西，是必需的，在斗室中沒有這樣所必需的東西，因之時刻覺得快快然。

蠟尾初春的一天，我到一個同鄉的家裏去，走進他的書房，撲面看見兩枝蠟梅，是插在那書桌上的玻璃瓶裏的。我立刻恍然大悟，我日日走進自己房中，感到缺少的必需品，就是它！就是花哪！這大悟彷彿是一個發見，一個勝利，一個妄想的實現，高興得了不得！

那麼的光亮，那麼的美好，蠟黃的顏色，最初還疑心是人造的絹花，才有那麼的鮮艷，但竟是真花！真花方是我斗室中所缺少的，要是絹花，那要來做什麼呢？

從此日日感到斗室中所缺少的，是鮮花，還是鮮花！在工作時會突然想到，在閒散時也會想到，晨起之後，覺得房中沒有花，無聊；睡眠之前，覺得房中可惜沒有花。對於鮮花的慾望，從來沒有如此強烈的。

瓷器街上的瓷器店都去過了，想物色一個具有風趣的花瓶，可是沒有，有的都是形式俗陋，面圖案粗率的雙耳美人肩。料製的，更爲惡俗，插着最可怕的紅花，鄉郵中新房裏應用最爲適宜，而在我斗室中，便將覺得太過富麗。玻璃製的捷克式的花插，色彩式樣都好，可惜瓶頸太細，只像一根粗繩索，只能插一枝花，在朋友家看見本地所出的土瓶：褐色的，頸口上作黃土色，劃上極簡單的線紋，很像原始的古瓶，但問了幾個甆器店，却總買不到。古董店裏果然有很好的花瓶，一個小小的觀音罇，白地上插疏疏落落的兩三枝綠竹，素淨得可愛。還有霽紅的小型天球瓶，還有倣清初的黃地五彩方瓶，插着什麼戲文，人物描得很可愛。還有一個稱爲窰變的一堆鮮紅

，一堆鴉綠，一堆蜜黃的小罐子，色彩妍麗極了，叫人愛不釋手。可是這種瓶罐因爲是骨董了，價目動輒是三千五千元，那叫我如何買得起！

要是隨便買個花瓶，插上幾枝花，彷彿對花太殘酷似的，那是我不要的。假定截一段粗竹筒，當作花瓶，那倒還雅樣，可惜竹筒也難辦到。後來到大器街上土器店裏去物色，看見那種淡醬色的醃菜用的小罐，頸口上抹一圈淡灰色，又用針劃上幾條圖案，很原始似的，便化了數十元買了一個，去了蓋，權作爲我斗室中的花瓶！

五十元一束玫瑰花裝滿了一瓶，紅的，紅的，全是紅的花，花朶那麼的肥碩，葉子又那麼的深綠，這是一幅油畫，這是一件藝術品，這是一首詩歌，這是活潑潑躍動着生命的一個存在！我時而將它放在窗檻上，時而又放它在床頭，我靜靜地對它凝視，我聞着它淡淡的香味。可是花插在瓶中，含苞的始終含苞不放。而杜鵑花則不然，含苞的插在瓶中，也會開放。黃色的，紅色的杜鵑花掛在綠葉中，一朶朶彷彿都像是紙剪一般的輕巧。

還有紅山茶，那鮮明的色彩實在太美了，它不許你惆悵，不許你感嘆，只准你讚賞，而叫你增加一層生氣。

牡丹與芍藥，自然最爲富麗。我不懂爲什麼牡丹芍藥不能被算爲國花？你買一束含苞未放的牡丹或芍藥，插在瓶中看它開放吧。苞是一個個小球，旁邊帶着一兩瓣嫩叶，逐漸開放了，花苞最外的幾瓣展開了，中間還是圍成一球，顏色是深色的，花瓣開放的愈足，顏色便愈淡白了。那粉紅色的芍藥，配着尖長的綠叶，迎風顫動時，簡直像周滿一歲的嬰孩，那麼的清新與嬌嫩！不容你不加以愛護，不容你不丟去了煩悶。你只得尊敬，而不敢褻瀆，你只得與賞而不能暴燥。這是鮮花，這是裝飾宇宙的鮮花。

豌豆花，吊鐘花，剪秋羅，五月菊，在重慶三四月間都已有了。重慶花店也以此三四月間最爲華麗。重慶有那麼的好花，公園裏却一朶花也看不見，要看花只有到花攤上花店裏去看。這眞叫人感到精神上滋養的不夠。

吊鐘花最多是紫色與白色。花像小鐘那麼一球球的掛着，花瓣裏面有許多斑點，還有許多茸毛，還點兒綴着絲絨上似的層層，實在太美了。每當一朶花掉下時，一個花蒂還是留着，一條花鬚，像絲綫那麼的還是掛着。

自春到秋，綿延不斷地開着花的夾竹桃，不僅粉紅色的花朶很愛嬌，纖纖的狹長條的葉子，也着實秀麗，你不用多買，只要一枝就夠了，插在瓶中，最富畫意，綠叶一叢是竹子，而竹子中間是一簇紅花，紅花綠叶的對照，加以纖細的枝梗，儘是叫你整日欣賞而不覺厭倦的了，而且花價又那麼便宜，只要四五元一枝！溫度常在百度以上的重慶的夏日，養花最爲困難，一束鮮花插入瓶中不到兩三小時，就會枯萎了，而夾竹桃因爲是木本的花，比較可耐炎熱，二三天的時間還能保存鮮豔，這也是夾竹桃的長處。

到了秋尾冬初，菊花盛開，各色都有，而且極其肥大，養在瓶中也能經久，可是花價太貴，每朶二三十元，是常事。這是近時的花價，將來的花市不知如何？

重慶的漢墓

衛大法師

四川成都平原，古為蠶叢，嘉陵江及烏江流域以至漢中的東部屬於巴國。巴國在春秋時部城就在漢中以東的白河之地，後漢中東部為楚所有，巴國乃都於長江與嘉陵江的合流處，即現在的重慶。

秦派司馬錯與張儀等攻滅蜀，繼至於巴，巴亡後，張儀於沿長江邊，即今林森路及大梁子一帶築江州城，漢代初年亦以此城為範圍。就在重慶城區發現漢墓言，如陝西街的曹家巷口西鑫業銀行地基下發現漢墓，炮台街至臨江門靠江邊發現漢墓，領事巷發現漢墓，可知在漢代小十字以北以及小梁子與領事巷均在城外，因埋葬人不宜在城內之故。如此，可知漢代城北城牆由朱十字至小十字，西城牆則在大梁子，東城牆即如後來沿岸的城牆，南城牆約在南極門附近。

在現在城外的漢墓，張家花園有，上清寺求精中學中有，曾家巖前鑫世報編輯部大院內有。在南岸的彈子石大佛段有，在江北的以相國寺黃家溪為步，而沙坪壩沿江兩岸亦多。其他如海棠溪龍門浩以及江北縣城，復與關石橋鋪李子壩小龍坎一帶則漢墓少見。漢代是否有風水擇地而葬？抑有指定如公墓的埋葬區域？尚難斷定！

漢墓的形式，有兩種形式，一為用磚砌成的墓，一種在石壁鑿洞子。前者稱為漢墓，後者稱為蠻子洞。

漢墓是由中原模倣而來的，可分為兩個系統：由陝西關中而入岷江流域至成都平原以至樂山宜賓等處，漢墓上的磚小而薄。由河南南陽經中東部閬中合川以至重慶，並烏江上游以及涪陵，其墓磚大而厚。

蠻子洞為原在四川的土人所用的墓穴，秦滅巴蜀，漢人移至四川，也相沿着四川土人在石壁上鑿的墓穴。

蠻子洞為巴蜀原來人的墓穴，不僅就「蠻子」二字言，如樂山對岸獅子灣的漢墓，前為鑿空的享堂，墓穴高約六尺，寬約五尺，而深則十二丈餘，在這樣深的墓穴中，不論石棺瓦棺或木棺（木棺不存）非一，知為全族祖孫累代的葬地。南洋羣島的土人，亦有此風。這不是南洋的土人做四川的漢墓而造的，而巴蜀的土人與南洋土人在遠古實為一族。又如在成都白馬寺所發現銅器上花紋，而與安南所發現者同，安南為介於四川及南洋中間之地。又越南亂言安南第一個王為「蜀王子」，也是由四川南下的人。

蠻子洞是漢人做造者，其洞外亦有刻漢字的，並有刻漢代皇帝年號的。蠻子洞中殉葬的陶俑陶甑以及五銖錢等，與磚砌的漢墓中殉葬物多同。但石棺則多為蠻子洞中所有，石棺四週刻有花紋，洞子的壁上，以享堂四週上半的壁上，及石柱上，並門口左右，所刻的花紋，多為人首蛇身，或伏羲女媧手持日月之像，這多是苗民中的神話，而與山東武梁祠有刻歷史故事者不同。

漢墓在四川各地均有，而且將漢磚作城牆，及人民住宅的牆上，及山徑道旁大黃桷樹下的土地神廟，多為毀了的漢墓，而利用漢磚另建築的，只要認得他是漢磚，到處留意，隨地皆是。

成都附近的漢墓也不少，但少人注意，被引起人注意的為新津的堡子山，此漢墓為蠻子洞，但多不深。別處蠻子洞多沿江岸懸壁，人不易近，而堡子山的蠻子洞則沿山腳。年久將石門風化，或將磚砌的門露出，容易被人看見，初

我怎樣欣賞「今日重慶」

老人

「今日重慶有甚麼可以欣賞呢？」有不少的人這樣說。

說這話的人，不是他說話不加思索，一定是他沒有發現重慶值得欣賞的地方。我個人對重慶也有許多不滿的地方，還有甚麼希罕？我生長在號稱為「天堂」的杭州，然而我對杭州能完全滿意嗎？一個人對於一個地方之不能完全滿意，正如他對於他的太太不能完全滿意，理由是相當的。

處世最重要的秘訣，但是要原諒別人的短處，而尊着他的長處，照這樣做法，世界上的人個個都有可取處，個個都可以為友，不特不會得罪人，反可以得到不少快樂；如若一味吹毛求疵，求全責備，世界雖大，決不會有一片使你中意的地方，人類雖多，也決不會有你一個意中人，這叫做自尋煩惱，何則注重在石棺上花紋，繼則也將殉葬的陶俑等注重了。因為能賣錢，成都會府街古董鋪的假陶俑也有出現了。

重慶的石棺在沙坪壩發現過，是偶然發現的，而對於磚砌的漢墓及蠻子洞無人去搜求。余於二十八年冬到渝，二十九年春往江北董家溪去遊，與郭沫若先生先發現漢磚，繼發現漢墓，曾作過試掘的工作，本來很可作擴大的試掘，但被非法的阻止，於是將重慶僅存最古的古蹟可以藉抗戰人物集中的際會，發揚出來，然而被摧殘了！

接着中央博物館在彭縣作漢墓發掘的工作，其有價值者為一石雕佛像，頭上一洞為插搖錢樹者，可以證明四川在東漢初期已有佛教。此外，在石壁上刻一祕戲圖，亦為希奇的浮雕。

前年重慶江北相國寺某工廠因建築發現漢墓，工廠主人停止取土，函余往主持發掘，而工人以為有寶，於夜間偷掘一窖，工廠主人欲將工人治之法，適余往攝其殘墓，工人在旁詢其墓中物可值多少錢，余云一錢不值，如不信，可攜到鼎新街古董鋪去問，因其為陶器而多不完全者。工人云既不值錢，何以你也來掘，余以淺近的事作解釋：

戲臺上唱的霸王別姬，穿的衣服是明朝的，當然不對。霸王時男女穿的甚麼樣衣服，只有從漢墓中泥人身上看，固然紅的綠的顏色看不出，綾的紬的也不曉得，但衣服的大小寬窄是可以看出來的。照此作成衣服演霸王別姬，不是就實在了。照這樣說來，這些破爛的泥人（俑）賣古董鋪固不要，賣裁縫鋪更不要，就是賣給唱戲的，他連理你也不理。

工人：說「既賣不成錢，我們藏着也無用，工廠老闆要我們拿出來，否則要送到警察局去，我現在就給了你吧」！於是破罈爛俑拿出一大堆，其中有一長約四五寸的俑頭，為高鼻深目，工人問他鼻子不像外國人嗎？余以「昆命奴」解之，既在漢代以此高鼻人作奴隸，因其從昆侖山以外得來的，故云昆命奴。主人死了，將埋，將奴殉葬太不人道，以泥假奴的形狀，燒成陶的，將奴中指咬破，滴一點血在此陶俑身上，以為奴雖未死，而奴的靈魂在陰府侍奉主人去了。由此俑頭可以知道中國在漢代，尤其是在重慶的富強！

五三一〇一二

苦衷？

兩江月龍，書歸正傳：來談談我對重慶的看法。

（一）「只緣身在此山中」

一般人不欣賞重慶，只因他從來就沒有跳出重慶這個圈子。古人說：「此山見得彼山高」，不到本山之外，是不會覺得本山的高度的。「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兩句詩的意義，也正相同。

民國二十八年初冬，我們一行二十餘人，以二千元代價，包了一輛大客車，從昆明直駛重慶。十二月十一日晚到了海棠溪，跳下汽車，行裝甫卸，滿身的「塵土」還未拭淨，便恨不得立時渡江，無奈，行李太多，只好找幾家旅館，分別住下。可是爲了要急於觀光重慶，二十餘人，除了女人和小孩，十二三個大人，不約而同的，走到江邊來遠眺重慶。那時重慶祇受過五三五四幾次轟炸，電力充足，燈光輝煌，夜景之美，不亞於從海上遙望香港。那天晚上，微風習習，沒有月亮，我們足足站了一小時，對於這初入眼簾的重慶，隔江欣賞，無不稱羨，人人很自然的說出一句：不愧爲戰時首都。

道晚景不很容易描寫，天上的繁星和山城高高低低的電燈，上下相映，這是一個妙景。幾十萬盞燈光，倒映在江中，在水裏又浮出幾千萬盞燈，這又是一個奇景。艨艟巨艦，一艘艘在江邊泊着，一根根高大的桅桿，依然矗立着，在夜色中，朦朦朧朧的現在眼前，覺得非常沉靜，可是它們那一股乘長風破萬里浪的氣概，仍然保留着，像睡熟的幾千隻猛虎，英武中帶着柔和，所謂靜裏有動，令人別有感覺。或許你也曾身臨此境，也曾莫名其妙的誇獎過它的美，說不出所以然：今天經我道破，你可以恍然大悟了。自然，月夜的長江，江中浮動的小艇，也都是可愛的；從龍門浩，從彈子石，從江北，從：無不可以欣賞重慶。總之：你切莫在重慶城內來觀察重慶，身處其中，你永遠也不會認識重慶眞面目的。所以我在重慶的時期，每隔相當時日，必走出重慶，再來回頭而顧，其美無比；在拂曉，在傍晚，在白天，重慶爲了擁有雙江，爲了它具有半島的形勢，又爲了它那高不可攀的雄姿，常是變化萬千，隨時都可以領略。

（二）春在何處？

很多人都覺得重慶太沉悶，壓得人喘不出氣來，原因是重慶的公園太少，無論是平時下了辦公室以後，或是星期日以及難得遇到的假日，尤其是在風光明媚的春季，大家都感覺到無處可跑的痛苦，於是只好在電影院擠，在馬路上擠，甚至於到拍賣行去擠；那怕有一位最知己的朋友，「不遠千里而來」，或是「天作之合」，「可遇而不可求」的讓你交到了一位女友，以至於成了愛人，「樂莫樂於新相知」，然而殘酷的重慶，它決不會給您一片乾淨土，讓您享受片刻的散步之樂；唐詩所謂「傍花隨柳過前川」的那種優美的風景，直是作夢也想不到的。有許多重慶客，根本不知道重慶有「春」。

我初到重慶時，住在今日所謂民生路，舊時所稱武庫街的那一段，在當米亭子口，一座三層樓上；當時足跡所至，不敢說「無遠弗屆」，卻也曾到過會

重慶風

郭蘭馨

「山城昨夜月明中，但見萬家樓閣霧迷濛，謹防紅球高掛照長空。」

在民族精靈的活躍呼號中，在自由光明與黑魔搏鬥中，在光明與黑暗的時代交織中，在生存與滅亡的消長中，在驚悸的追求祈禱中，在悲憤又喜的萬方一概八表同昏情緒中，到今日的重慶風，是蘊釀着難以分明的倒翻了五味罐的滋味。

二，長江接合嘉陵江像兩條龍蟠蜿蜒着山城，滔滔的江水永遠無盡的東流，但滿懷的人們卻都是向華西上，到戰時的陪都，到冠蓋如雲的京華，到蜀道難的山城，黃帝子孫的血液中是充滿了對於國家的熱愛，不辭勞苦，不避艱難，向自由的國土流離轉遷，華夏之魂燃起了不滅的火炬，永照着未來的光明。

那大街曲巷，那斜坡陡路，那石階坎坷，上城下城，出城進城，雖沒有看見城的雄姿，但分明是千座山，分明是一個城市，重慶是一個山城，也是抗戰

家居和朝天門，我和一般人一樣在霧天祇覺得一片模糊，一團漆黑，模糊的是濃霧，漆黑的是燈燼，某日，那是初春的天氣，我偶爾到了兩路口，又漫步入現在南區公園，忽然發現樹枝已在發芽，略露春意；四川的氣候，本不很冷，草在冬季，也不致完全枯死，可是在鬧市中如何見得到？但在南區公園，卻春色遍地，加以鳥聲宛轉，我簡直是快活極了。在未到南區公園前，我根本不知道春已到來。從那天起，我纔發覺春天要自己去尋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一連跑了幾處，不惟上坡下坡，而且專找僻靜的角落，我發覺重慶是有春的，但重慶的春，她喜歡和幽會，不喜歡你成羣結隊的去打擾。春光易老，重慶的春季尤其來得短，「春在重慶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三) 偷得半日閑

四年前的夏秋之交，我忽然担負一件最討厭的職務，晚上不得睡覺，入家是「日入而息」，我當時卻是「日入而作」，因此疲勞萬分，常想鬆一口氣。在我寓所附近，嘉陵江水那時已一片綠色，江邊有一條石級平整的山坡，却很少人登臨，山坡兩旁有高牆深院，牆上苔痕亦青翠可愛，我有時去走走，也覺不錯，但不能令我滿意。某日，我爲了某種原因，從牛角沱渡船過江，到相國寺，從相國寺一直進去，不問地名，不計里程，祇覺市囂喧雜之聲，已一步一步的遠了。久居城市的人，鄉村對他真是太可愛了。我那時對自己說：我不是在夢中吧，我明明祇走了三四小時路，重慶的煩囂一定遠離我不遠，爲甚麼竟如天淵之別呢？我那時真覺萬慮皆消，胸襟空曠。誰說重慶沒有清涼世界？我們不需要到山洞，到歌樂山，到北碚，到南泉，到黃山，在重慶四郊，隨便不到之地，都不是「名」勝，卻都是「勝」境。但風景要你去找，它不會走上門。「行客拜坐客」，這句話在這裏是最適合也沒有了。

大後方永遠不能攻破的堡壘，高踞着的復興關是徵象着重慶是負有復興五千年光榮歷史的民族及其國家的使命。

看吧，重慶最近人口激增，有了一百二十萬市民，硬是要得，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人如流水屋如舟，集東西南北之大成，蔚古今中外之大觀，眞像一個搜羅萬象的現代拍賣商行，在那客廳中的許多人們在接洽交談，在評估論價，在檢討世界大勢，國家戰局，經濟動態，有的堂堂正正的，也有偷偷摸摸的，有的是埋頭苦幹，有的是投機取巧，……

起了空襲警報，紅球一個負有使命登場的掛起來了，大家騷動準備，二個紅球掛起，大家集體出發向防空洞區域推進，見機而作，入土爲安，重慶是有經過敵人飛機炸彈鍛鍊過的經驗，五月之鐵血仇恨是不可能想的人類殘酷行爲，大家從破死獄頭中增加了新生的必要與勇氣，從斷裁殘骨殘肉模糊中，將仇恨用血漬寫上了歷史的貝葉，供自己的溫習，也遺傳給我們的子孫。

戰時重慶的特景之一，是公共汽車站立着許多待車的人們，一字長蛇陣般的排列着，心頭雖很焦急是毫無用處的，時者命也，吾人的名言在重慶待車站上是幾諷人的笑話，因爲從清早到晚上看見站上的人老是長一條排列在那裏的。交通工具的艱難將時間的浪費激增，因爲時間浪費在無謂用的地方太多，必需的工作任務，蒙受了不少影響，但大家雖是不滿意，也沒有辦法，除了傷腦筋之外依舊在這種事實下過着。並且車輛沒有看見增加，人卻像潮水一般的湧到山城。從汽車站想到買平價布，平價煤眞像不時在舉行市民大會，在電影院門口，也看見買票的男女們整隊立班的表演，非常時期的人物，也經驗了生活的特種精彩節目。

在娛樂消遣無辦法的苦悶中，擺龍門陣也是無可奈何中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挨時光辦法，一杯清茶，一包花生，一盒紙煙，一碟瓜子，儘可消遣一個長夜，一個黃昏，那海闊天空的話，那人間世的許多見聞錄，那國際民生問題，戰時戰事的消息，重慶報紙上沒有刊佈的大家知道了的秘聞，結末大多以男女性慾問題新聞作收場，談男女問題，食色性也，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像吃飯後的一杯咖啡。看吧，那小小的茶園，那市場中餐館飲食的商店裏，座上客常滿，杯中茶不空，龍門陣擺吧，有多少英雄人物在龍門陣中聽到他們心聲之集萃，是慷慨的悲憤，是待遇的寄慨，是滿腹牢騷的發洩，是阿Q精神的表演，龍門陣中的資料是人生片段的生活史料之一。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在轟炮的響聲中，在汽車的輸送中，在音樂的吹打中，看見智識青年從軍之踴躍同歡送的熱烈。敵人正在作最後的掙扎，我們也應該有注射新血液的需要，要消滅敵人是要使投筆從戎的智識青年軍背着抗戰八年的血跡衝上去，爭取最後勝利，在人心浮動的今日，看見了這種行動，心頭更有無限的感動，民族精神火炬怒燃，是證明國家有光明的前途，眼前的艱苦，許多人也正在無言的忍耐，行百里者半九十，現在是到了這個階段了。

非常時期的生活有正常配合抗戰，這是應該的，也有畸形的。在今日的重慶，應該如何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但事實上有許多地方還缺乏意志與力量的

分散，並不是沒有集中，是不願意集守。看黃金的黑市，美鈔的妙價，那樣驅動市場的情況，是畸形的人物爭權鬥巧的，在不惜為自已打算而造成推宕局面貽誤國家戰時的金融市場。發國難財的朋友們，都在想做猶太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有遠大的眼光，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立場話，這種行為硬是要不得的，但這種行為既不見如何取締，投機獲利者得意揚揚，在陝西街上銀行錢莊的經理室中糾纖的秘議不少，正在新的投機取巧之設計，張開財網來漁利，貪夫殉財，為國難財不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朋友們，在重慶風中是新的驕子，新的豪貴。他們有一種本領，是人家對他們這種行為的指摘，可以置若罔聞，大有笑罵由他財吾發之的精神。

記得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時光的那種民族正氣的飛揚怒號，熱血丹忱，一切為國家犧牲而不惜，不論前線的軍隊，後方的民衆，一切運需運輸救濟捐輸踴躍爭先。這種生龍活虎般的抗戰精神，在今日重慶風中是拿冷淡疲乏頹喪代替了的，看吧，過境國軍的重慶市民慰勞在大聲疾呼籲請的情況，與過去自動的互相對照比較起來，是相距得太遠了。是為了什麼造成這種局面？真使人酸楚的心頭有沈澱壓住了的感覺。

看吧，風雨寒冬的飄搖由遠而來，浮多少湘桂來的難民，在飢寒病苦中期待救濟，事實的表現，使人忘浮動而漸趨消沈，皺起眉，愁着臉，怎樣辦法？因為有力的人還沒有願意蓄他們的力，有錢的人並沒有願意出了他們的錢，這種情狀亟需人們切實的拿出良心與熱誠來，同心協力鼓起精神與勇氣應付當前難關的。現在許多敵人還好正在惶恐他自已殲滅的命運，而抗戰最後堡壘，不有發起精神衝過最後難重關頭，這是一種硬是要不得的罪過了。

……………。

啊！重慶風，希望黑暗的，悲觀的，痛心的，酸辛的，早些吹過去吧，光明的，勝利的，歡忻的，自由解放的早些吹來吧！我投筆而祈禱着。

四川路

瀑

陳望道

最新報上登了兩條關於語文的消息，都含有點革新的意味。

一條是「確定萬萬為億」。（見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中央社訊）我國數位係採十進制，數字大者則以億、兆、京、垓四字代之，而此四字之含義有二：（一）以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十京為垓。（二）以萬萬為億，萬億為兆，萬兆為京，萬京為垓。今人事進化，數字用途漸廣，即如人口及貨幣兩端而論，如以十萬為億，即有單位太小，不足敷用之處，故宜以萬萬為億。又國人對於數字不甚注意，按讀數時生錯誤，如我國人口向稱四萬萬，有謂應加五千萬，故總數應為四萬五千萬，而國人常誤讀為四萬萬五千萬，今如以萬萬為億，則應讀為四億五

千萬，可免錯誤。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伯苓等，特根據上述理由提請大會通過，建議政府請明令確定數位，以萬萬為億；今已由國府令行各機關通飭注意矣。

一條是「發行中文法幣」（見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第二版）：

（本報訊）中央銀行發行局局長李駿耀氏曾於財政部前孔兼部長赴美之前，建議我國鈔券上祗印阿剌伯數字，不印英文發行銀行行名及鈔券額面數目，當以某種原因，未經採納。嗣李氏復向主管當局進言，以阿剌伯數字為並世各國所通用，而鈔券印用外國文字，則為獨立國家所不取，力主前議，當蒙核准，旋經重慶印刷廠開始印製五百元，一百元兩種新券，除五百、一百之數字兼用阿剌伯字外，其餘均用國文。發行局局長，副局長簽字，前用英文者，現亦改簽局長「李駿耀」副局長「田福瑾」中文名字。此為我國銀行史上之創舉，同時並可糾正一般濫用外國文字之積習，至堪注意、現上述兩種新券業已發行云。

前者表示對於舊有的習慣敢加以整理，後者表示對於新成的習慣肯加以革新。雨中讀了，不覺一快。

多雨是四川的特色之一，四川山水美麗怡人，或許得力於此。每逢大雨，所有坡路全成瀑布，人要賞玩，不必遠行，又可說是四川雨天的特色。這種特色，前在安慶城內也曾見過，但不及四川的美麗而多。

我歡喜在雨天觀看路上流走的瀑布，也喜歡觀看人在瀑布中行走，而自己也常在瀑布中行走。這似乎可以助人發明行路藝術，也可以助人發見中國語文的規律，我有多少條語文的規律，就是從觀瀑走瀑中得來的。

最初一條是得自我們教室發生瀑布。那是三十年夏季，我們學校正在舉行期末考試，忽然來了傾盆大雨，教室剛在山腳，立時布滿了無數的美麗瀑布，全校師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在這些瀑布中活動，沒有一人告退。考期七天，天天如此。那時我在場中看見一個學生全身被雨淋濕，我就做起「淋得稀濕」與「淋個稀濕」之比較研究來，接連推廣以至「吃得痛快」與「吃個痛快」，「說得清楚」與「說個清楚」等之比較研究，最後還涉及「過個兩三天就回來」與「用個十萬八千不在乎」等等等等「個」字用法之瀑式的研究，研究結果，悟到這些「個」決不是「一個」「二個」的「個」（雖然也可以說「一個」，但與普通所謂「一個」不同），於是便徒涉在瀑布之中監試，也全然不覺得辛苦了。

這次考試，教育部也派有專員來校監試，專員看見那種瀑中考試，當也不禁的景象，當時就大為讚美，後來還曾傳令嘉獎，傳為我們學校的佳話。

我也不知怎樣就從這次染了一個雨中研文，或瀑中研文的怪癖。每逢天陰雨注，瀑水灌腳的天氣，就以研究文法為消遣的工作。

有人說多雨是多風濕病的原因，我今年也生過一次風濕病，但我還是愛它，我還是想借路瀑來排遣陰天的情緒，促進自己的研究。

我將這樣做到光明的到來，勝利的還鄉。

將軍墳

郭祝崧

我的小學及初級中學教育是在重慶受的，那正是我九歲到十四歲的童年到少年的過程中。我住的學校共有兩所：一是依仁小學，在城內；一是重慶中學，即今日的精益中學，在南岸鶴兒逶。在城內讀書時，我是把重慶城內的地方跑完了；在南岸讀書時，我是把距學校東南西三方面三十里路的地方也都走完了，什麼三塊石吹風、龍灘子游泳、廣陽壩看飛機、眞武山逛廟子。因此例假日我只有跟着家裏的人或家庭教師坐汽車穿過新市區到上淸寺一帶玩去，是冷天呢，就去適中花園去吃零餐，去川東師範看踢足球；是熱天呢，那麼山洞也好，李子壩也好，大溪溝也好，都是馳馬的好去處。不論是冷天或熱天，不論是山洞或川東師範，我是總得經過新市區的。

當其我每次乘車飛馳而過新市區的時候，在公路的西邊總有一個地方令人有點礙眼，那是在定遠碑至通遠門路中，有一段街房突然中斷的地方，土地也凹下去有幾尺深。這一塊凹下去的土地，不規則的四周邊沿栽得有幾株死氣沉沉的小樹子；中間是一個土丘。我當時很懷疑，以爲這必定是一有錢有勢人家的祖宗的墳墓，可是怎麼又只有一堆土呢？若說是一片空地或是一個突出的山丘，這也不像的；地產與房租是那樣的高昂，爲甚麼地主不加以利用呢？我又不敢拿這問題去問人，怕人家笑我，把一片空地一堆泥土都大驚小怪的當作一件稀奇的物事。後來我實在想不出那是什麼東西，我只有偸偸的問一問傭人，他們說是：「將軍墳」。我問他們這「將軍姓甚麼？名字又叫什麼？」他們答不出。雖然探聽出一點線索，但大體上說「仍舊是莫明其妙」！

日復一日，過了兩年多。我每天從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說岳傳等等書籍中去找一位「死在重慶而且葬在重慶」或僅是「葬在重慶」的將軍。這在那裏去找呢？因爲重慶這一個地名我都未能在這些書上發現過，據我當時的識見只曉得徐州大約是重慶，江州或許是重慶，但也沒有一位將軍是葬在重慶的！我們去摸

重慶的早晨

豐叔

霧；雖然不像秋夜明月似的使人留戀，但也不像六月太陽那樣的使人厭惡，霧；在這戰時首都，它却盡了一分抗戰的責任：每年五月初旬偸偸地離開山城，十月初旬又興奮地開始回來，在往年，霧季時期，人們可以安安靜靜度過一個寒冷的冬季，還能用愉快的心情，去迎接那溫暖的春天。可是今年敵人爲了他最後掙扎，似乎故意無聊地來擾亂這霧季的安靜。然而有了，一九三九、五三、四、血的經驗及一九四一、八、一九、二〇、火的洗禮：重慶的百萬市民，嘗以鋼鐵的意志，無限的鎭靜，抵抗敵人無聊的擾亂。十一月的重慶，有時警報雖然依舊恐怖的叫吼，老百姓都以堅決的聲音回答他「格老子，白天啥子不敢來嗎？」一個鐵的證明，只要我們努力爭取，勝利不久就有希望：「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重慶的早晨，像其他的都市一樣，靜靜底躺在揚子江

將軍墳根底的企圖，顯然的已告絕望，我是不得不求救於他人了。

一天，我遲疑了許久終於不顧一切的猝然向一位數學先生發問：「將軍墳埋的是什麼人？」當時他還在背朝着我們面對着黑板演算，他聽了我這一問，停了一下，回身過來，問：「那一個在問？」我說是我。同學們都望着我，我一看他們沒一個笑；我想他們是不敢笑，因為這位數師平日對我們所作所為，在一般小學生眼睛裏，無異是一位專打手心的「混世魔王」；而專打手心這一行動，又不及西遊記內的各洞魔王來得利害。大家以為他聽着這一沒頭沒腦的問話，一定又要大發脾氣，所以沒人敢笑一笑。殊知事實的演變，常常都又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這一回他不但沒有發脾氣，反而笑着問大家。問了兩三聲，沒一個開口，不知大家是不知道呢？還是怕他？結果他用了那堂課的最後二十分鐘來為我們述說一個為國盡忠而死的一位葬在重慶的將軍。

那正是「九一八」事變那一年，而且就在「九一八」後三四天。如今我想，那位先生沒發怒的原因，或許就為這一慘痛的國恥的原故！同時他敘述這悲壯的故事時，繪影繪聲處處所能來把這一段史實加以小說化，趣味化，以引起這一班小學生的注意。他說的故事，在後來我發現在巴縣志及華陽國志中都有記載。華陽國志比較通行，我現在就照他所記載的抄一段在下面：

周之季世。巴國有難。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三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無疑的，根據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說巴將軍蔓子是春秋戰國時代最偉大最值得讚揚的一位武將，因為他既能乞師以平國亂，又能以頭換國之三城，且能感動素以強凌弱眾暴寡為能事的楚君。

在彼時我們或許尚能找出其他若干的事實來相比照，如像曹沫劫盟，伍申乞師，樊於期借頭刺秦始皇等等，他們所為不是與蔓子一樣嗎？不過我覺得他們並

的身畔。

當大地破曉的時候，東方的光亮無情地驅逐黑暗，多情的霧似乎不願迅速離開這可愛的光明，於是整個的山城被濃霧籠罩着。在這個時候，電線桿上的電燈，還疲倦似的映着光輝，寂靜的馬路上，不時來往三五個為生活奔走的小販與苦力，也有昨夜不知在什麼地方失意的流浪者，蓬亂的頭髮，苦痛的情緒，彳亍在這寂靜的街頭，點綴着這霧的都會的早晨。使人想到在淒風苦雨下，黔桂道上的流亡者，正是：茫茫前途，何處是他們的歸宿。

不久街上的電燈休息了，馬路上漸漸地明亮起來，在濕漉漉的霧色迷茫中，賣洗臉水的出現了，用木板搭成的桌子，擺着破舊補過的磁盆，這些似乎專為生活奔走的人們服務，但雪白的毛巾，溫暖的熱水，當她們用那和氣的聲音，向人們說：『洗臉呢！洗臉罷！』我想在這冷淡的世情中，人們也會感覺到有點溫暖的慰藉吧。這時由遠而近的怒吼來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他們挺起胸膛，捏緊拳頭，振起精神的在跑步，這就是最近政府號召的知識青年從軍

夠不上與蔓子一較；何以呢？曹沫採以敗兵之將於和平談判時以武力刼持戰勝國君主，雖然達到不喪權辱國的願望，是勇而不「正」。伍子胥為私仇引敵滅祖國，簡直是一個大大的「漢奸」；申包胥雖能乞師復國，終乃秦欲防強吳之過大發展而出兵，且秦後來之伐楚，即循故道而來。樊於期之借頭雖為家國之恨，但並未達到目的，只算可憐的勇敢而已。至於蔓子呢，他却完全達到了他的目的！我們若吹毛求疵去找他的缺點，那嗎缺點是有的，就是他言出無信，不過這失信他是用死去彌縫了的，何況是為國家而失信呢，古往今來，不是外交家們成千累萬的失信來維持他們國家的利益嗎！

也許有人認為這件事作起來甚為容易，只要自己捨得犧牲，堅定信念，真誠為國家打算，是不難求致外援的。這的確不錯，不過有兩點值得我們的注意：第一是本身條件是否完美無缺，足使旁人義不容辭，非來助你不可；第二、所尋求的外援是否真心是來為你打算的，或者因利害相共而必須助你的。我想無論古今中外絕對沒有請不來的外國軍隊，因為事實上很明顯的表示出來，不僅是請必來，就是不請他也會來的。所以外援來不來不是問題，而是所請的外援是不是很坦白的純為助你而來；助你之後，是否又很坦白的引去，這纔是一個實在的問題。在華陽國志上，緊接着上面所引的那一項史事之後，又有下面引出的另一件史事：

蜀王之弟苴私親於巴。巴蜀世戰爭。周愼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為求救於秦。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執其王以歸。

不料竟有這樣的事，發生在曾藉外援而安定國亂的巴國，可是這正好給我們一個有力的說明。牠指示我們兩點：第一，巴本身的條件是不對的，因為巴國朝野有操縱或威脅蜀國朝政的企圖，有掀起蜀國內亂的陰謀，結果遭蜀之反對而引起戰爭，又因此不義之戰而求外援；第二，此次巴國所尋求的外援的對象，不是持春秋五霸作風的楚君，而是採取戰國七雄作風的秦爾，前者是只想在各大小國

，我們青年的一羣。知識青年多麼優秀的名字，他們有的穿着長袍，有的穿了制服，也有穿起西裝的，為了祖國的勝利，他們離開了家庭，從課堂，公司、行號，機關中出來，忍別了父母兄妹，離別了愛人懷抱，毫沒猶豫地參加遠征的行列，多麼光榮的舉動，這新生的力量！滿腔的熱情，英勇的男兒，將走上勝利的戰場，向敵人索取最後的血債。

血紅的太陽，有時經過霧的阻力，顯示着格外的慘淡，早晨澄黃色的陽光，偸偸底爬進窗戶，追求光明的人們，早已起身了，早晨的時間，多麼的寶貴呀！我們應該多多珍惜阿！如果這時你還睡在床上的話，馬路上的叫賊向你報告「天文」，似乎也是催你起身，當叫賊的聲音報告「雨傘！雨傘！」這就是下雨的天氣了，相反的，是天眞的孩子在喊「擦皮鞋」那末今天是不在下雨了。

在重慶，晴天的早晨，城裏唯一的中山公園，是有志青年們活動的地方，雖然這公園沒有兆豐公園那樣的幽美，也沒有西子湖畔那麼的靜如處女，但在這戰時的陪都，已經是不能多得的聖地

間樹立威信，後者則只是專心侵略弱小以遂成霸業為一的願望，因此秦在助己之後又滅巴，而楚邀三城都因蔓子之死而不再索。於是必定又有人說蔓子將軍之名，不過因時而成吧了，又算得什麼希罕之事呢？不過這卻不然。因為秦滅巴的時節，就沒有一個大臣或將軍出來效蔓子所作過的事，以死去感動外援，不但那時沒人做過，就是在從周慎王到如今的二三千年間就沒有一個人做到過。別人不能照着蔓子的榜樣做，而蔓子卻能爲此空前絕後的事，這不是值得百般稱讚的事嗎？

另外我們從中又可看到一樁值得注意的事，就是救巴而滅巴的秦終於致巴滅不取巴所許報酬的楚所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一句話以及其所表現出的結果，是並非偶然的！

近幾年來，我常聽說蔓子的事，是這樣的，他們的理由是四川的歷史在東漢以前都是假的，要東漢之末及三國時起才算是真的，這是他們的大前提；將軍墳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土丘而已，有什麼可證明這是蔓子的墳呢，這是他們的小前題；結論自然就是「巴蔓子」就是「巴蠻子」了。一件極有意義的史實，就為他們所毀滅了。不過我也無法去找得史證來反駁，因為除去華陽國志及巴縣志等少數學書而外，不能尋出格外有力的史料；我也非考古家，不能去發掘將軍墳去檢尋蔓子葬儀的遺物。不過我能引用于右任先生在四個月前對我們說的話，他說一般懷疑大禹存在的人，都是忘記祖先，推倒祖先的荒謬的人。我想我也可以用這句話來批評那一班懷疑蔓子將軍的存在的人。至少我應當勸大家相信我們中國會產生過這樣一位犧牲自身而成全國家的人！

當我存空中向將軍墳投下最後的一瞥時，至今已是六年了，不知在疑古與毀古的時風下，今日重慶尚能得見此有意義的丘壠否？

三十三年十二月・成都

了。在這裏有許多青年，不留戀早晨溫暖的被窩，每日清晨，來這不是太靜的公園裏頭讀書，好學不倦的研究，有志地學習自己的功課，追求光明的前途！有些人為了將來理想的事業：必須具有健全的身心，籃球，國術，體操，他們非常興奮地運動著。也有一些人閒情地在散步，有的愉快地呼吸這早晨的空氣，這都市裏淹沒在塵囂與習慣紙醉金迷，酒綠燈紅的公子哥兒們，絕對是沒福看到的。

八點鐘左右的時候，是重慶的政府機關，公司行號，上辦公的時候，記得曾經有過人用譏笑的語氣，幽默地諷刺重慶各機關辦公的馬虎，說什麼：『朝七時八九點到，十點鐘來把茶泡，十一點鐘看看報，十二點鐘下班了，』然而事實卻並不如此，只要你留意，每天早晨將上辦公的時候，馬路上來來往往的公務員，從業員，有的站在公共汽車站，依照次序焦急地在候車，當他們或她們，用健快的步伐，匆匆走向辦公去的情形，就會使人感到究竟不愧陪都的新精神。八點三刻以前都要到齊，差一分鐘『八時三刻』的圖章蓋在簽到簿

北泉幽賞

隋樹森

重慶附近到處起伏着蒼翠突兀的山巒；滔滔的揚子和嘉陵兩條大江像蜿蜒似的在羣山萬壑中曲曲折折的爬行着，經過的區域，山水交輝，不消說可以構成了無數足以賞心悅目的林泉邱壑。只是我們終日置身於山光水色間，日子一久，司空見慣，誰還會再意識着那當前的美景？因此生在陪都附近的樂山愛水好遊林澤的人們，如要攬勝搜奇，也還須另尋新天地。而南溫泉與北溫泉，便是適當其選的勝景。

烽火戰氛瀰漫了全中國，瀰漫了全世界。避地以來，我因為工作的機會，還能夠在北碚度此有涯之生，自然是異常幸運的。嘉陵山水可以隨時翫賞，北溫泉也成了休沐日徵友命朋恣意傲遊的所在。我常想：將來神州光復，避難到巴蜀的人們，大家「放歌縱酒」，「結伴還鄉」之後，凡是到過這南北兩溫泉的，應該永遠不會忘卻它們那清晰的輪廓。這兩個秀麗的風景區，一定會成為大家絮說「天寶遺事」，講述蜀中景物時的談助呢。

北溫泉離北碚不很遠，如果在黝黑的夜色中，你立在北碚的嘉陵碼頭，向嘉陵江上游的溫塘峽看去，見到在那江之左岸陡壁矗立的山半腰，有數點微弱的燈火，那就是北溫泉的所在了。寒冬時分，嘉陵江水枯得變成了一綠澄澈可辨鱗甲的小河，江底露出一大片寬平乾淨的黃沙灘；這時候，北碚與北溫泉的路程最短，您只要走：從北碚下了嘉陵碼頭，只消逆流而上，順着江岸前進，一直走得盡沙灘，看着江水被束於雄險的兩座大山——溫塘峽——中，那麼你再順着面前的一個築有石磴的山坡拾級而上，然後順山半腰新闢的公路沿江往前走，不一會兒便可走到溫泉公園；全部

上了，再差一刻鐘「九時正」的圖章就蓋上了，那末你即使紅着臉去簽到，已經是遲到了，的確珍惜時間，遵守紀律，是一個多好的規例，時間正好像金錢一樣，有時過於吝嗇也大可不必，但大大浪費，未免太覺可惜。重慶的早晨，充滿新生的朝氣：象徵光明的希望！

重慶的早晨！我應該用怎樣的心情，呼吸您這多霧的空氣，我要用熱愛的情感來吻您的流水，我要用溫柔的心靈撫摸您這親愛的土地，呵！您是流亡者的第二故鄉，您是大後方的心臟，中華民族的復興地，您是抗戰中的燈塔，我怎能忍心與您分別。重慶的早晨，您是這樣使人留戀。

七建山戲作

羅家倫

山上有文昌宮，祀張仲，沿途古柏森森，凡數十公里，俗稱張飛柏，相傳張飛認過此祭告之言曰：「你姓張，咱老子也姓張，咱們聯了宗罷。」因此未事斲伐。傍有一大碑，鐫「七曲山水，文昌勝境」十字，風景絕佳。

古柏蕭森滿路旁，似[illegible]兒行；文昌襲爵聯流冠，老子無端認姓張。

的路程，也不過七華里。但是如果在夏天，江水瀠洄，汪洋恣肆的奔竄橫流，不但河身的沙底看不見，而且那滿瀆的黃流，還淹沒了岸上的禾稼；那時北碚到溫泉的交通，却不如此方便了：乘船，因爲灘多水險，極不安全；順公路走，要繞很大的一個彎子；水路公路之間，雖也還有一條小路，但路在叢山中，曲曲折折既不順脚，並且也遠得多。

溫泉峽的兩岸，都是很高很陡青葱蒼老的峭壁。嘉陵江流到這裏，被山勢緊緊的束縛起來了。南岸那千仞巖嶂的山麓，有一長條低平的坝地，小巧玲瓏的溫泉公園，便假托在這條坝地上。站在公園的高處，往峽外看去，無論上游或下游，比較都還開闊；遠近的市鎮村落，山上零落的草屋瓦舍，以及遠遠的峯巒，天邊的雲霞，都一齊奔赴眼底。俯瞰嘉陵，則江水紆迴，氣勢雄偉；風帆沙鳥，一一可數。這些景物愈將這小天地映襯得格外的清幽。

你只要走到溫泉公園內，或其附近，便不時可以聽到山泉的潺潺，看到滿澈的細流與池水。這些水都是從溫泉中流出來的。越是凜冽的嚴冬，水面愈會冒出輕飄飄的白氣來，但水的濕度却不甚高。

溫泉游泳和沐浴的地方，是圍在一個院子裏。在大門內的牆上，高高的標着「浴室」兩字。如果是人多的時候，遠遠便可聽到人聲和水聲雜亂交響，不難想像到水池的熱鬧。沐浴共分三處：一處是院中的露天游泳池，院牆是用磚砌的帶空的花牆，所以從牆外面就可以看得見。池爲扇面形，面積還不小，深約六尺，可以游泳。例假的日子，天氣如果再溫暖晴和，池裏的人往往多到一百以上。滿池碧綠澄澈的溫水，永遠在動蕩着。川東暴覺溫暖，便是深秋乃至冬季，露天游泳池中，往往也還有零落的人影。另一處是室內游泳池，水池爲三角形，深約四尺，面積約當露天游泳池的四分之一。空氣的溫度，較室外爲高，風也不致於直接吹到身上；冬天來這裏游泳，最爲相宜。再一處是兩排單人洗澡的房間，房間數目年來尚有增加，現在一共約近二十個了。這三處地方，票價各不相同：露天游泳池最便宜，房間最貴，介乎二者之間的便是室內游泳池。夏天溫泉的生意最好，游客特別多，藥房門口，常是熙來攘攘的。

，這藥廬前面有一條石版路，路兩旁植着行列整齊的梧桐。一到秋天，那些蒼黃的大葉子，無精打彩的懸在高空，能夠顯示出蕭疏的秋意。松柏橘柚，榕樹楊柳，以及不知名的草木，經生在路旁的也不少。順着這條路一直向前走，愈走路面愈低，漸漸左旁形成了高牆似的峭壁。榕樹根像是若干條巨蛇似的，交錯着糾結在峭壁上。最有意思的是一處懸崖旁邊，有幾條自高空直垂而下的古老的榕樹根，結成了寬約尺餘，長達數丈的一條薄片——棕色的榕樹根上，間雜着苔蘚一類由泉水凝成的綠斑——院中的泉水，順着這薄片一直從高空瀉落，形成了一個小瀑布；如果山洪暴發，水勢激增，當然更有意思。再向前走，有一條由許多怒箭似的石柱形成的狹窄曲折的夾道，這些石壁終年都是潮濕，陰森，蒼綠。長夏時候，都透不進陽光來，夾道中放着石桌石凳，遊覽的人，常來此對棋。順着夾道再往前走，不過幾十步的光景，便是乳花洞。這洞有幾個洞口，因此走進去並不很黑。洞附近石灰巖很多，洞壁洞頂都是石鐘乳

。洞頂很低，走進去時，有時要把身子彎下來才可以通得去。洞裏面也有比較寬闊的地方，洞壁白得像大理石，只是沒有光澤。石鐘乳圓圓的凸起來，的確像乳，有的地方還輕輕的滴着水，正在繼續製造石鐘乳。這洞相當深，如無蠟燭，或電筒，便只能在有微弱的光線的地方走，不能窮其究竟。有人說順着洞穴一直向裏走，可通壁山，那卻未必可信。

出洞之後，向左上方走，便可到公園的心臟部。那裏有四層佛殿，最下面的一層名關聖殿，北泉特產的峽硯掛麵等物，這裏都可以買得到。再進是大王殿，大殿已改爲北泉小學，一尊高約三丈的佛像，被新壁遮蔽起來，只露着頭部。再進一層便是大殿，正中爲觀音座像，兩旁是十八羅漢。許多座石碑，雜亂的立在羅漢面前。這些碑，大概是寺園改建公園時，爲保存古跡，把它們從院中遷移進來的。最後一層殿，現在改成了北泉圖書館，綠瓦覆宇，朱門綺疏，益爲弘麗。殿前的院落中，丹桂紫荊，被庭垂陰；芳芷幽蘭，布護階墀，一年四季常有流香吐馥的花卉。殿內除關帝外，還陳列着古銅器，指環奏摺，刀劍一類的東西。其中最寶貴的是一個漢洗。漢洗是純銅製成的洗臉盆，盆底滿刻水波花紋，波中刻有雙魚，洗中放上水，用手輕輕的平勻的磨擦洗之兩耳，水便漸漸的向上噴濺，高度可至二三尺；如果是在太陽底下，噴出來的水被陽光一照，現出虹彩，更爲奇觀。據說從前還有一個特製的架子，把漢洗放在那架子上，然後磨擦，水噴得更高，可達七八尺。這個漢洗的構造異常奇巧，雖然現在有人曾用科學原理加以說明，但却沒人能仿製。殿中有一尊觀音立像，潔白圓潤，有極濃的西洋塑像的作風。

公園布置得很好，花畦、樹行、道路，都頗整齊。園中有幾條石渠，一部分泉水便順着這曲折的石渠向外流。路旁羅植綠樹，上部尖細，下部粗圓，形成了許多綠色的圓錐體。紅梅、綠梅、紫荊、薔薇、木芙蓉一類的花木，頗爲不少，春夏秋冬，園中總有開放着的花，不致令人感覺得寂寞。尤其是春天，江南岸古老的千仞峭壁，遍塗新綠，夾在峽中的公園，蓬蓬勃勃的長起許多花木來，每至良辰美日，微風飄揚，花樹如錦，最足以使人怡情悅性了。你想，山有了這樣的環境，再加上從重慶或北碚來的許多摩登仕女，在草坪中石徑上來往的跳躍歌唱，把清雅的公園，又遍塗了豔色，誰還想得到這是一個戰雲瀰漫的世界？

公園裏面，除去花草樹木，還有小庾嶺，聽泉亭，菱亭，夕照亭，唱曉亭，飛來閣，古香園等景物，而園中較大的點綴要算是魚戲池與愛蓮池了。

魚戲池在溫泉寺第三層殿的背後，池爲長方形，中間橫架着一座小石橋，四面圍繞着石欄干，從這些東西來看，此池已有相當的年代了。池中有榕樹數株，虯拔而出。枝條橫生，柯葉茂密，蔭蓋着池面的一部。池的面積不大，水是從溫泉裏流來的，保持着低度的溫意。冬天，水面還可以冒出灰白色的熱氣。池中有魚，大者長達尺餘。它們常常藏在水中的榕樹根下，不一定隨時能看得到。

愛蓮池略成正方形，面積較大。池中有一塊曲曲折折可名爲半島的陸地，上面栽着許多雜錯梅槐。夏天，朱荷出池，青萍覆水；秋天，菡萏枯萎，楊柳

蕭疎；都是足以使人留戀的好景。冬天，如果你在深夜殘留的冷氣還不曾盡散的清晨，來到這愛蓮池旁，那麽你一定可以看得到池面上繚繞浮動的熱氣，不住的瀰漫到空中，漸漸的上騰消散，化爲烏有。池水也是從溫泉匯流而來的，秋冬時分，水尤澄清，敗葉殘莖以及潛藏的魚蝦，都可以看得見。半島上有石桌石凳，散置在扶疏的楊柳樹下，遊人可以安坐在這裏飽覽四圍的景色。

公園的面積相當大，餐廳、旅社、茶館、住宅，在各處疏朗的散布着。最優麗的是雄踞在南面山半腰峭拔的雜樹，嘉祠的山石中的一座建築很新的絳色的危樓，那樓居高臨下，可以俯覽全園。樓頂上常有一面靑天白日旗招展着；據說那是公園事務所。

戰爭創造了一個近代風的小都市北碚，溫泉公園也因戰爭的關係日漸繁榮。重慶和北碚來此遊玩的人，也日在增加。浴室房間數目的增添，已有兩倍；數帆樓，柏林、農莊等旅館中的旅客，數目也比往年爲多。現在每週週末常有盟軍來此休息，尤其是夏天消夏的外國人更多；我想吧，公園的石徑上，草坪上，附近的山中，嘉陵江的小木船上，常常可以找得到攜伴遨遊的盟友。

溫泉寺創建於何時，我還不曾考察過。公園附近的樹林中，有幾尊羅漢石刻，有人說是六朝遺物，也不知是否可信。但至晚在趙宋已有此寺，當時賜額崇聖禪院，這是確知的事實。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宋元以來的溫泉寺，總不會比現在的溫泉公園更華麗：殿宇也許不如現在這樣的宏敞；堂廡也許不如花好樓數帆樓這樣的玲瓏；古宇的周圍，大概仍是高低不平榛莽叢生的山徑，殿庭之中，當然不會有現在這樣筆直的水泥甬路，路中也不會有用碎瓷片砌成的豔麗奪目的圖案與花鳥，寺外更決不會有寬闊的公路，但是嘉陵江兩岸昂然矗立的峯崖，應當沒有什麽大變動；桃李夏綠，竹柏冬靑，也不會有什麽兩樣，那麽就在這峯崖之間布滿了荒草雜樹的小平野中，建築着幾座寺宇，四圍完全任其自然，不也更爲美好麽？如果一個斜風細雨的日子，你在那裏聽着空山中的天然風韻，看着煙雨埋葬荒煙蔓草中的古寺，那景色是不是比現在的更美？如果是一個晴朗的天氣，太陽光照着滿山的芳草雜樹，照着古殿的紅牆綠簷，丹檻映日，繡柱迎風；煥赫的光輝，一直要把你那視線完全吸引過去，那景色是不是比現在的更美？尤其是高風永夜，你如果獨宿在肅靜的禪堂，聽着殿角上的寶鐸，丁噹作響，聲飛天外，也許會感覺到比住在現在的數帆樓，聽附近工場的汽笛聲更有詩意吧？是的，能引起人們岩谷之思的，還是那樣的境界！那麽，溫泉的遊客中，也難怪有人要「發思古之幽情」了。

劍門道中　羅家倫

歷盡崎嶇未足論，閒懸綠穗認[illegible]村；遠山脈脈含情送，細雨櫻花出劍門。

劍門道上山勢　前人

昔淩海濤爲海底，今參雲表作雲屯；豁然悟到滄桑理，由化蛟龍挾浪奔。

經蜀道入秦棧　前人

樹密翻疑天體綠，峯高常絆夕陽多；溪聲濺濺頻催晚，心影重重覺作波。

憶七年前

徐盈

這已是七年前的舊話了，曾經記下了對於重慶最初的印象，今天看看並不像是「昨天」，然而，却已經七年了。

嘉陵與揚子兩江的會流處，地形像一個鵝頸突出，又像一片樹葉在水中飄浮着，這就是昔日的巴子國都，今日的重慶直轄市。葉柄或鵝頸處有一個關口稱爲浮圖關，昔人有詩詠曰：

「片葉浮沉巴子國，雙江襟帶浮圖關」。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變爲新都的重慶市，從地形上看來，這裏不僅是一個工商業的匯聚區，同時也是一個軍事重鎭。誰能把握着這個鎖鑰，誰便可以東下夔荊，西窺成都，南走滇黔，北通漢中。

冬去春來時的重慶市，除了漫天茫茫牛奶色的大霧和到處飛滿了汚穢的煤煙外，景物是滿佈着醉人的暖褐色調，特別是[illegible]郊[illegible]發地擺着名門的園林，發覺的國花正在盛開，配比着臘梅和山茶，在嫩黃和鮮紅的輝映下，越發襯出寒梅的高潔。碧藍的長流水，高潔的寒梅花，這是新都的兩大特色。

重慶是自從抗戰以來，沒有受到敵人直接摧殘的地方，五十萬人把春節點綴得十分熱鬧，當偏僻的內地尚在缺乏抗戰空氣的時候，我們自然不能對這裏的保守老習慣，有所責求。不過，一月二十九日空襲警報一場虛驚下，表現出市民的幼稚舉動太多，我們應當要求主事者，積極地來從事廣大的民衆教育，事實「消極防空」的重要不亞於「積極防空」——人民不能再這麼幼稚。

當春節之前，浴室理髮循例漲價，滿街上都是熙熙攘攘的送禮者。茶食店中，貨積如山，多少托着紅漆木盤在走的人，裏面是一尾鮮魚，一隻沒有毛的烏雞，和一個烤得焦黃的大豬頭。娛樂場所都在大吹大擂着作廣告，而摩登浴室如沙利文者，也爲了浴室開幕，雇了一批吹鼓手在街上游行；當春節過後，全城商家自然而然地關門罷市，那些陽曆年貼好的春聯，這時便在光天化日下露面了，像小女孩子搽着[illegible]，增加了市容中的不少嫵媚。

重慶是建築在一個山頭，兩面坡面上，那些新公路區域，竹轎似乎給了[illegible]大的勢力，那些富家轎子多用皮頂棚，銅欄干，連抬轎的夫子也都是穿着整潔的毛藍長衫在陪伴主人到處拜客會親友，這裏天氣是黯淡到極點，一般人的氣色也不太好，不論是坐轎者抬轎者或他們要拜會的人的臉上，同樣都有不康健的顏色。

地方上的人說，國民政府已帶來了繁榮。國民政府新修了巍峨的大門，配比着修剪得整齊的檜柏，調綴着綠色的芭蕉，顯得十分莊嚴肅穆。自從國府宣告遷渝後，各機關陸續西上，[illegible]

從海濱到山城

陳伯吹

我永遠在那灘上徘徊着，
在沙和沫的中間。
浪要吞沒一個個的跡印，
風要括去這些泡沫，
但水與岸永遠同在。

生長在海濱的，並且從小在海濱長大起來的，永遠是海的渴慕者。

八年以前，住在海角的孤城裏，整日整夜地傾聽海潮的聲音：像幾千萬人的吶喊，像羣衆向敵人戰鬥時的一片喊殺的呼號，像曠野裏大軍凱旋行進的高歌。尤其在夜裏，那種澎湃的潮聲，分外清晰，海水的激響裏，雜着海風的怒號，這種交響，迴盪在寂寥的夜空中，有時候添人愁思，有時候慰人寂寞。但不論是感動愁思也好，撫慰寂寞也好，在如

與長江兩岸上，到處可以發現長長短短的機關名牌，出出入入的是穿操着青白徽章的大小官員。

年高德劭的林主席，總是以殺調口吻在訓示文武百官「集中後方力量，來鞏固南方抗戰，」辭嚴義正，令人興奮。這就是說明了今日國都已遷於「江左，」可是並沒有「偏安，」我們翻一翻歷史，那上面很明顯的告訴我們：項羽，孫吳，東晉，南朝，隋煬帝，南唐，南宋，南明，都是「偏安」於「江左」而致滅亡的。看了元首的輕車減從的平民精神，實給貪汙者流以極大的心孩，而予國民以極度的欽敬。

國民政府改建的禮堂落成後，首先接見的是蘇聯大使遞國書，其次便是二十九日晨召見渝市紳商，教育，新聞各界的代表，為國府歷年來未有的創舉，令人欽敬的是主席論到川省地大物博，而今路有餓莩，民皆菜色，不禁感慨萬端，這一件為元首所鄭重提出的問題，誠然是當前的一大問題。

重慶城內一位美髯公，便是重大胡庶華校長，他曾協同中國工程師學會的二十五位專家在四川作過詳細的考查，她說：——「今天四川只有兩個問題：一個要開礦，一個是開荒。其餘的問題都不能成為問題了，」

四川就是一個多問題的省分，今人如此，古人亦然。大詩人杜甫留在人間的詩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五首，其中有一千九十一首是在四十歲以後所作，其中又有七百一十二首是他從四十八歲到五十七歲，這十年中留居西蜀所作，竟占全集百分之六十二強，蜀中就是這麼一個多刺激的地方，黃炎培氏川游的結論便是：

「物資富，精神美而人民生活慘。」

外來人以為今年春節已夠奢侈，但當地人說，這並不過分熱鬧，賭場沒有准開，爆竹也沒有作連天響。春節正日子已過，二月四日「春」打過，有些商店還沒有開門，自然有些是要候着過「燈節」，另外還有一些是決意不再開門了。

在重慶，一方面有些人得意了，一方面有些人卻在感到不景氣。

轉眼七年，或多或少我還看到這些情趣。

令咀嚼回味起來，總覺得有一股溫暖的感覺。特別在寒冷的漫漫的冬夜裏：潮聲，彷彿有人在耳畔絮語不休；潮水，更彷彿在昏暗的燈旁邊起伏了。

這雄偉的海水，在心版上雕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會使人不時地想見海濱的平和的清新的景色。

魔鬼從東方襲來，掀起了滔天的巨浪，蹂躪了十里的平沙，火燬了斗大的孤城，我懷着滿腔的憤怒，一顆復仇的心，黯然地離開了海，離開了家，一年又一年，只是增長了海的記憶的年輪。

然而海的渴慕，掩蓋不住祖國的眷戀。

自從去年投奔到了這戰時首都的山城，是更向山地居住了。眼簾裏映着的，沒有了汪洋的大海，也沒有了平坦的田野；耳鼓上只是激動着觀音巖，七星崗，黃家埡，九龍坡，……這些山的弟兄們的名詞的聲浪。

是啊，我從海濱到了山城。

每當天色昏黑，鄉愁襲來的時候，在燈下打開了地圖，找尋那抹着一塊綠色的故鄉，作爲排遣海的渴慕的安慰。我凝視着淪陷了的那一個海角，隨後用手指指向投奔祖國的路線。

正是蕭蕭秋雨的時節，從淞滬鐵路轉搭滬杭鐵路，那一池水，一叢林，一片田野，一簇山頭，都是熟悉的親切的景物，而今只能默默地向牠們告別。渡過錢塘江，跨上浙贛鐵路，車窗外一株株紅豔的楓樹，遠比那經霜的丹楓妍麗，在雨後的夕照中，像一個個感時濺灑山河淚的純潔的少女。就在那金華的南面，趁黑夜悄悄地疾走，衝過了無人地帶，偸渡了白龍江。北山的名勝，要安排在凱旋歸來的日程裏了。直向南去，便到湯溪；折向西去，過了龍游，衢州抵達江山。從此山便時時圍繞在四周，又折向南去，經二十八都時，過了仙霞嶺，就是浦城，接着是建陽，沿途都是山嶺，那家在高山中，傍着公路曲曲而流的南浦溪和崇溪，耀着魚鱗似的細波，在我的眼裏，彷彿是在沙灘地上發見了金剛石。汪洋的大海的形象，又隱隱浮現在眼前，仔細看時，那是雲海，那些棉絮似的不是浪花。於是海，家，齊把鄉愁的苦果，栽向心田，但是海的渴慕和家的思念，掩蓋不住祖國的眷戀，我得隨着時代的車輪向前邁進，直向祖國的戰時首都重慶。

手指再向西移動，越過武夷山到邵武，聳立在面前的，是峭壁，是危崖，是峯巒，海是渺不可見了。向北過光澤，向南到黎川，此間有杉關，松嶺；再向北折向南，在南豐穿過小紅橘，在寧都遙望翠微峯，匆匆地趕路，匆匆地到了地臨章水貢水合流的贛江的贛州。南國明亮的陽光，照耀着紅色的山土，空氣中充塞着山的氣味；然而陽光也照耀着青碧的贛江，於是我彷彿是一個口渴已久的人，喝到了杯水。但是我畢竟置身在雩山山脈的南面，大庾嶺的北面了。在異鄉，爲異客，故鄉更加遙遠了，然而海的渴慕，家的思念，掩蓋不住祖國的眷戀，我還得再向前進，直到祖國的戰時首都重慶。

於是我的手指重復向南向西地移動：在韶關看見了擠滿艇仔的北江；在衡陽看見了橫架着鐵橋的湘江；在桂林看見了獨秀峯脚下的怒吼的灕江，靜聆這馬援將軍的「馬革裹屍」的千古不朽的呼聲；在息烽的北面，看見了蠕動在深谷裏的烏綠色的烏江。於是我一邊在崇山峻嶺中奔馳，一邊更加念海，念家，

加強了海的渴慕，家的思念，但是仍然，掩蓋不住祖國的眷戀。我必得前進，趕到重慶去。

手指徐徐向北移動，終於超越了海拔兩千多公尺的婁山關，上下了七十二灣的花秋坪，經過了險峻非凡的釣絲崖，到達了海棠溪，注視着滾滾東流的長江，這是祖國生命的源泉，也是偉大時代的潮流。我不禁喜悅地喊着：「祖國！祖國！」

到了，到了，我到達了戰時首都重慶，這是一座雄偉堅固的山城。——在歷史的記載裏：是反抗侵略的先鋒！是反法西斯的堡壘！在辭典的註釋裏：是民主的砥石！是正義的燈塔！

她大無畏地挺立在疲勞轟炸的下面，對着東方，召呼她的子民，一齊起來保衛祖國，向強暴的敵人奮戰。她猶如登得高聳的巨人，吹動激響的號角，「前進！前進！」

我聽出她心房的跳躍，聽出她呼吸的聲音，看見她的勝利的歡欣，除過了戰鬥所受的創傷。

山城在一年中，瀰漫着六個月的霧。然而在晴朗的日子裏，陽光益發顯得明亮。

山城盡是週環的嶺路。然而晚上一簇簇的燈火，像點點繁星；又像一朵朵火花。這樣的燦爛！這樣的壯觀！

山城的尖端朝天門，長江和嘉陵江就在這裏攜手，自然界的團結，匯成一股更闊的水，用更大力量衝向前去。

復興關上，俯瞰山城，顧盼兩江：一塊塊的梯田，一片片的沙石，一條條彎曲的路，一處處黑瓦白牆，一株株蒼松翠柏，一縷縷裊裊上升的炊煙，一張張飄浮的葉子般的船隻，……這羅列在眼前的山、水、人、物的風光，西湖沒有她的莊麗，青島不如她的偉大，首都南京也還遜她三分險要。此外大田灣的跳塔，珊瑚壩的機場，儲奇門的石級，南岸和北岸的起伏的岡巒……這些，在今日的重慶，都是抗戰建國的支點。

雖然如此，我並未忘懷了大海，常常想一聽海潮的呼嘯，看一看海水的洶湧，我縱不是一個航海家，但是對於海的渴慕，卻多於 Sir Walter Raleigh 的癡情。我在祖國的懷抱裏，遙遙地懸念着大海，正因為海是祖國的領海。

於是我走向重慶的郊區，找尋海去。

於是我到了小龍坎，這是祖國新建的工業地帶，一座座直立的烟囱，指向祖國未來的前途。但是那裏沒有海。

於是到了歌樂山，穿過松林，訪過雲頂寺。山上山下，盡是美麗的別墅，在這抗建期間，點綴得實在太美麗了。但是那裏也沒有海。

於是到了青木關；又到了北碚。這裏是祖國新文化的園地，孕育着各色新的氣象。急湍的嘉陵江，環繞在她的東北，從上游傾瀉下來的水流，衝激那隆起在江心的一堆礁石上，激出澎湃的激響，翻騰着白色的浪花，水波一個一個地浸上灘來，清新的空氣，洋溢在寬闊的江面上，……這裏不是海，但是我卻找到了海的神韻了。

晚上，躺倒在枕上時，澎湃的水聲，重溫了八年前的舊夢，甜蜜，芬芳，溫暖。海的渴慕，祖國的眷戀，都得到了滿足。我記取了這一夜！更記取了這重慶的北碚！

有一天，我將從嘉陵江順流而下，更從大江東去，去和海濱重逢，聽海來高奏凱歌。

我默默祝福着重慶！祝福着祖國！燈下，奔流的水聲，嘩啦嘩啦地，不斷的傳達這紙糊的窗內。今夜我不寐打開地圖來看，卻朗誦着岳飛的「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

作家在重慶

·冰瑩·

十二月一日　陰

早晨起來，臉也沒洗，就首先寫稿子，還不到兩百字，小的孩子醒了，為了害怕把大孩子吵醒，於是連忙放下筆去哄她。這時才知道沒有斷奶的好處，在四個月以前，無論孩子哭的如何厲害，只要把奶頭往她的嘴裏一塞，便可以立刻停止她的哭聲，可是現在不成了，她一睜開眼，就得趕快去抱，衣服還沒有穿好，又得給她煮豆漿，自從牛奶漲到二千五百元一磅以後，孩子就改吃十元一碗的豆漿，雖然營養不足，但她長的很活潑，這也許由於吃紅蘿蔔的功勞。

每天早晨照例是忙碌的，緊張的，有時臉也沒有洗，頭髮也沒有梳，就提着菜籃去買菜，今天仍然不能例外，孩子吃了豆漿後，又是一手抱着她，一手提籃子去買菜。

十二月二日　陰

蜀江水碧蜀山青

邵潭秋

白香山詩，蜀江水碧蜀山青，吾人稍事韻語者，盡而誦之矣。寰宇記云：嘉陵水一名西漢水，又名閬中水。周地圖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嘉陵。白香山所謂之蜀江，正嘉陵江也。嘉陵江兩岸多山峽，所謂蜀山巴峽者，翠青凝翠，數百里不絕，每值秋冬，江水澄碧，含烟帶月，景物宜人。詩人畫家放舟其間，詩料畫材，供給不匱，豈非蜀中佳水哉？此水自合江東下至重慶，與嘉陵江合流，水勢湍急，今有輪渡碼頭，因名嘉陵碼頭。凡至陪都者，無不共見重慶江上之高，嘉陵江水之清，因以想見行都士大夫[illegible]之[illegible]，操守之廉潔，復與之概，巴兆於是，人傑地靈，可直入王子安賦中，黃河濁流，不復令人省及矣。

予以三十年，教授嘉陵江上沙坪壩之國立中央大學，曠職假息其間，深愛此江之饒有詩意，[illegible]首，計八十首，已刊於商務印書館出版之[illegible]詩中，謹錄數首於左，以[illegible]之懷。

壬午渝州元旦

浮屠瑞雪[illegible]山城，掩蓋[illegible]洗甲兵，巴蜀士風原樸飭，嘉陵[illegible]最分明。茲歌就挽彎弓壯，竹葉催春潑[illegible]。萬里吳越[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縱橫。

三月十五夜同持生嘉陵江上玩月

晚風[illegible]，片月嘉陵萬象洗。[illegible]字誰家挑別恨？銅瓶[illegible]哀音。其[illegible]坐酬清夕，[illegible]作[illegible]陰。樹底長年[illegible]續，如何不起故園心！

月夜聞歌

嘉陵江上[illegible]生，斷[illegible]歌聲[illegible]裏聽，[illegible]鑽上[illegible]，幽洗茶[illegible]付[illegible]。夜[illegible]長[illegible]（謂巴[illegible]），恨[illegible]化[illegible]。尺樓高[illegible]，有人[illegible]在

自從林嫂一走以後，已經幾天沒有去上課了。我從小就有這種牌氣，寧願受苦，不願受氣。自從來到重慶，別的什麼都能忍受，只有老媽子的氣受不了。等到下學期我決定不教書，不用老媽子，好在小時孩子快會走路了，把她們送到幼稚園去以後，我可以翻譯許多書。其實，明年的事，大可不必焦慮，也許我們把敵人很快地消滅了，那時回到故鄉去過着幸福的日子，一定比往常感到特別快樂，人是應該有希望的，我常常想，如果一個人沒有希望，沒有自信心，不但一切事業不會成功，而且也永遠不會上進，不會有光明的前途。換句話說，沒有希望的人，他永遠生活在黑暗裏，在頹廢中，慢慢地他會走上滅亡之路，而國家如果充滿了這種頹廢，絕望的人，這個國家無疑義地也必定會走向滅亡之路去的。

儘管有人以為我們距抗戰勝利的日子還很遙遠，但我老覺得明年一定會擊潰敵人。」

「是的，你老是說着明年會勝利的話，事實上，我們已經過了七個明年了！」

前遊。

柏溪過行素山中幽棲

柏溪香華會淺曠，春水流花牛洗泥。碎落橫翠階上下，好山分綠戶東西。客行若圖從隨轆，宅占雲情任養雞。避地亦需生事定，思歸何必聽鵑啼。

東美深夜過談

縱陽旌甲跟乎明，偶話天庭憶漢京。君業長江自形勝，夜談銀燭亦奇聲。新詩千幛披紫霧，（君佳句云：新詩千幛密，遺意一江深。）煮茗三更亂鬧暗。稚子貪攜起燒臥，故應隨杖聽江聲。

浪淘沙

樓外霧盈盈，簷結雕楹，嘉陵江色淡烟青。方數畦田誰得見？閒煞楸枰。離帳玉釵橫，好夢難成，隨宜梳洗總傾城。萬里飛鴻長不到，目斷雲平。

臨江仙

渡江雙槳迎桃葉，玉嬌金屋相逢，小梅初笑兩三紅。疏欄叢樹，綠意撲襟濃。三百清溪成一曲，佩聲鏘玉丁東，嘉陵山色酒杯中。漁歌唱處，天外歸鴻。

鷓鴣天

妝閣長依一角山，斷煙離緒損紅顏，情多易拾花開恨，坐久頻窺月子彎。鸞鏡掩，繡鍼閒，晚來愁黛鎖烏鬟。蜀江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解語花（壬午元夜，嘉陵月色為風雨所敗，山城寂冷，追憶癸年廣州燈市之盛，悵然賦此。）

微雲瀟漢，夢雨飄街，風送江聲冷。素娥窺鏡，啼妝淺，隱約漾光不定，吳斤漫引，傷一片河山碎了！春巳來，忘了安排，鬧市燒燈信。猶記羊城舊令，任魚龍翔戶，薝馨穿徑，粉香成陣，裳衣容，共逞沸天簫詠。而今欹枕，誰肯問沈腰潘鬢？清夜迢，心到君家，轆轤轤金井。

嘉陵江上予遊蹤所至者，有磐溪，柏溪，悅來場，北碚，北溫泉及縉雲山，

有人問君這樣取笑我，但我仍舊很有把握地回答他：

「一定的，總有個勝利的明年來到，那怕戰事再延長十年，我也要把一切的希望寄託在明年。」

十二月三日　陰

天氣愈來愈冷了，孩子的小手已經裂開了兩條小縫，我這幾天也因爲洗冷水太多的原故，兩隻手背已裂開無數的花紋，今年不但買不起雪花膏，連甘油也買不起了。幸好我還記得小時候在家看到嫂嫂她們常用猪油和着木炭粉搗碎，做成一個一個的小丸子，用來擦在裂了縫的皮膚上可以止痛，我很想仿照這方法做一點，雖然猪油比菜油要貴，但每次少放一點，還是差不多。

孩子的爸爸到鄉下取賣大衣的錢去了，那麼一件好的皮大衣，只賣到壹萬元，實在有點痛心，但爲了要還朋友的債，老實說，那怕再少賣一兩千，我們也只得忍痛犧牲。

十二月四日　陰

因爲天氣太冷的原故，孩子老喜歡把褲子尿濕，既買起不杠炭，就只好讓

皆有詩紀之，詩長不錄。惟各遊蹤不同者，鬱溪石氏花園，有林亭之勝，地與沙坪壩，僅隔一江。予任中大員社詩社溪音社詞社社長時，常挈諸[illegible]往，擺一茶爐，請同學買肴點佐烹茗，分韻賦詩或拈調作詞。偶一花朝日，歡聚石氏園中，以百花生朝盤溪春遊八字分韻，予拈得溪字作蕩山溪一首，下半闋云：二三吟侶，佳句如煙積，背錦倩奚奴，簡春風難分主客。認蕪香氣，玉椀汲溪深，醉卧石，倚危亭，巾勢無人認。汲溪烹茗，背錦吟煙，偶然韻事，實亦紀實，令人樂不可遏矣。柏溪爲中大新生院，於孫雨庭主任延往爲諸生說詩。晚宿柏溪，松風吹帶，江月照襟，頗有入山已深之感。孫君出揚州所得字畫共賞，頗多珍品，如中國翰墨之倭船亦未能逃運去，如桓玄之短艑也。柏溪附近有名堰口者，田水從高處下瀉如瀑布，曾與柳定生，陳行素同君□遊。賦詩有堰口風傳瀑水聲，高田翠接鵲巢隨，此亦景物之殊異者，有如高坑之瀑布，從高田上挂四五丈之長，眞可觀也。但家場爲江上一商場，嘗於此場候木船，酒肆仿紹，味最甘美，宛雖[illegible]看，令人朵頤，酒罷烹茗，觀木船東駛如駿馬注坡，令人生千里江陵一日還之感。北碚有公園，有學校，有圖書館，女子師範學校軍事教官周□光，偕往一一參觀，覺重慶文化機關，尚遜其薈萃有條理矣。北溫泉爲盧作孚私家公園所在，公園中有圖書館，旅館，私人住宅，泉有乳花泉，石有三花石，硯有牛鼻峽硯，令人徜徉不欲言歸，而溫泉爲石灰泉，夏令浴之，微溫不熱，可與冬浴之南溫泉硫礦泉，同工異曲。浴罷，浮甘瓜，剖而食之，令人翛然如飄翥登仙焉。縉雲山爲六朝名剎，舊有紅豆樹，今產甜茶，寺中有僧伽學校，法尊法師講經其間，太虛法師自印度歸，有一室專藏印度得來之貝葉經緬甸玉佛等，曾一往觀，且與太虛清談一小時也。嘉陵江上，雖止游涉此六處；然每處各有其特徵異色，殊令人不能卽忘。

重慶自有此嘉陵江，於詩人畫師摩序招提，均大[illegible]所造。然此江每歲之爲害，亦有不可勝言者。北溫泉至北碚間，水勢湍急，險灘甚多。柏溪江路有母猪石，自沙坪壩至牛角沱，每年船隻失事，不下數百次。友人外仙舫長軍政部紡織廠

她挨凍，到實在濕的太不能穿了時，就用泡炭渣烤一烤。老媽子在的時候，老不喜歡留泡炭渣，等到自己做飯，每一小時都在念着下雨天要為孩子烤衣服的事情，所以居然保留了一小罐，人是能克服困難的，只要能吃苦，不怕麻煩，我想那怕日子再苦，也能夠把牠打發走的。

十二月五日　陰

為着再不能耽誤學生的光陰，只得又找了個老媽子來，我不敢希望她能做得久，反正做一天算一天，好在距寒假不遠了，那時可以不受她們的氣。

這幾天的戰事很不利，大家心裏都感到不安，來訪的朋友幾乎每個人都要問一句：「怎麼辦？」而結論呢，誰都願意去從軍，只是為了有家庭負担，和兒女之累，所以感到苦悶徬徨。我以為政府在這非常緊急時期，應該趕快想法解決公教人員從軍的困難。比方出征人員的薪水應該按月支付給他的家屬，兒女上學的應該免費，要這樣，才能使他們無後顧之憂，一心一意為國家民族犧牲到底。

十二月六日　陰

，廠址在南岸彈子石，其家住牛角沱，家有乳母方乳哺其公子，一日忽思參觀去人朱所長之紡織廠，遂約市上夢筆生花筆店主人偕往，所搭木船，以載客過多，在嘉陵江出口處遇洄水沱沉沒，全船無一被救者，尸體無法打撈，從此夢筆生花主人，遂同此乳婢同完此浮生若夢之大夢。筆店女主人，日來哭訴朱宅，失哺之公子，相與嚎啕，而乳婢之夫尚在江蘇南通，盼其婦抗戰勝利後東返，每月仍發領朱宅所贈之儲資不絕。此種意外之遇難，又成不結之懸案，嘉陵江水誠可愛，亦可畏矣，聞嘉陵江底，純為鋒利頑惡之巖石所盤據，無法鑿平，又聞岸炭礫不平之河床，實與水田有裨利，蜀人從不設計搗平。蓋四川水道，西北高，東南下，嘉陵江上游與下游相較，出入一二十公尺，使河床礮平，則水勢一瀉而盡，無法資為水利。嘉陵江兩岸農田，如遇旱魃，將顆粒無收矣。然歟？否歟？留待今之水利工程專家鑒正可也。

上清寺漫步

秋明

當我伏在案頭寫作的現在，我的心靈却漫步在被譽為「亞洲戰場司令塔」的重慶的要地——上清寺的路上。

上清寺，這名字對於我，是並不很陌生的，約莫在幾年前我便曉得。對於她，我曾作過多次的幻想，像我們想英國的唐寧街美國的華爾街一樣，她的險容，在一年前的秋天曾經讓我看到了；但是直到現在，我還不曉得「上清寺」的範圍有多大，模糊地說：似乎包括着中四路的一部份，國府路的一部份和上清寺街等。但是中四路從那兒起便是曾家岩呢？國府路從那裏起便不算上清寺呢？上清寺街從那裏起便是牛角沱呢？這幾個問題，恕我是個陌生人，我竟不能給你一個圓滿的答覆，因為我對於「上清寺」的沿革地理，真的沒有弄清楚哩！

上課時，不但學生沒有心聽講，連我這平時甚能鎮靜自若的人，也沒有心講書了。學生要求我講故事，我把諸葛亮後出師表上面的話來回答他們。不管成敗利鈍，我們是要抗戰到底的！我要他們不要悲觀，敵人雖然逼近了獨山，安知明天我們不將他打個落花流水。

四班的學生快畢業了，今晚請老師吃飯。全校已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從軍，今晚又歡送三班一位投考空軍的羅忠智，他是上期剛畢業的。我的咳嗽病剛好，本來不應該喝酒，但為了太興奮的原故，一連喝了六杯，歸途中，冷風刺骨，不但不感覺寒冷，反而大有飄飄欲仙之概。

十二月七日　陰

戰事愈趨緊張，從軍的也愈增加，還是多麼可喜的現象，四班學生的莊漢光和黃啓貴今天也去報名投考空軍了。他們很高興地對我說：「先生，希望我們能在前綫見面。」

「這是沒有問題的，總有一天我要把孩子去當委員，衝上沙場！」我回答他們，全班學生都歡呼起來：

「我們願意跟着×先生從軍。」

幾天來的苦悶，似乎都烟消雲散了，下了課，帶着滿腔的興奮歸來。

依我的想法，上清寺似乎應該有所「寺」院，或許有些寺院的陳迹，但是，我來得晚了，上清寺不是個出世修道的地方，相反的，它正是抗戰中國運籌帷幄的神經中樞。

抗戰，把上清寺也改觀了。

聽說，上清寺區域，在抗戰以前有些麗大輝煌的建築物，點綴那寂寞的山城。可是，經過了「重慶大轟炸」的一場暴風雨，把她的容貌，變成憔悴了。

新的建築物，往往都在廢墟上重架起來，現在，有不少的巍峨的大廈，高矮，參差地排列在路途。夾雜着很多，編傾斜的小房子，以食物的小店最多。還有在小坡窄巷，縱橫不一地蹲臥着千萬家的竹籬茅舍，也有些樣子好看內容空虛的洋房，它們的主人或者是房客，大半在那些大廈中渡過他們工作的時間——這便是抗戰重慶中最清苦的職業！——公務員的生活，在上清寺區域中，尤其普遍。

上清寺在重慶，並沒有很特殊的標幟，不過在一個初來旅客的眼中看去，似乎是緩和一點，但是住慣了的，便覺得一樣地吵鬧，[illegible]汽車[illegible]，[illegible]茶館裏的，依然有別處沒有的[illegible]閒，[illegible]分[illegible]。下雨時候，泥巴路面。天氣晴朗，塵土飛揚。冬天的濃霧，夏天的陽光，大有「行客艱難」之苦，可是誰都[illegible]歡繼續的踏着這路面前進呢？

如果在上清寺區域中徘徊了幾次，我相信你不難發現它確有着獨特的地方，住在這附近的人，除掉早、午、晚上以外，不大喜歡在路上跑，而且在馬上，每每看到興冲冲的人，或則[illegible]他每天工作的所在。並且將碰到，一些熟識的面孔，會在差不多的時間相遇。他們去的時候，多半關懷着國家大事的消息，——尤其是人事移動的消息。他們回來的時候，多半懷念着家中柴米油鹽的生計，但是也有例外的，不少失了業的人，想在這兒得到一官半職。也有人，在這裏追尋政治活動的線索。但是，無論這區域的居民是如何地複雜；但誰也不能否認我這句話，這兒卻以公務員的人口佔絕大的多數。依於這種人口的性質，就可以構成了一個生活方式與衆不同的社會。

在早上、市場的人口密度最大，繼

五三一〇三四

閒，商店，和住戶的採買人都出動了，尤其在下雨的時候，腳下的泥濘，頭上的雨傘，比擠廟會還要熱鬧。很多菜蔬肉類，本來都有限價規定的，但由於供不應求的緣故，黑市也往往在市場裏現了，加上爭碰、口角，和駡聲……等等的事，市場也就熱鬧起來。早晨的上清寺街，（其實已經是馬路了）可以看到不少的人在轉動，求拋卸他肩上的重負，換取一疊的鈔票。但在這裏，每看到一些衣冠楚楚或是文質彬彬的公務員，跟隨着一挑笨重的菜蔬，假如你理解所挑的是什麼？你便明白跟隨着的人們底臉色是如何地由於營養不良，而顯得蒼白了。

報紙，在十字路口的小童求售着。依着出版的先後來說，要算新民，掃蕩，新華，中央，和大公報了，商務等報在這區域的銷路是很少的，從早上七時到十時，報販的呼聲不絕，下午，更有新民，大公兩晚報，是附近居民公餘之暇的唯一讀物，那裏面的鋒利的小品，可作茶餘飯後的刺激。

車站上擠滿了人，還有幾輛城裏機關的專車也躍躍欲動了，那時候路上顯得更擠，汽車的來往更頻數，上清寺的動脈跳得更厲害了；這是早晨中最緊張的一幕——上班忙。

到上午十一時可說是最寂靜的時候，尤其是下雨天，更表現得冷落。但有一個例外，就是每星期一中樞紀念週後，一輛輛的汽車，在這時候正飛馳過來，駐足而觀的人，立正站崗的警衛，各有着不同的心情，向汽車上的人物，行注目禮。

假如是個天氣晴明的日子，中午飯後，便很少回到寓所去午睡，多半是料理他們的瑣事，或遊步在空曠的草坪，在上清寺中，飯後漫步的好去處便是求精中學的校園，那裏面有私人的住宅，公共的宿舍，機關，團體，學校等，不一而足，當你步過校園的門前，你會對那門前擺着鮮紅的橘柑起注意，在飯後的食慾中，也希望佔有它哩！這裏正面臨着嘉陵江邊，可以遠眺對岸的工廠，江上的汽輪，和揚帆的貨艇……近代的文明，古代的交通，你可以在這兒得到對照的心影。

學生們在這裏嬉戲的不少，路上，草場，課室，走廊，都是他們的樂園，裏面總精小學的小孩，更是活潑潑地打鞦韆，捉迷藏，跳繩，滑板，唱歌，跳舞等。在他們的學校生活中，單純而天眞地，表現他們率直的好惡，是上清寺中，最幸福的一羣。

茶館上滿堂生烟，在正午至下午一二時，是最熱鬧的，烟味，茶香，間雜着吵鬧的聲音，上自國家大事，下至家庭個人小事，生意經，新消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在四川話中有個道地的名詞，喚做「擺龍門陣」。近來，這含義越用越廣了，甚至於用在一些兒戲的集會上。

上清寺的茶館實在不少，屈指算來，約莫在十家以上。最惹人注目的要算中四路幾家了，路過這兒的人會看到茶客們挺地坐在沒有靠背的凳子上。

在這裏，應該稍稍提起上清寺的店子了。店子中以做小食生意的最多，眞個平津滬川，式式俱備，廣東的飯店也有三四家，早晨的油條豆漿店，午市的牛肉湯大餅店，要算最熱鬧了，近來這類的店子，也一天天多起來，假如一個初到上清寺的人，不期而然地會感到此地的「食風」！

重慶重來

盧冀野

（一）

民國十九年九月，我應前國立成都大學之聘，從南京啟程，乘輪船到漢口，換船往宜昌；在宜昌上了民生公司專走川江的輪船入峽。已記不清是那一天了，當我在朝天門下船時，那時我雖不如今日癡肥，然而爬上石階也頗費力。

記得住的是嘉陵賓館，城裏還沒有人力車，交通工具只有轎子，最熱鬧的是下城的陝西街，善成堂是惟一的舊書舖，我曾在那兒買過書。所謂上城，至今印象很深的名稱是小櫈子，因為那次我們入川，領隊者為蒙文通先生，一切靠他這「識途老馬」，我們要辦一么斷」購買些什麼「家私」時，他必曰「小櫈子，小櫈子！」而小櫈子這一條桐油馬路，是我第二年出川時纔築的。通遠門外，陂陀數里，一片荒郊，有幾輛人力車專走這條路，彷彿現在川東師範的去處有一個私人的花園。從兩路口下坡的菜園壩，是我最熟習的。因為當時的重慶大學，就在那兒。主持這學校文科的人是亡友吳碧柳先生（芳吉）。我們留在重慶幾日，無日不和碧柳在一起。使我對於重慶發生興趣的，也正是因為誰碧柳的詩。談重慶必須要談到這位短命的詩人。

「灘聲忽壯闊，渝州遙湧現。關塞當金湯，樓閣凌雲漢。飄渺神仙圖，峨嵋藝術院。天上一座金剛石，冠在江源光禹甸」。此詩為他的渝州歌二十五首之四。「天上一座金剛石」這一句詩已足為渝州寫照。也可以寫出我當時初到重慶的印象。

下午，花生大王盡量傾銷他的囤積的貨物。花生，是秋冬之交的公務員底寵物，在幾小時的交易當中，「大王」會欣然地掛出「售完」的牌子。

慶季節的變換，委實是很明顯的。同在下午五時，有時會在昏黑的晚上。有時會在日暮的黃昏，有時會在熱烘的太陽籠罩下，也有時會在霧色蒼茫的景色中，這裏的居民，大都在這時的前後晚飯，夜幕拉出了光之微弱的路燈，整個山城，又換上了一襲夜服，上清寺地區，又由沉寂的轉為忙碌了，車站上佇立的人，更擁擠起來。人們都向城裏輸送了，滯留在這兒的，祇有些交誼往還的朋友，和朋友們聚會娛樂的場合。近來坐在吉普車上的盟友，漸漸地多起來了，流浪過千山萬水的同胞，也漸漸到此地，上清寺也平添了不少的熱鬧的秋色。

夜幕漸漸地展開，有賣炒手和小麵的担子出現，雞蛋麵和酒肆，也逐漸旺盛了。守夜的更夫，會輕輕地敲梆兒，炒米糖開水的叫聲，漸漸在長夜中顯得清澈。祇有旅館的門外，還掛着一盞紅色的燈籠，隱現着幾個墨黑的字句：「雞鳴早看天」。

30

碧柳在十八年春從成都大學來，我在秋間往成都大學去；兩人沒有能長期聚首，而留重慶這短短的幾日，使我終身不能忘；他告訴我，正在着手長篇的史詩，定名「三萬六千」，分三部：第一以四川為背景，大禹作中心人物，寫中國之開創。第二以山東為背景，孔子作中心人物，寫中國文化之奠定。第三將以廣東為背景，中山先生作中心人物，寫中國之新生。他不久以前來遊齊魯，現在留在四川，俟一二部脫稿後，再作圖南之計。他打算採用六言，為我國詩歌作一種新的嘗試。他又說：「以往我們治文學的目標，在求中西之一致，近來我有意見不同了，我覺得要發揚中國的文學，正在求我們與西方文學的不同處。從求同到求異，是我主張大改革的！」這些寶貴的意見，至今我還記得好清楚，只可惜新名「三萬六千」的長篇，從前的發表等到完成，碧柳便成了古人！

當時我有一本詩稿，曾請他校訂。他告訴我，已選了幾首寫入日記。並且說：「兄詩以抒情者為上，敍事詩稍嫌力弱。」後來那本詩稿和我留蜀的兩本詩稿，在京滬道中都遺失了。那次旅行，所存下的有兩支散曲，名「渝州誌異」：

（中呂醉高歌）料山城殘曉雞愁，有子姓居然驚聖。沙場攻守原無定，袖手看燈前陣盤。

記永川為有英名，柳子厚文章可證，如今成振巴渝境，使子厚文章不稱。

說來是一段很滑稽的事。我住在嘉陵賓館時，將新買的一雙皮鞋，放在床下。一天晚上，竟被耗子吃了一雙，我從來沒看見過那樣大的耗子，想起隊來在房中行走，大有行軍的氣派。若在現在「司空見慣」，也就不會「誌異」的了。然而這兩支小令，倒是第一次遊渝的紀念作品。

（二）

二十年六月，游罷峨嵋，從嘉定買舟東下，又經過重慶。與碧柳又盤桓過幾日。不料在次年五月九日，他竟與世長別。「巴人歌」是他最後給的一首詩：「巴人自古擅歌詞，我亦巴人愛竹枝，巴俞變便有深意，巴水東流無盡時。……」。我離別了重慶，只道決不能有再來之日的！萬想不到二十七年七月，我又從漢口飛到珊瑚壩！

「其處是西州，已上朝天渡口船。父老相逢猶識我：廬前，不入山城記七年。江海尚烽烟，共為邦家策萬全。燦爛菲[illegible]行在所，欣然，兩傍嘉陵受一廛！」——南鄉子二首之一。

在我未入川以前一個多月，我全家都已先到重慶，卜居米花街，正靠着楊柳街。這楊柳街是有故事的：相傳張獻忠屠蜀時，到了渝州，見一白頭孝子負百歲的老母而逃，張插楊柳一枝於孝子之門，這條街全街的人得免於死，故名楊柳街。碧柳的幼年也住過楊柳街：

「長憶楊柳街，及壯始還來。當時名山處，高高築電台。春茶長樂館，月餅永和齋。一訊都在重隔世，躑躅空自數門牌。」——渝州歌之五。

我隔了不過六七年，重來重慶，隨處也已有「隔世」之感。不獨上城的新馬路，下城也不是當日石板路坐轎子的情景了！

「下城今昔已滄桑，臨江江流[illegible]胃腸。兵氣每於文字見，秋心[illegible]與壯夫涼！康衢曾識崎嶇路，荒塚看成稻麥場。獨倚人間留醉眼：旌旗嘯水共低昂

一」——下城

「一樣閒步差出道旁，一徑越過七星岡。纔知身已登高處，俯看千家在下方！」——七星岡。

「可憐東城凝滿街，舊時門巷長蒼苔。秋宵獨食龍池餅，曾有詩人踏雨來！」

「一種瀟瀟入夜深，江南江北雨沈吟。分明今夕巴山雨，滴碎燈前萬里心！」——雨二首。

渝都是我二十七年初來重慶寫的詩，可知當時是什麼心境！尤其有趣的，當我初訪碧柳於重慶大學時，那時還有一位工詩運科的呂子房先生，他謂正在經營新校址，圖樣已定好。渝都站在兩路口指向西邊的一帶山地說：「將來的重大，便繞在沙坪壩這帶地方！」我領着他的手指一望，惟見烟嵐靄樹而已。不料重來時，這新建的重大，已是美輪美奐的；而中央大學借重大的近鄰松林坡，築了戰時校舍，使我這七年來常到的去處！可惜這些都為碧柳所不知的了。

有一天，我特地重過舊園墻，重過碧柳故居，又寫了一支小呂紀繡鞋：

「字水西頭古道，渝山對面荒臺。我來曾記是秋朝。主人霜後葉，寄命坂南茅，閒門歸境好！」

二十八年五月四日，重慶遭大轟炸，先一日，我奉母移家去到碧柳所生長的江津縣的沙鎮，一住三年，再移北碚；雖然每月必至重慶；但重慶經過這幾番劫火，已不復是舊日的重慶了！

（三）

吾生四十年，居於蜀中者前後八九年；差不多四之一的光陰都在蜀，過渝。其間來來去去，也有足記。

二十九年一月三十日，我參加國民參政會華北視察團，經過陝晉豫鄂四省，三月二十一日從宜昌由水路回到重慶，經過涪陵，長壽，在洛磧宿了一夜，在我的北征紀程詩收尾：

「灘灘小市菜初花，漸近行都漸近家。別過陪陵即長壽，朝天門外泊星槎。」「不辭艱涉勞軍使，獨念門閭倚望時。歸日敢翻行篋底，解頤為翻紀程詩。」

今日的重慶，不獨是我家之所託，我早已視如故鄉了！

三十年十一月，我出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到福建去了一次。次年四月，在桂林候飛機，急着要回重慶。剛剛渝州開文展廳，王鉦鐸先生約我拈一「碧」字，我寫了一詩：「南山不着眼，變氣何雙雙。開歌萊夢婆，去年落鎖外。夢中長江水，萬陵一衣帶。流過我家時，嘉濤益澎湃。兒出望耶來，老母倚門待。——也我樹湖上，澄底發深慨，。縣知朋鷗樂，皆有桃葉會袋。遠琢五七言，寫此流民態。獻我海墻吟，願早還行在。」

我要借賈島的兩句詩：「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我流留重慶，又安得不望重慶如故鄉呢？

今日之重慶在砲火中生長起來，崎嶇的山路，逐漸改變成康衢的大道；息忽的民風，逐漸養成了勤奮的習慣。新的重慶即新的中國之象徵。我還是借碧柳的遺句，以結束吾文：

「最憶少年日，長征着長路。崎嶇人馬雜，跋涉關河間。崎嶇今古間。繞山作尋步。樂府休歌蜀道難，離人不羨鵲橋渡。」——渝州歌之十八。

「何處難忘否：衡門一株樹。吾鄉高矮樹，離落淺淺花。野老勸桃實，村姑習紡紗。早愛亭邊風，欣得等身城。千萬家。」——渝州歌之十九。

五三一〇三八

舊書舖

茅盾

舊書市場集中在米亭子
舊書價是跟着糧價走的
或依紙張及頁數爲伸縮

來重慶的人，常常被街道的新舊名稱弄得頭痛。當然新名稱有它方便的地方，可是你雇人力車時如果只說一個「中正路」，那恐怕你就不大受歡迎。因爲中正路並不短，車夫們懶得多費口舌問明你究竟要到中正路的那一段，舊名稱却比較的富於精確性了。然而一位不知道重慶街道舊名稱的「特點」的新客也往往有點小煩惱；譬如說，他會站在「小樑子」的口上問人「小樑子在何處？」因爲重慶街道的舊名稱往往是在一直線上分段而題名的，和別處的一條街只有一個名稱不同。

從這些街道的舊名稱看來，可知舊時重慶各街也頗「專業化」。例如「雞街」，「騾馬市」，「打鐵街」之類，單看名目便可揣想從前這些街的特殊個性了。我不知道舊時重慶有沒有一條舊書舖集中的街道，但照今日重慶還保存着舊日面目那一小段羅街對字的舊書舖集團看來，這或者也就是從前的舊書街了。不過這段街的舊名稱卻叫做「米亭子」。

這里的舊書舖集團，總計不過六七單位，（連攤子也在內），說多呢實在不多，可是說它少麼，似乎今日重慶市內也還找不出第二處有這樣多的單位集中起來的舊書市場。當然不是說這里的舊書最多，比這里各單位所有舊書的總數還要多些的大舊書舖，我想重慶市內也不是絕對沒有，可是單位之多而又集中，儼然成爲小小一段的「舊書街」，則恐怕除此以外是沒有的。

至於塊然獨處的大大小小的舊書舖，——或文具而兼舊書之舖，則在今日重慶市內外，幾乎是到處可見的了，可是也得說明：無論是「米亭子」或其他單獨的舊書舖，舊書誠然是舊書，可不能用抗戰前我們心目中的所謂「舊書」來比擬，今天的舊書，只是「舊」書而已。戰前一折八扣的翻板書，今天在那些舊書舖內，儼然珍如宋槧元刊，，一九三〇年香港或上海印的報紙本小說，（其實也有土紙本在發售），也成爲罕見之珍品。合於往日所謂「舊書」的標準的舊書，自然也不是沒有；只是太少了，說不上比例。差可說是約佔百分之一二的，是木板的線裝書，（這比一折八扣的板本自然可以說是「舊」些了罷），然而這又是醫卜星相之類佔多數，我曾在兩處看見兩部木板線裝的，——一是曾文正日記，一是詩韻合璧，——那舖老板視爲奇貨可居，因爲這兩種是在醫卜星相之外的。

但是千萬請莫誤會，今日重慶的這些舊書舖對於需書人是沒有貢獻的，比方說，從淪陷區來的一位青年，進了這里的某大學，他來時身無長物，現在至少幾本工具書非買不可了，那他就可以到那些舊書舖去看看，只要不怕貴，他買得

到一部十年前原板的「綜合英漢大辭典」，——這是現在此地可能買到的最好的英文字典。又比方說，一位寫作者如果打算隨便「搜羅」一點舊材料，破費這麼幾天工夫，上城下城，上坡下坡，出一身臭汗，總也可以略有所獲，十年前的舊雜誌有時竟能掏到若干，但自然，怕貴是不行的。

當真不是誇大其詞，這些舊書鋪有時真有些「珍貴」的書本。原板的外國文書籍，極專門而高深的，也會丟在報紙本的一折八扣書之間，有一位朋友甚至還找到了一冊有英文註釋的希臘古典名著，因此竟引起他學習希臘文的興趣。不過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罷了。有些英文或法文的原板叢書，雖只零落數冊，而亦非易得之書，可是扉頁上圖記宛在，說明這是戰前某某大學或某某學術機關的故物。這樣的書，如何顛沛流徙了數千里，又如何落在舊書鋪中，想像起來眞不能叫人不生感慨；這樣的書，放在家裏雖不重視，但在別一意義上，可實在算得是具有「藏珍」資格的「舊書」了罷？可喜而又可怪者，是這樣的書，近來愈見其多，常常可以遇到了。這一件小事，如果推想開去，卻又叫人覺得可憂而又可悲。

最後，我們來談一談舊書的價錢。

先述一二近事，桂柳淪陷之時，有人流亡到貴陽，旅費不繼，賣掉一部丙種「辭源」，得價一萬元，——這還是急待錢用賤賣了的，獨山克服以後，有人在重慶買得一部報紙本的「魯迅全集」，出價二萬五，——這也是佔了時局的光的。說了這兩件「賣買」，舊書的時價，略可概見，一句話，舊書時價雖然趕不上米布，更趕不上高級化裝品，可也夠驚人了，今日重慶一家小小舊書鋪：論其貨價，誰敢說它沒有幾百萬；倘以舊時幣值計，而堪坐擁百萬千元！但今天不過是白報紙或道林紙本的鉛印書而已。舊書價格之提高，似與供求關係無涉。舊書價是跟着糧價走的，這也有一個小小故事不可不記，有人在「米亭子」某鋪看到了一部綜合英漢大辭典，（稱珍本），索價一千六百元，買不起，隔了兩天再去看，則已漲爲三千元了。問何以又漲西百，則答曰：「這幾天糧價漲了呀！」書是精神食糧，書價跟着糧價走，似亦理所當然。

但是今日重慶的舊書鋪老板計算他的貨價尚有另一原則，此即依紙張（白報紙或道林紙）及書之頁數爲偉縮，即使是極不相干的書，只要紙好，頁數多，則價必可觀，這簡直是在賣紙了！「有舊書舖以來，這眞是歷史的新的一頁。」對於這樣的「現實主義」，板本權威只好搖頭嘆息。所以今日重慶跑舊書舖的人，決不是當時在北平跑琉璃廠，在上海跑來青閣的人們了。

今天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時代，今天重慶跑舊書舖的人，絕大多數是爲了某一個小小的「現實」的目的，「發思古之幽情」者，恐怕百不得一二罷？舊時也還有坐在舊書鋪裏看了半天書的人，今天也沒有了；今天如果有這樣的好學者，那不是在舊書舖中，而在「新書店」內了。

不過，舊書鋪的內容雖然變了，但從「市上若無，則姑求之於舊書舖」這一點看來，今天重慶的舊書舖還是「舊書舖」，只是所有者是現實意義的「舊」書罷了。可以說舊書舖也染上了戰時的色調了，這也是「今日重慶」之一面。

五三一〇四〇

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夢
各種人各有種人的夢

重慶夢

徐仲年

重慶夢：下雨時少些泥巴

人生若夢！

人生若夢，也無時不在做夢。小孩時代，夢吃糖果；夢騎蝶上天；夢攀了新月之角當鞦韆；夢把朝旭當作皮球踢；夢縱身入荷心與蜻蜓共語……少年時代，夢逃學野遊；夢與人淘氣；夢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壯年時代，夢居大廈，坐汽車，叱吒風雲；夢荷鎗實彈，出生入死，馳騁疆場，夢筆生花，桃李徧天下，儼然爲百世師……老年人呢？夢長壽百歲；夢子孫滿堂；夢以往的夢，未實現的夢，去而不返的夢，銀色的夢，灰色的夢。夢！夢！夢！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夢，各種人有各種人的夢，各環境有各環境的夢。世界上如果沒有夢，人類要否失去他幻想中的虹彩呢？

少年人注視着未來，爲未來而生存；中年人注視着現在，爲現在而生存；老年人迴顧着過去，爲過去而生存。寄希望於未來，弔消失於過去，豈不在做夢？而現在……天地間果眞有「現在」麼？「現在」是一條抽象的分界線，它沒有面積，沒有體積，宛如幾何中的「線」。在分界線的這邊是未來，在那邊便是過去。你以爲呆候着未來的人和留戀過去的人都是瘋子；那麼，你自己呢？當你說：「現在！現在！」你以爲並不做夢，卻不曉得根本你在夢囈，因爲天地間本根就沒有現在存在！

人到山窮水盡的時光，不得不仰天呼籲；人遇現實不能滿足的時光，不得不張開了眼睛做夢！

在民國三十四年的元旦，在抗戰八年的陪都重慶，在精神環境物質環境雙重壓迫之下，我們，不，我，我要做些什麼夢呢？說罷！反正夢總是夢，至多我做了「癡人」，何妨「說夢」？我不夢升官發財，只夢有一口飯吃，不至於餓死凍死！或有人以爲我說得過火，我終究是一個教授，不應當如此寒酸！不錯，何況政府還有改良公務人員的議決案。不過，如果我們把物價漲高的速度和國家給予我們的恩惠的數量與加到我們身上所需的時間相比，我不得不作此夢！其次，我夢今年身體依舊頑強，俾得繼續當老牛；——多添幾莖白髮，不足爲奇！我的身體尙稱結實，素有金剛之稱；不過，弓弦過度張緊便要繃斷，頑石過度踐踏便要凹入；八年以來，我未曾休息過，而工作一天加重一天，營養又如此惡劣！三夢國家平安，傷腦筋的閑事少管。四夢朋友們依舊肯用我的文章，只不要尅扣和拖欠我的稿費。

對於國家大事呢？我只夢多做工作，少講空話；政界貪污惡吏逐漸肅清；在朝在野一致有「積極的」是非心。

對於重慶呢？只有一個夢：下雨時少些泥巴！

雜談重慶出版界

一文

我頗躊躇，因爲在「今日重慶」這樣一個文題下面，我不知應該寫些什麼，寫山水，不必描畫，而這才能，又偏偏是我沒有的；寫霧，白茫茫一片，使我無從着筆；寫雨，在這兒逢着雨季的人，誰又得了那樣連綿的雨天，誰不厭怕那樣苦惱的雨網？寫一段短短的旅行記，說北碚風光，說南泉勝景，未嘗不可成篇交卷，但假如不幸幾篇雜文拼湊，落於俗套，人云亦云，甚至遠不如已有的南北泉記遊，豈不是糟蹋篇幅，浪費紙張，雖然，目前囤紙專印色情一類消耗印墨的書商在在皆是，但這類「夫人」「姑娘」書的問世，只說明了這類書商的投機取巧而已。我相信不久會有讀者或批評家嚴肅地做一番澄清工作，也許還會被檢查被列入眞正「誨淫」而絕迹的。

寫至此，我聽見了我熟悉的耗子下樓的聲音。一隻，不，那是兩隻耗子叮咚叮咚的腳步；沉重，可怖，如入無人之境；最後，它們穿窗而過：絲毫不露懼色。

是他啃了我們心愛的書，或者咬了我們僅有的皮鞋，是這些討厭的耗子破壞過我們的心境。

這兒，耗子的數量該是相當可怕的，誰都沒法來作一個統計，從耗子打洞的寬廣與普遍，我們便會驚訝於它們能力的強大。我看見它們打洞，看見它們攢過磚牆，翻過泥土，直通窗外；恰如書商之翻版，偸印，文人之剽竊，抄襲，翻譯者之擅改書名，換頭換面，無所不爲；而標明乳房高聳，手臂柔嫩，大腿如何，嘴唇如何之淫猥廣告，居然見於報章；以性描寫爲主之色情書竟充塞坊間，查其行爲，實如耗子無異。

我把這類剽竊的抄襲文人，擅改書名的翻譯者，以及專門買賣色情書的書商，比作今日重慶的耗子我想這並不是一個過份的比喩。因爲這類書的出版，是眞如耗子一般有害；我們啃嚙着一部完整的文化史，而啃嚙的方式又完全與耗子相同。我們迫切需要一種有效的捕鼠器，利用這樣一種捕鼠器，相信是可以消滅這類耗子似的出版物的。

但今日重慶還有一件値得注意的事，仍然是關於出版方面的，那便是鴛鴦蝴蝶派的風行。這一派之所以風行，根本原因在於出版者與販賣者兩方面只要賺錢，只要能撈了有利可圖，便不惜重金排印鴛鴦蝴蝶派的陳腐東西。生意眼第一。只要有生意眼，出版或販賣，似乎都可不必顧忌。若干書店，用顯著地位擺出它們，且一任其與大家爲伍。假設販賣者拒絕銷售，像在從前一樣，那情形一定兩樣，出版者也就落空了。

我以爲，鴛鴦蝴蝶派的抬頭，主要地是文藝批評家放棄了責任。批評家如果抨擊它們，嚴正指出它們的毒害，這一派是不至于風行，也不會有今天的抬頭的。應當用較高的手法去揭發一部黑幕事實，，不能因爲這一派有一兩本東西暴露了一角現實的醜惡，便忽略了更多有害東西的出版；批評家是車頭，批評家應帶着列車前進，今天雖然開了倒車，然而正確的方向仍是車頭可以達到的；我們希望批評家執行這個工作！

拉雜寫來，算是可以成篇交卷了。

屋外是彌天大霧，明天當有突破霧罩的太陽，出現在濃霧罩下的重慶。

五三一〇四二

今日重慶

夏炎德

重慶不祗是一個城市，而是戰時中國的心臟。

作爲領導全國抗戰的根據地，爲政府及統帥部所在，軍令，政令與法令由此發布，這是政治的中心。後方經濟建設以此爲基地，工廠，商號與銀行叢萃，這是經濟的中心。還有好些學府與學術機關移設至此，人文薈萃，又成了文化的中心。

祗須此三者有一，重慶已夠成爲國內第一等名城，况乎她數者得兼呢？

這城市是往昔巴古國故邑，因其介於順慶與紹慶之間，故稱「重慶」。這個命名到今日又有新的意義，彷彿預示了未來的勝利。

而且，這也不完全是暴發的城市，在其背後已有悠長的歷史。早於夏商之世爲梁州之域，以後爲歷代封建的要郡，曾換過各種不同的名稱；如周朝的巴子國，秦、漢、三國以至南北朝的巴郡，隋、唐、五代的渝州，宋時的恭州，南宋以後歷稱重慶府。海通以後英人要求開爲商埠，纔成了長江上游最大的商業城市。

及至抗戰第二期，政府從武漢撤退，重慶由內陸商埠的地位一躍而爲戰時首都，且定爲永遠陪都。自從加上了這個王冠，她頓時成爲無上的權威，吸收了全國的錢財，商貨與人才，造成了她空前未有的隆盛。

各地軍事與行政長官不時來往於此，國際星使，記者以及觀光客也不絕於途，重慶不僅是中國的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的中心之一。試聽呀！重慶與華盛頓，倫敦及莫斯科當同時向世界發出懲罰強暴的號召；世界各處也不斷地向之遞送回響。

就因爲這些關係，狂暴的敵機連年不知抛下了多少炸彈，企圖毀滅這城市，但這是徒然的，我們堅強的心臟經得起任何打擊。由於我們有不可挫敗的抗戰精神，舊的房屋纔倒下，新的跟着建築起來；市區未被毀壞，郊外遷建區很快地擴展開來。敵人的刺激只有加速促成大重慶的新生。

當我初來的時候，對於陪都的印象最爲眞切而深刻。

在海棠溪下車，兩脚甫着巴渝的地，這面目崢嶸的都城，便呈現在眼前，看她屹立於山川之間，並沒有成爲廢墟，當知日人的宣傳盡是謊語。像羅馬一樣，重慶堪稱爲「永生之都」。

是一個半島形的山城，處揚子與嘉陵兩江之會，三面臨江，一邊連陸，南沿長江與南岸相對，北瀕嘉陵與江北相望，相互配成犄角，宛如武漢三鎭一樣。

還有，這地方據長江上游，當西南各省的要衝，爲水陸空運輸的總站，本地物產富足，四邊山川險峻，龍蟠虎踞，是一個天然適宜於建都的形勝區域。「天生重慶，鐵打瀘州」。川諺說得一點也不錯。

城踞在山坡上，周圍十五里，高出水面二百尺，在空中望起來有如蹲在水面上的一頭金牛。昔有城門十七，九開八閉，象九宮八卦之形。闔閭繚繞，樓閣刻時，一片都市層層直昇上空。江干艤船無算，檣帆密如竹林，有些是忙着往來引渡，兩岸排列着無數待渡的人，貨與車輛。

搭上渡輪過江，便是重慶城。

傍岸人家太多編竹爲屋，架木爲砦，屋舍高低相連，大多是些貧民窟，露出山城汚陋的背影。

從儲奇門碼頭拾級上去，爬了一個很長的石板坡，行李挑夫換過了兩次，中古城市的關口制度至今沒有打破。上林森路，兩旁商肆櫛比，知道已入鬧市。

像是踐異國城市似地，一切所見所聞都足引起我的注意。

很出乎我意外的，街上商店牌號十之七八不是寫上海便是寫南京，細聽街頭人說話也有南北各地的方言，而且常常可聽到上海話。眞的，重慶已成全國的都會，在裏面走，不會覺得這是四川的城市。

只有在小處可以發見地方色彩。譬如本地館子門口所掛的「開堂」或「畢山」的牌子，還能引起初來的人注目。

市面非常熱鬧，商店陳設大多很像樣，發出各種色彩與光澤，行人車輛川流不息。這城市代替了南京和上海的地位，又吸收了南北諸大城的精華，所以纔有這樣的繁榮。

重慶至今是一個新舊混合的城市。有幾條大街寬廣而平坦，兩邊新型的洋樓相對而立，有點和沿海城市相近。而有很多老式的街巷，屋舍陳舊不堪，經空襲震撼以後，更破落得不成樣子。不過兩三年來，市內建築頻繁，加上市政的改良，正在近代化的迅速行程中。

大街小巷中塞滿了行人，有如潮水一樣湧來湧去。其中有新舊的商人，穿制服的軍人，穿中山裝的公務員，小販，苦力，也有雲髮朱唇的時裝女子。他們各自在忙着，並沒有窮愁不安的神色。他們多數來自異鄉，但在此似已得到了暫時的歸宿。不像在桂林，貴陽街上所見的很多只是過路的旅客。

是在八月的初旬，熱浪還在山城中徘徊沒有退，街上行人大多穿短褲，光着腿走路，汗水濕透了胸背，手裏搖着扇子，曾見時有如大羣的蝴蝶在飛舞。

鬧哄哄，亂嘈嘈，重慶總不脫東方城市的本色。

汽車，人力車像穿梭般往來，公共汽車過時噴出一溜溜濃黑的烟，又發出一種難聞的怪味，過後捲起一陣灰沙散布在市空中。

這裏有着世界上最好的防空壕，這是山城特有的設備。當敵機來時每個市民在洞天福地中都有保障。在平時也有些汽車歇在裏面，夏天還有些小販們在洞口賣冰水。

然而重慶不是一個可愛的城市。在山坡之上路面狹隘，地無尺寸餘隙，住所侷促，道路崎嶇不平，走路最費勁兒，物價高卬，物質生活艱苦，夏天悶熱難受。不像成都昆明那樣討人喜歡。

儘管這樣，各地的熱情愛國者，圖利的商人，懷雄心的人士，仍是不斷地向此中蟻聚。只見來的人，少聞走的人。重慶似乎有着她不可思議的吸引力。

當我走過夫子池的時候，新運服務所正在廣播報導的消息，大羣的民衆站在方場上聽。從這裏窺見了中國新社會集體生活的一面。

五三一〇四四

車·船·轎·步

潘太風

記得第一次來重慶，是民國二十九年的夏天。輪船靠了太平門碼頭，跟着其他的旅客，轉灣抹角的一口氣爬了幾百步石級；到得林森路，已是滿頭大汗，氣喘如牛。及抵寓處，友人問我對於重慶的第一印像，我連連搖頭，回說「行路難」！

那時候，出門多坐人力車，在兩路口叫車，花一元二角便可直赴小什字。公共汽車數量少，雖然化一元錢可從曾家巖坐到過街樓，既迅速又便宜，但我曾到兩路口去恭候過幾次，縱沒有一次上得去。於是公共汽車之於我，就沒有發生過緣分。偶爾過江，輪渡僅只費三角錢。到得南岸，以二十五元的代價，坐頂滑竿上黃桷埡，雖然一搖一盪的奇適非凡，但總還有些肉痛。南溫泉去過一次，汽車票每座十餘元，

在離那裏不遠的一個十字路口，中立聳立的便是精神堡壘。

這崇高的紀念碑，代表着中國人民堅強的愛國心，不可屈服的抗戰意志。就在這寶貴的精神上，奠定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

我看到精神堡壘，便聯想起倫敦的特拉法爾加方場，那聳天的雲柱，頂端挺立着雄姿英發的納爾遜銅像，不禁心中默思：誰堪稱得起中國的納爾遜呢？

重慶這個城市在好些角度上像倫敦。這兩個國都都有政治中心而兼商業中心，同樣經過猛烈轟炸而屹然不動。長江或嘉陵江好比泰晤士河。市容都不可愛，而望之則有莊嚴的感覺。而且這雙城又都是出名的霧都。

我到一個地方第一晚總喜歡住旅館，等休息了一晚，次日衣物整理清楚纔去找朋友。這次事前既沒有通知朋友，到時自然無人來招呼。於是和同來的湯彬兄到兩路口找一家旅館歇下。

在重慶找旅館不是容易的事，找清潔的更難，大多非常簡陋。和湯兄打了一兩個電話出去，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希望我們就搬去住，但因為天晚了，所以沒有動。

經過了三個月間歇的長途旅行，到目的地時照理應該好好休息，但我無論如何睡不着覺。祖國的錦繡河山，民族未來的安危，淪陷區的同胞，家中的父母，四散各地的朋友……這一切，齊都擁上心頭，精神愈來愈興奮了。橫豎睡不着，索性起來，到露台上乘涼。

是季夏之夜呵，已經有一點晚涼，明星掛在天上，一眼望去都是高低不齊的市房，在遠近透出微弱的燈光。重慶的人都在夢鄉中。我這初到的柔心人，俯視着整個的重慶，萬千的思慮在心弦上彈動作響。

不待天亮，我獨自走出門，街頭闃無人跡，只有崗警孤寂地守着馬路。

走上南區公園的小丘，在草地中的長凳上兀坐眺望。聽長江的水在暗中流，看星光慢慢的淡，淡到看不見了。

一會兒，晨光透過了薄弱的曉霧，在面紗下再辨重慶的儀容。珊瑚壩上的飛機已軋軋作響，正振翼預備起飛，下面馬路上漸有人影蠕動，我下意識地立了起來，心中像是在說：

「喊，陪都的人在開始工作了。」

在當時來看，已是十分昂貴了。

三十二年重過陪都，雖匆匆數天，但對於陪都交通，却頗有面目全非之感。在我的渝行散記裏，有過下面幾段記載：

「交通在陪都，在我的觀察中，算是最有改進的一件要政，頂足稱道的是公共汽車：繇着米色的外衣，看上去已夠歡喜。車站上一律裝有木柵，要乘車，得依到站先後，順次挨入這寬闊僅容一人的柵內，頂多一刻鐘，便有車到來，一俟乘客下盡，便可魚貫登車，用不着你擠我軋。上得車，如果你不認識你要到達的站頭，可不用慌，在將到時，二位年青的賣票員，會一前一後的接着喊：「×××快到」，「×××快到」，待到車門口，又是二聲「×××下」，「×××下」，便是車停門開的時候；這兩句四川音的「快」「下」，短促而瞭亮，在歸途中和人談起陪都交通，不免學上幾句。公共汽車還分特快車和普通車二種，前者祇停幾個大站，十元錢一票，後者站站都停，八元錢一票。……

「滑竿不再在街頭出現，聽說不久以前，當局為了節省人力，頒佈限制滑竿的命令，同時還為了同樣理由，禁止壯丁坐人力車，警察先生對於這個嶄無其例的法令，曾經熱心地執行過好幾天，但到我去重遊時，却沒有見過年青人被警察從人力車上拖下來。驛運管理處有許多馬車，停在稀落的驛運站上。這玩意兒我沒有享受過，但看它蹄聲得得，在含有幾分洋氣的馬路上奔馳，真有些古色古香。……

× × ×

本年二月，第三次到陪都，一住十月，就沒有離開過。在此期間，人口不絕地在增加，交通工具則愈加破舊而至於減少。市面是繁榮了，走路問題一天天的艱困起來，除非你是有車階級，才不會有此感覺。

公共汽車照舊維持着。漂亮的外衣，早已褪了色，變為風塵滿面，老態龍鍾。初來時，慢車，特別快車，悉循舊規，十五元二十五元的區別，居然使擁擠的程度，稍有高下；幾個月後，物價漲了，人們手裏的鈔票，順着自然趨勢，愈來愈多，多化十元錢，真是滿不在乎；同時湘桂撤退的人也大批湧到，於[illegible]的[illegible]得水洩不[illegible]的到四十元。開始時，[illegible]少，但半個月後，又恢復舊觀，[illegible]車站上，一律一字長蛇陣，過街樓都郵街王滿寺這三個重要據點，在公園機關上班落班的時候，從蛇頭到蛇尾，延綿半里，尤為洋洋大觀。木柵欄早已取消，但是魚貫上車的好習慣，却始終保持着；偶而有一二位投機朋友，想從斜刺裏殺出，後面必會發出『守秩序』『守秩序』的叫聲，使他們儼然不成，反受上一陣羞辱。因為這樣，重慶人的耐心，也訓練了出來，在車站上等上一個半個鐘點，已是習以為常，至於是否影響到戰時的緊張生活，那只有天知道！

一輛公共汽車規定可裝三十五人，現在呢？四五十人不算多，連車門踏步上也塞滿了人，站上執事關掩車門，必須用極大的氣力把站在門邊的人往裏推，被推的人，照例是毫無怨言，好像能夠上車，已算幸運，推上推下，也是份所當得的了。在車中，人變了沙丁魚，無論立着坐着，你休想迴旋，空氣惡濁，是理所當然，行駛途中的搖擺震動，

五三—〇四六

凡莫爾開，下雨天，車子且行且離，你須引爲樂事，必如此如此，才配做戰時的重慶人。

四十元一張的車票，和二九年比，已經漲了四十倍，但據當局表示，還是夠不上本，而需要政府按月貼補。關於這一點，上屆參政會上曾有人提出向當局質問：以爲政府的錢，大部份出之農民，如今用來貼補少數的城市居民，認爲太不合理。但是市上來來往往裝着摩登太太的公家小汽車呢？他們沒有說。

如果你不耐等公共汽車，你只有在步行和黃包車二者之中任擇其一。坐黃包車得多化錢，雖然街頭木牌上標出的官價，至今還是每站四元，但有誰去依照它呢？目前最短的路程，起碼得化三十元，四年前只要一元錢的路程，現在非得出一百數十元莫想問津，而且肯拉的車子還是很少，你從小什字到兩路口，必得先叫到七星崗，換車再去，還是前所稀見的，而今已是司空見慣，是否車夫的體力減退呢？還是因爲錢多而不願勤苦？似乎還沒有人加以研究過。

記得在桂林時，有人曾在報上說過：廣西的車夫有三不拉，是大雨不拉，大熱不拉，不順路不拉。重慶和廣西一樣，最需要坐車的時候，最不容易找到車，那時候，未免埋怨那些車夫，怎不瞭解「人生以服務爲目的」！至於爲甚麼只許你自己怕雨怕熱，而不願車夫們避避熱流暴雨的襲擊？倒決計沒有人想到。

尤其不應該在重慶咀咒那般車夫，他們馳騁在山城不平的道路上，比起別地方的車夫，格外辛苦。你在七星崗或者沙坪壩到磁器口坐過車嗎？那是一幕難以筆墨形容底最緊張的鏡頭。上去時，佝僂着上半身，狠命地一步一步向前撲着，青筋條條突得很高；到了下坡路，驀地轉變姿勢，昂着頭，挺起胸，飛奔一般的下去，腳尖代表整個腳底，迎面望去，祇見它不絕地往地上點，這場面，你說別的地方也有嗎？重慶的車夫，無疑的是全國最有本領的車夫！

這次，我嘗到馬車的滋味了。時在七月間，驛運站還設在兩路口，從那裏上車，第一段到化龍橋，第二段化龍橋到小龍坎，第三段小龍坎到新橋，古色古香的傢伙，畢竟敵不上現代交通工具，我是上午八時上第一段的，中途換一二次車，到新橋已是下午[illegible]時光景。搭乘的手續：先登記，取得號碼，每輛規定乘四人，所以到一輛車，便賣四張票，如果輪到你的號碼，便可購票登車。否則，必須靜心的等着。一般的情形，去登記的不一定個個購票上車，因爲一部份乘客抱「狡兔有三窟」的想法，一方面登記馬車，一方面再想別法，別法想到了，便不願再坐馬車，可知驛運究竟不大受人歡迎。但是，我那次何以竟有連坐三段的雅興呢？其原因：半是好奇，半欲欣賞成渝公路沿嘉陵江一段的風景。

×　×　×

過江呢？對江渡輪七元一票，這在任何運價中要算最便宜的了。渡輪公司似乎也有政府的津貼，不然，如何捱得住？輪上秩序，仍像以前一樣好，上足了人，閘船的門一關，任何人便不得搶上去。船上偶然也有叫賣的小販，手裏拿着書，會用演說的姿勢把書的內容講得有聲有色，有時湊上幾句抗戰的話，也很夠勁而得體，不過渡程太短了，往往還沒有講完，船已靠近囤船，急忙收住話頭，趕緊賣書，卻已來不及，眼望着一大羣心目中的主顧，丟棄了他，頭也不回地魚貫離船。

在貓兒石

秦瘦鷗

去年九月底，流浪到重慶，第一個晚上便感到了住的困難，奔走許久，沒有辦法，終於和朋友合用一個舖蓋，就在海棠溪公路車站上，浴着星月的光輝，睡了半個夜晚，嘗到生平第一次的露宿的滋味。

由於這次的教訓，使我對於不久將追蹤而來的妻兒的宿處感到了有必須未雨綢繆的必要。然而，天哪！在別處說找房子困難，多少還有些誇大性，在重慶，這一點卻是百分之百的正確，非但困難，簡直不可能——至少對於不會帶着幾十萬現鈔或美金金條之類的人是如此。

那末大家宿在街頭吧？這又不成！好歹總得想個辦法。幸而我的表弟黃守邦君知道了我的為難，便自動允許讓我們一家住到他所住的地方去，這樣才使妻和兩個孩子在到了重慶以後，居然立

最好的國船，在望龍門碼頭，它有些像上海外灘的水上飯店，樓上有着餐室，樓下候船處的旁邊，也有糖菓書報陳列出售。可惜岸上面的坡太大，不然，餐室的主顧，一定不會限於過路的乘客。現在纜車已開工了，不久將來，中國第一輛纜車完工以後，這水上飯店的生意，一定會發達的；那時候，從林森路搭纜車下坡，踏上國船，登樓憑窗而坐，眺眺江山美景，點上幾道上等菜餚，塵俗全消，豈不快哉！

對江民渡，十元一客，等滿一定人數就開。至於包船呢？那就沒有一定的價目了，初到重慶的人，難免不被大敲竹槓，某參政員於吃過虧之後，曾在參政會上大大地發揮了一番，後果呢？未見下文。

轎子雖有，但沒有像滑竿的多。於今，馬路上已禁止轎子和滑竿通行了，但碼頭上，山脚邊，却仍一乘乘排列得很整齊。

用兩根竹槓，中部繫上一塊竹籬板，就是一頂滑竿了。看來那末簡單，坐上去卻是一盪一盪像搖籃一般的舒適。這時你不妨把全身的神經鬆弛一下，有意无意地看看碧空，包管你心曠神怡，這短時間的享受，你莫錯過。享受當然要代價的，上下一個碼頭，大約四十元到六七十元，上山看遠近，自百餘元至四五百元，這數目似乎很貴，但是「先生，生活高貴，我們以前揮霍把錢一天，可以用得很舒服，現在真要不得，一天幾百塊錢，夠啥子用？」如果你和他們兜搭，他們準會向你訴苦！

經濟的人，安步當車，運動運動身體，自然有益。但是也有夠你傷腦筋的地方：夏季烈日當空，一百十餘度的熱流中，自然逼得你汗流滿面，叫苦連天；即使春光明媚，氣候宜人，但滿地泥塵，汽車過處，包使你掩鼻不迭。有時陰雨連綿，道路泥濘，有車階級不會體恤行路人的可憐，飛速的車輪，會把一陣泥漿，濺上你的外衣，是你自己倒楣，和誰去打交涉呢？有些聰明人，想出把雨傘作盾牌的辦法，見有汽車駛過，急忙把傘張開往地上一橫，居然敵住了泥漿。三百元一把紙傘，本來覺得貴了一些，有此效用，也就以為相因了，因為沾污一套西裝，送進洗衣作，就得化二百元以上。

至於小汽車，包車一類的高級交通工具，小子沒福，所知甚少，外行人不必班門弄斧，也就住筆了。

負有一處安身的所在。

一到此刻為止，他們已經在那邊住了快兩個月了，並且使我那個已因長途跋涉而顯得很瘦弱的小女兒也重復養得肥頭胖耳起來。

如果說重慶有一處地方，將在我腦海中永遠留着深刻的記憶的話，恐怕決不會是人所豔稱的南北溫泉，也不是立着一根旗桿的所謂精神堡壘，多分將是容留我一家得有喘息餘地的貓兒石吧？

貓兒石就在嘉陵江的北岸，但不屬於江北縣，仍歸重慶市所轄，它的地位是在化龍橋的對江，而在相國寺以西。

要說風景古跡，貓兒石只能繳白卷，它只是築在山坡上的一個臨江的樸陋的小鎮，除掉一道高約三百餘級的上坡路以外，連像樣一些的街道也找不到。可是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工廠獨多，並且都是規模很大的工廠——所謂「大」當然是我此時此地而言——像中央造紙廠，天廚味精廠，順昌鐵工廠等等；因此你在那裏所能攫到的多半是粗野而率直的勞力者，很少可以看到衣服穿得挺講究，一臉瞧不起人的紳士之流。

我表弟就在順昌鐵工廠服務，在廠房的後面，距離約四五百碼路，造着幾幢簡單而整潔的瓦房，聚成一個村落，那便是他們的宿舍。

每星期中間，逢到工作較少的日子，我總要渡過嘉陵江，上貓兒石去走一次或二次，有一半的原因固然為了要看看自己的家人，但另一半的原因則是由於我對於那個小鎮上的人和物都發生了濃烈的好感。

雖然我說貓兒石沒有風景古跡，可是在鎮外的地平線上所散佈着的許多景物，也自有一種野趣，使你感到天機的活潑；尤其是幾枝幹粗葉大，終歲常青的黃桷樹，蹲踞在山道的旁邊，給予人以大氣磅礴的雄壯的觀感。而在山凹的某處，更有一片方約數十丈的池塘，深深地陷在人的腳下，距路面約一二十丈，四周還有一圈怪平整的草地，有些羊在游息，草地外圍，疏疏落落的種着許多大樹小樹，像給草地和池塘做拱衛一樣。假使你有工夫的話，大可穿過這些樹叢，走上草地去，沿着池塘的邊緣散步一會，或者小坐片刻，我可以保證你會領略到不可想像的靜寂的天趣。

我在貓兒石所時常接觸的人當然只限於某一個圈子，而且只是一個很小的圈子，說清楚些，其實就是順昌鐵工廠裏的幾位工程師而已，——我表弟的同事。他們都很年輕，經常的有規律的生活使他們都保持着埋頭工作，不事勞騖的風格，特別是他們的毫無都市氣的真摯的言談，使你在聽夠了空洞的虛偽的敷衍以後，精神為之大快。

當外面下着細雨的晚上，四五個人團坐在一間不太大的屋子裏，用一副已讓闊人們玩夠了的破舊的樸克牌，打上一或兩小時的 Bridge，隨便吃一些「橘柑」或鹽炒小花生之類，確乎可以使你感覺到這世界還是可愛的！

曾經有這麼一個晚上，當別人在玩 Bridge 時，我獨自站在廊下，望漆黑的四周看了一會，所能看到的只是對江的一堆堆燈火，所能聽到的也只是一聲聲不太刺耳的狗吠。這也是重慶的一角嗎？我有些不信，還是單說貓兒石的對吧？

聖城初履篇

尹高

當我在上海淪陷區時，對於聖城重慶，有說不盡的依戀和嚮往之情。每到深夜一時半，（是重慶時間十時半）我從無線電收音機中，聽到中央廣播電台的簡明新聞報告，總是心房跳動着，興奮和悲哀，交織成稀有的情緒，有時終夜不能闔眼。

自由中國報轉寄到上海的當兒，無論日期間隔多久，大家十分珍視，鄭重其事地誦讀着，翻來覆去，先看新聞，後閱廣告，一個字不肯遺漏。如果這個朋友夠得上互訴衷情的話，這些斷簡殘編，會借給他過目，讓他也一嘗甜蜜滋味。重慶的報紙告訴我們，聖城中有大樑子和小樑子，有儲奇門和太平門，無疑地，這幾個地名，在我們心目中，已經滾瓜爛熟了。

我們又憧憬着嘉陵賓館，也是從報紙上相識的。這裏沿着嘉陵江濱，[illegible]綠的江水，掩映着紅樹青山，早上的霧，晚上迷迷茫茫的月光，是四周邊的景色。雖然還不曾跨進嘉陵賓館，但是久已知道大會客廳裏懸有莊嚴肅穆的國父全身遺像。此外，我們又知道在重慶有一座房子，專供給同盟國駐渝記者居住的，是 Press Hostel ——報人的中心，許多有趣味的消息，都從這裏產生。這個報人的旅館，非但時在我們心目之中，就是美國報紙和雜誌，亦曾予以歌頌讚歎。

居住淪陷區的同胞，大家懷想戰時國都，心心相印，在精神上就始終維繫在一起，沒有分開過。無數的人在流亡道上奔馳，向祖國行進，這聖城重慶，在各個人腦筋中，一日間不知道縈繞了幾千萬回！

× × ×

是除了夢境的實現，我們這一羣人果然踏上這聖城的土地了。眞興奮，夠驕傲，數年來寤寐以求的意願，而今已會得實踐。是去年新年的光景，在海棠溪江邊淺灘上，持着火炬，邊走邊笑，望着滾滾江流，大家相約，我們回上海時，沿江東下，用不着登山涉水，再去乘公路汽車了；上了渡輪，只消一分鐘的光景，便到了儲奇門碼頭。不肯坐滑竿，堅持着要向上爬，一步一步地數石級，爲我們充嚮導的一位老友在我們身畔喘氣，我們自然有餘勇可鼓，又一口氣登臨了凱旋門，站立着，眺望着，偉大，壯闊，這纔配得上是我們的戰時首都。

朋友是一位商人，他是搶運物資，並不要發國難財，然而一回兩回往返於聖城和上海之間，樂此不疲，固然幫助建國大業，或者他自己也成就了建家志願了。我們是老友，在談笑中吐露此意，他有點訕訕然。這一晚，商人朋友當然作東，邀我們在一家四川餐館中喫飯，他爲表示老重慶起見，開口就喊：

「哈子魚？」

老實說，我初到此地，不知道「啥子」的意思，就是「什麼」，我還以爲

五三一〇五〇

重慶特產「沙子魚」呢！結果，這一晚根本沒有喫到魚，所喫到的是些普通菜餚，而份量則特別菲薄；我想，這是戰時，我們不需要豐富的美味。不過我們後來纔知道今晚所喫的是幾客客飯，商人朋友會打算盤，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到九點鐘，大家又過了江，回到海棠溪住宿。

第二天，清早起來，渡江到了重慶，領略聖城早晨的氣息。我個人最感覺歡喜的，是公共汽車站的排班，挨着先後次序，魚貫登車，絲毫不亂，既不爭先，也不恐後，更不需要像法國巴黎的習慣，取了號碼等車，這纔是大國國民的風度呢！我們看到候車的幕景，更痛恨上海電車站奮不顧生，擁擠上車的情狀，而北火車站排班到寶山路口的悲慘情景，和敵人肆意搜索的猙惡面目，頓時浮泛在心頭，不禁為淪陷區的同胞暗暗叫苦。我想，將來回到上海時，這種排班嚴守秩序的好風氣，一定要推行下去的。

這天午後，大約是五點鐘，我們走過都郵街精神堡壘廣場附近，忽然看見路上來往的行人和一切車輛都中途停住，我當時不覺愕然，也止住了腳步，以為前面發生什麼事情。就在這個時候，一小隊軍樂隊很肅穆地站在廣場上奏着國樂，一個警士立在旗桿下面，恭恭敬敬地將國旗降下，行動極其鄭重而遲緩，當國樂吹奏完畢，國旗也降到他的手裏，他是如何珍重這國旗呀！像愛護一件貴重的東西一樣，捧在手裏，徐徐而退。我們初從淪陷區來到自由祖國的人，看到這一幕偉大的場面，真是異常感動，眼睛裏有點濕潤。後來，我走過國民政府，也恭逢升旗的禮節，路上行人都停住了腳步，但是，有一個鄉下人仍在前進，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把他拉住，叫他等候國旗升上去再走。

× × ×

但是，重慶有許多令人不能滿意的地方，我居住了幾個月以後便感覺痛苦，這也不必諱言的。即以公共汽車而言，在炎熱的夏天，我站在望龍門車站，站立了二小時或三小時之久，才能擠上車子，我常常想，這三個鐘頭，我不是可以從上海到蘇州嗎？我又不是可以從重慶飛到昆明嗎？然而怨恨，咀咒，總是徒然的，我是被訓練成為一個相當耐性的人了。

「重慶壞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是好的地方也很多。……」一位前輩先生嘗向我有這樣的指示。

我們不要把一切壞的責任都歸咎於政府，至少大家要負起責任。倘大家各守崗位，努力進取，從少數人養成風氣，改革了一大羣，自一大羣感動了整個社會，重慶還是很美好的。

至少，你不要為環境所麻木，環境決無法向你攻襲，大家存了這種心情，一切就有辦法。如果口口聲聲去批評別人，而自己亦於不知不覺間受了同化，那真真要不得。

當你從兩浮支路走過國立圖書館，循着三民主義青年團，跨上石級，邁開大步，在春末夏初，兩旁高大的古樹，枝柯交蔭，把你整個的心靈，都陶醉在濃綠之中。

前進，前進，站在復興關上，朝東望去，萋萋芳草，滾滾江流，多壯闊，多偉大，你的胸襟，你的懷抱，一定也會隨着這種氣氛而壯闊起來；而偉大起來。

你對於聖城，會有更深刻的印象。

重慶的雨

希孟

在重慶能夠住上一年，你就會感覺到重慶的雨多過於霧，也多過於陽光燦爛的晴天。

霧富於哲學的意味，當一個哲人探究人生這永無結論的問題時，不是借着烟斗裏一縷縷青烟，編織着光亮奪目的思想麼？但潔白的霧，並不曾在重慶人的心田裏播下美麗的思想的種子。太陽是宗教的靈輝，當一個教徒祈求人類的幸福與光明時，不是點燃了神壇前一支支燭火，照亮他想望中的世界麼？但火熱的太陽，也並不曾燃亮了重慶那些苦難的眼睛。所以，我們如真要從大自然中挑選一樣東西來象徵重慶，那不是霧，也不是太陽，而是雨。

——因為雨是苦難的標誌。

× × ×

世界上恐怕沒有比在重慶的人最渴望太陽，最懂得太陽的可愛了。在霧的薰陶中的英倫市民，誰也不易覩到金黃色的陽光，但他們的心靈中有着一個更明亮更美麗的太陽照亮了他們活潑潑的生命。而重慶人的生命裏只灑滿了扎掙的血跡，始終得不到陽光的撫愛，自然更渴望着太陽了。

一陣秋風驅走了毒熱的炎夏，重慶就浸溶在灰暗色的薄霧與雨絲中，陽光也成了人們熱望中的奢侈品了。偶爾，低沉的濕雲間裂開了一條細罅隙，落下一片片燦爛的陽光來，便會撥動了整個重慶。那些細軟的沙灘上，那些寂寞的渡頭，那些僻靜的小街小巷，都跳着無數年輕的和年老的生命的足跡；還有那久閉的窗戶也敞開了，彷彿耐不住黑暗的重壓，貪婪地讓美麗的陽光注滿了一屋；還有，沉默的小鳥也歌唱了，憂鬱的花草也微笑了，在這瞬息之間，你可以看到重慶漾溢着一種充沛的活力。

可是等不到半天，或是一夜，陽光重又消失了，霏霏的雨，無聲地落着，一種濃重的灰色，壓抑在每一幢屋宇上，每一個人的心靈上，以及每一枝樹，每一朵花上，在這時候，我們的畫家！你祇要大胆用多量的灰色，就可以勾畫出重慶一幅真實的輪廓。

在重慶，我們要領賞「雨打芭蕉」似的詩的節奏，是很困難的。夏天急驟的暴風雨，似嫌太沉重，而秋冬的雨又變得那麼輕淡無力，往往你在窗下讀書，你會不覺得窗外已在下雨了。秋冬的雨，細得有如粉末，灑落在靜靜的江面上，無法激起一圈水暈；它又輕盈得有如頑皮的女孩子，你雖然打着紙傘，它仍會輕輕地撲上你的臉來，打濕了你的衣裳，使你感到無可奈何的苦惱。

雨天的夜裏，我們走向街頭巷尾，或是給人求取歡樂的熱鬧市區，總可以看見許許多多滿筐滿籃的鮮果，堆陳在街角上；一盞慘白的電石燈，照出了主人愁苦的臉，也照出了那些肥碩的水果的金燁斑爛的色彩。那些小販，戴一頂破氈帽，披一身破衣衫，為了向那些縱樂歸去的人，求取一份菲薄的利潤，就

甘心讓那無聲的雨，增加他們苦難的担負，但那些剝食水果的人，何曾識別出那蜜糖似的果汁裏是融化有賣果者無數辛酸的眼淚呢。

× × ×

在雨裏看重慶，我們可以看到重慶一副眞實的面貌。

那些平坦寬闊的馬路，一到雨天，它便到處潰爛了，泥漿橫流，路濕縱橫，你想在雨天找一個潔淨的立足地，那簡直是一種夢想，因爲我們不能奢望從一灘泥沼裏可以汲起一勺清流來。但，我們並不驚異這城市里有那麼許多泥漿，而我們驚異的是那掃除泥漿的人，躲藏到那里去了。

苦雨連綿的日子，你不妨打着紙傘，在街頭佇立片刻，你就可以看出人與人之間相隔得多麼遙遠啊！顯貴的人，駕着小汽車，如入無人之境，橫衝直撞地，將泥漿濺向兩旁的行人。徒步的人，小心翼翼地踩着地面，生怕泥漿染污了自己的衣衫。只有那些人力車夫，是爲了他人不沾上一點泥漿，自己纔勇敢地在泥濘中奔走着。你想能，一種將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人家的痛苦上的人，一種潔身自好的小我者，一種爲了人家的幸福，犧牲了自己的人，這三者之間，你將用什麼方法，可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呢？

這其間的裂痕，要不是在雨天，我們的感覺一定不會如是銳利深刻，爲的雨反映出了重慶各種不同的人的顏面。

× × ×

雨，下罷，我們期待着一個狂風暴雨的日子，把今日的重慶洗刷成一個新的重慶，而後祝福牠站在永明的陽光裏。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伍百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爲準掛號郵費照算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並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得免費贈閱本雜誌一份半年滿二十份者贈閱本雜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總發行所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重慶中國旅行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從軍旅行到印度

李蔭

從軍與旅行是兩回事：從軍是苦，旅行是樂。苦與樂究竟怎樣分別呢？

假定從軍是苦，到印度從軍也該例外，所以「從軍旅行」名目，並不希奇，並無不妥之處。

再說，從軍總是應該的，不管苦也好，樂也好，不管你當他旅行也好，不管你不當他旅行也好。

當你飛過喜馬拉雅山的時候，你會覺得人生太渺小，那麼又何必太珍惜人生呢？在前線，你看到英國人，美國人，黑人，印度人，卡欽人……他們都來自渺遠的異域，難道他們沒有家嗎？難道他們不珍惜人生嗎？難道他們眞把戰爭當遊戲嗎？

不，只怪時代太偉大！

把渺小的自己獻給偉大的時代，也

中印飛航

——印錫隨軺錄之一——

程志政

建國三十三年初春，予奉派隨我國軍事使節團出使東南亞盟軍總部，留印度凡兩閱月，駐錫蘭凡八閱月，除夕返抵陪都，旅志編者堅囑以此行觀感，公諸旅行雜誌，因思十閱月間，旅途所經風土人物，所見所聞，確有不少之珍貴材料，堪資紀述，因草印錫隨軺錄，以志鴻雪，其有涉軍事機密者，概不列焉。是爲引。

渝昆途中

我們一行七人，終于決定在三月一日乘機離渝。中國航空公司隔夜通知要在上午五時半到達珊瑚壩機場，我宿在重慶公共汽車管理處，一日侵晨五時，老友劉處長慮騏陪我趕到機場，那時天尚未明，下珊瑚壩幾百級石階的時候，全靠着火把來領路，到了機場，乘客寥寥無幾，因思國人守時的習慣，還沒有養成，直到六時半，才慢慢的鬧熱起來，旅客和送行的人們，漸漸多了，經過了過磅和海關檢查的手續以後，我們在七時上了飛機。這次是一架道格拉斯運輸機，共載乘客二十餘人，座位在兩旁，長條櫈式，中間走道，堆滿了貨物，座位是十分堅硬

是偉大的！何況，來印度從軍等於旅行呢！

檢查體格

早上接到辦事處的通知，叫我馬上去檢查體格；隨即和×處長去×××。處長是個久經戰場的半老頭兒，十足充滿了湖南人的幹勁，人瘦瘦的，胸脯却挺挺的，老是把手揹在後面，這就是典型的駐印軍人吧！

辦公室裏緊張極了，出國部隊的作風到底不同。登記之後，先由中國軍醫檢查，並不太嚴格，只看了看眼睛和痔瘡，就在手上印上「PASSED」。我覺得新奇，也覺得有趣：這不像屠宰場的紅印？

下午三時許，美國軍醫才來，那時士兵已脫得精光，只是披了一件棉大衣在身上；坐得整整齊齊的，約莫有五六百人。我們也開始「裸體」，好像有些難爲情，也好像很緊張。排成一行之後，前面有兩個美國人，一個看眼睛，一個看肺，（胸）後面有的看痔瘡，有的看皮膚……像這種檢閱式的檢查，當然，自然說不上舒適。同機的有舉國聞名的湯恩伯總司令，他矮矮身材，和藹可親，誰會想到他便是馳驅南北，使敵人喪胆的國家干城呢？

機上的座位很快的便坐滿了，一位先生臨時遲到，因爲大家手續都已辦好，不便再等，航空公司的負責人不允許他乘坐，爲了這事，當然發生了一番爭辯，四週的空氣，也突然緊張起來，結果這位不守時間的先生，終于不能上機，這到是一件差強人意的快事，沒有「通融」。

七時一刻，飛機馬達發出了吼聲，大家也把機座旁邊的束腰帶縛好，準備升空。說來慚媿，我雖足跡遍歷全球，但空中飛行，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因此好奇心也特別濃厚。飛機徐徐駛到跑道的盡頭，然後開足馬力，向前疾駛，在我還沒有察覺的時候，它已升空了！因爲上升平穩，所以束腰帶，根本沒有發生作用。飛機逐漸的上升，速度慢慢在足底下消逝了！天氣十分晴朗，飛機在空中，比陸地上的汽車還要平穩，機內響聲雖大，但湊耳談話，還是清晰可聞，飛行高度，總在五千呎光景，耳朵裏也用不着塞棉花。

我們的飛機老是在雲層上面行駛，俯瞰下面，除了一片雲海以外，什麼也看不到，記得十年前遊莫干山的時候，曾經有一天清晨坐在山頂看雲海，這次在飛機上看到的情景，正和莫干山的雲海無異。

飛機上有預備人嘔吐的厚紙袋，就我後來坐飛機的經驗來說，大概天氣晴和，高空沒有流動很快或很不規則的雲層時，是不會使乘客頭暈的，如果飛機在雲堆裏鑽進鑽出，或是空氣濃度相差過甚，那麼，一定會發生震盪，這種震盪，會引起一部分不慣航行人們的嘔吐。這次赴昆途中，雖有雲層，可是雲層分佈得極有規則，飛機在雲層上面行駛，絲毫沒有一些顛簸。

古籍上說列子乃御風而行，又說費長房縮地有術，小時讀到這些故事；很覺神奇有趣，現在自己在雲端飛航，不正是御風而行嗎？渝昆一千一百五十公里行程二小時半可到，不是縮地有術嗎？科學進步的結果，使得神奇的傳說，竟會見諸事實，不是一大奇蹟麼？

也不太嚴格，于是，手上又蓋上「QUALIFIED」的紫印。

在我們官長檢閱的棚子里，有下列幾張標語：

「每個出國士兵每天有二兩肉吃，沒有吃到的，去問官長。」

「官長借了你們的錢或欠了你們的錢，現在可以追還。」

「…………」

飛過喜馬拉雅山

十二時床上睡，怎末也睡不着；要是鬧鐘停了怎辦？剛一閉眼，鬧鐘就拚命的叫起來。扭燃電燈一看，剛好三點鐘。

到機場時兵士早到了，聽說昨夜他們就沒睡，怕趕落飛機。聯大的同學也到了，而且換上棉軍服滿像大兵，除開一副眼鏡之外。

美國人極忙，有的打着電筒檢驗手上的紫印，有的開着指揮車與各方接頭；車呵，機呵，人呵，好像誰也不空似的。出發前線已經是一回了不起的事，何況坐飛機出發呢？

乘客在機上多半是小睡着，原因是機內談話既不方便，四週景物又十分單調平凡，而且隔宵整治行裝，家人話舊，詰朝凌晨早起，睡眠自然是感到不足的，這兩小時半未始不是一個小休的機會。我因初次飛航比較興奮些，加之思潮起伏所以沒有入睡。

十時左右，飛機逐漸下降，昆明全城在望了！大家忙着向地下張望，空氣也立時緊張起來，一會兒龐大的昆明飛機場到了！這個飛機場，比珊瑚壩至少要大十倍以上，戰機鱗次，十分壯闊，珊瑚壩的機場，比較起來祇可說是「袖珍機場」罷了！

昆明小駐

下了飛機，又是一番檢查手續，我忙着向外望，希望能夠看到十年不見的老友孫受百兄，但他沒有能來。我們一行人除了三位中航加爾各答外，其餘的都在昆明下機。中航公司的汽車把我們送到城裏，一路古木參天，令人灑然出塵。我們先到商務酒店，這是中國旅行社經營的，在昆明算是首屈一指的賓館，可惜我們到時，已無下榻餘地，在客廳裏閒坐了些時。軍政部昆明辦事處馬主任派人來迓，便到他家午餐。馬主任爲人慷慨好客，看見我們覓不到旅館，特邀我們在辦事處小住；自己親自照料，盛意十分可感。

下午我獨自驅車進城，經過金碧路時，第一次看到「金雞」「碧馬」兩座有名的大牌坊，朱底金字，確是壯觀。由金碧路轉入護國路，便到了老友孫受百兄創辦的光華汽車材料行。受百是我十餘年來的畏友，不但他的思想和毅力，給予我不少的啓迪，而且在我顛沛造次的時候，給予我莫大的幫助，他生性仁俠，輕財仗義，有古人風，絕非時下市儈所可比擬。現在他的事業已創下了一個很堅固的基礎，但他過去奮鬥，也眞歷盡艱辛。我們亂後重逢，握手言歡，大家談談別後情況，恍有隔世之感。

同機的是聯大同學，他們是工學院四年級學生，參加機械化的戰爭，當然合適不過。可是外表上却不像工程師，數日笑嘻嘻的，誰不說他們像去旅行呢？上機之後馬上就別是一番滋味，因爲紅紅綠綠的電燈通過雙料玻璃，恰似無數的萬花筒，閃閃爍爍，奪目不已。大家也就靜下來，各人幹各人愛看的景緻。

飛機上升了，機場只見兩列紅綠電燈，此外就是黑漆一團，連昆明也只見數點星火，並不怎樣偉大了。天呢，黑茫茫的，還不跟地一樣！

頃刻，天邊現出一線光，光也慢慢地亮了。在對面不同的窗子裏看來，有的是深紅，有的是淺紅，有的是淡藍，有的是漆黑……每個窗就像一幅畫，每幅畫又有每分鐘不同的變化，深紅的變白了，淺紅的變深紅了，淡藍的變淺紅了……究竟有多少畫呢？網膜也許知道，此外則祇有天知道了；因爲最好的照像機也沒辦法照出來。

我愛天，我愛他的偉大遼闊，可是飛在天邊的時候，我又嫌天太空虛太渺茫，太無邊際，太多變化。假如我是畫

昆明——這西南第一名城——我是嚮往已久了。這次到了昆明以後，承朋友們的招待，對昆明總算有了一個輪廓的認識。最可愛的，自然是昆明的天氣，二月初在重慶還是春寒料峭的時候，一到昆明，却見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暮春天氣了！據友人徐修綱君告訴我，昆明一年到頭都是這樣，一套夾西裝可以應付四季，因爲天氣和煦，所以植物滋生繁速，樹木蓊翳，花卉尤多，近日樓前有一小小公園，其大小彷彿有些像英國倫敦的 Square，四週盡是些花攤，姹紫嫣紅，繽豔欲流，令人想到法國的鮮花市場，這一幅饒有詩意的景色，在昆明風景裏，也是值得懷戀的了！

大概受了氣候的影響吧，昆明人的生活比較悠閒瀟靜，上午十二時前到街上去買東西，十分之九的店舖還沒有開門，大抵下午開市，晚間九時收市，而最熱鬧的時候，却在下午四時以後，八時以前。最熱鬧的街道是正義路護國路金碧路等，同仁街是外國化妝品的聚集所，五光十色，應有盡有，開步其間，頗有些神祕意味。物價比了重慶自然又要高些，但紙醉金迷的生活，似乎勝過重慶，朋友們請我到同盟聯歡社觀光了一次，裏面[illegible]不淺不遠，樂聲起處，舞侶翩翩，真正盟國軍官參加的很少，多數還是些有閒階級。電影院也比重慶富麗，大光明的設備，和上海第一流電影院並無二致。我在昆明時，該院適映格麗亞嘉遜的「忠勇之家」，描寫一安閒舒適之家庭，受戰爭的影響，而致流離死亡，甚是悲慘，我在看完之後忍不住一掬同情之淚。

可是昆明的另一角落裏，却又充滿到刻苦奮鬥的朝氣，這便是學術之府的西南聯大了！我到西南聯大去看朋友時，進了校門，還不相信這便是聞名已久的最高學府，一批批的盡是些茅房，連傳達室都沒有一個，費了好多週折，總算找到了袁家驊兄徐毓枬兄許寶騄兄，他們都住在一處，後來又遇到鮑覺民兄許烺光兄，他們含辛茹苦，作育人材，絲毫不計較個人的享受，這種艱苦卓絕的精神，着實令人肅然起敬。

三月三日龍主席志航邀我們住在省府招待所愉園，這是龍主席招待外來賓客

家，我想看了這幅天景之後，我一定輟筆不畫了。人總沒有辦法跟天競爭呵！

天亮了，浮雲突然而出，也突然而逝，在地上看來他們太悠忽，在天上看來他們太匆促，浮雲呀，你逆我們而行，是不是要去中國？你能爲我帶封信去嗎？中國才是一塊可愛的土地，夠你在上面欣賞呢！假如你爲我帶封信去，我一定請伊們招呼你。

飛機突然上升，每個人都覺得不舒服，也覺得驚奇。層層疊疊的峯巒想要擋住我們的去路，可是一個失敗，一個又起，一個再起，又是失敗。我們可以在峯巒之間飛，却從沒有向峯巒低過頭——啊，喜馬拉雅山到了，誰不小心翼翼？

最初，耳朵有點難受，耳膜好像要破似的，天也突然冷了，脚尖手尖都要凍結似的。底下，層層白雪覆蓋在山頭，底下的底下則只是峯巒，峯巒的底下也只有峯巒，看不見樹，更看不見人物。僅僅有一個山頭有些特別，好像有幾枝松樹，穿了一件臃腫的棉衣在孤立着。

越過世界第一高峯，飛機也就慢慢

而設的，湯恩伯總司令也在內，裏面曲徑通幽，花木扶疏，陳設得極其富麗，同盟聯歡社便在愉園旁邊。龍主席和雲南有密切悠久的關係，他的治績，留滇人士，都稱道不衰，據說雲南土司的勢力很大，但他們對于龍主席却能翕然聽命，雲南地處邊疆，應付不易，抗戰軍興，龍主席內而綏輯人民，外而應付盟邦，苦心孤詣，有足多者。

昆明的名勝，首推溫泉，地在郊外數十里，這次受富兄本擬邀往一遊，豈知我到昆明的第二天，他便病了！後來我獨自遊了一次翠湖，湖雖不小，可惜沒有加意整理，以致荒蕪不堪。此外金殿，滇池，都是昆明名勝，也因時間倉卒，未能往遊，祇有留待異日了！

雷多展痕

三月五日，我們決定飛汀江。上午九時到了機場，那時大批軍隊站在道旁，而機場候車室裏也冠蓋雲集，龍主席以次各要人都在耐心着靜候，不久美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司令也到了，和龍主席閒談着。我們知道今天重慶一定有要人來，可是究竟是誰，却還是一個啞謎。十一時半飛機到了，大家趕着出去迎接，我也擠在人叢中去就便參加歡迎。一會兒樂聲大作，孔副院長庸之首先下機，和龍主席握手，接着下來的是宋部長子文，其餘隨員還有十多位，他們在待客室略談片刻，就乘車進城，歡迎孔宋的人們也一窩風似的散去，熱鬧的機場頓時靜寂下來，祇賸着我們四位乘客了！

下午二時我們登機，這次因爲孔宋來昆的關係，特派客機相送，我們也頗沾了不少的光。客機裏面完全是上好的沙發椅，三人一排，可坐二十餘人，這次赴印的，僅有我們四人，無異變成我們的專機。一小時後，飛機已到喜馬拉雅山頂，也就是舉世聞名的駝峯（Hump），俯視山巔白雪皚皚，如入銀色世界，是時飛航高度達一萬六千呎，如氣候惡劣，須飛至二萬呎以上，氣候突然轉寒，幸各

五三一〇五八

下降了。

××一宿

下機就是××，滿眼就是印度風味，大樹，熱天，多灰塵，西式的建築：：有個美國人來招呼我們，他忽的叫了一聲「稍」，又舉起三個指頭叫了一聲「三立」，我們以爲是英文，可是又不懂，後來才知道是「立正」「三列」。立正的「立」字已經省去，三列的讀音變成英式，所以好像「三立」。

連連續續飛機降下來，連連續續的又走了，我們則列隊去辦事處，因爲沒車子，只得步行去；假如脫下衣服吧，行李更擠不動，假如不脫吧，天氣又受不了，（越過喜馬拉雅山時，加了不少衣服）這次可夠受了。我們這一批書生軍人，到惹起不少印度人的興趣。

平時是有汽車接送的，今天是惟一的例外。路上美國軍官跟我們說，這是他們平生步行最遠的一次，（實際只有六哩！）他們精神真可佩，把上身脫得精光，（他們對這種氣候自更不能接受）一面走，一面日光浴。對中國士兵也比

機有暖氣設備，未感惡寒，又以高度在二萬呎以下，亦未使用養氣，聞有時乘客過駝峯時，因高空空氣稀薄，機身突然下降三四百呎，因而頭撞機頂，流血不止，又有因呼吸困難，因而致死者，但天氣晴和，却無所苦，這次飛機震盪較烈，大家幾乎全都嘔吐，好容易駝峯飛過，跨入了印度的大平原，眼底望到的是一片平疇綠野，人豆馬寸，河流如帶，一切都是熱帶風光。

到汀江已是五時了！一下機週身被熱浪襲擊着，感到相當的不舒適。汀江的機場很大，但因遭過一次敵機的進襲，把建築物炸去不少。海關便在一個蓬帳裏辦公，一個少校階級的關員，和兩位助手，來和我們見面，祇填了一張報單，行李物件，一概沒有檢查。海關旁邊便是中航公司的辦事處，我們原想當天趕往雷多，因爲沒有交通工具，非到第二天走不了。汀江一片荒涼，人烟稀少，根本就沒有旅館，我們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幸而遇到中航公司的陳恩生和江聖帆兩先生，承他們特別設法，陪往他們的寄宿舍去，暫住一宵，因爲臨時去了四人，毛毯帳子，都成問題，杜鴻修先生東借西湊，總把我們安置妥當。杜先生係名音樂家杜庭修介弟，談吐豪爽，熱忱可念。汀江日間炎熱，入夜較昆明爲涼，我們初次踏入印度，一切似乎感覺得新鮮有趣。

第二天一早，新一軍的汽車依然沒有來，我們改乘軍郵局的便車。從汀江至雷多，共五十七英里，沿途的公路，瑕瑜互見。因爲氣候乾燥，灰沙極重，汽車過處塵飛蔽天，我們所坐的既是郵車，又在後部，自然不久衣冠完全變成黃色，同行海軍參謀穿了一套白嗶嘰的軍服到了丁蘇街已是卡琪色了。十時到丁蘇街，是火車的終點站，還算比較熱鬧些了，有幾十家鋪子，我們在華僑開設的「中國餐室」進餐，價奇昂，但除了這處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家餐室了！餐後繼續我們的行程，一路灰沙更重，下午一時抵軍郵局訪王局長，商借車駛往軍部，承蒙概允，再行了十餘英里，在一處大森林前面停下了，我們的目的地雷多終于抵達了！

雷多（Ledo），這個名詞，現在差不多天天在報上可以見到，自從中印公

較好，一枝一枝香煙的送——可憐，中國兵那里抽過駱駝牌？

路上看見很大的茶園，印度人在裏面工作，懶洋洋的，無精打采的，誰說他們不可憐呢？另一方面，柏油馬路，火車……挺現代的設備，證明這些茶園規模的宏大，也證明收入的豐富！

在辦事處一宿。那兒有的是高大的樹木，樹木的底下佈滿了帳篷；有猴子叫，也有鳥叫，有紅花，也有綠草，像軍營，也像幽境，像春天，也像炎夏……的確，這是另外一個世界。

晚餐，領得校官的給養，二十個人有四大斤牛奶，四大斤火腿，四大斤沙丁魚，還有荳子，牛肉，白糖，咖啡，麵包，牛油……五個人各運四次才運完。在學校里終日苦菜，看見這些西風咖啡室的珍品誰不高興得要死呢？有的說，在昆明值得出千把錢，有的說，一期決吃不完，有的說，明朝可得當心拉肚子。就不吃下去，這開心也就夠了！

吃的時候，更不必說，大家圍坐在帳篷里的竹床，眼睛死死盯住罐頭。開罐與分罐頭的人更不必說，那副緊張的神情直像到了「前方」。削筷子的也有

路打通以後，雷多更是大家所注目的一個重要地點，其實雷多僅是印北的一個小鎮，而環在這鎮四週的，還是原始時代的森林。

我們踏入新一軍軍部，但見古木參天，巨可數抱，間雜在大樹之中的，是許多營帳，也就是軍部的辦公處所。軍長參謀長的住處比較好些，但也祇是木板架成的茅屋罷了！這屋聽說是孫立人將軍設計的，孫將軍原習土木工程，所以設計得十分精巧。屋的後面，臨着清流，清流對面，草木繁茂，籐葛如織，據聞這還是原始時代的森林，始終沒有人進去過，裏面毒蛇猛獸，不可勝計。

其時鄭軍長洞國正在前線，我們承舒參謀長適存殷勤招待，在樓上走廊裏休息了一會兒，漸漸恢復了疲勞。我那時彷彿到了影片「人猿泰山」的外景裏，所看到的是森森的古木，漾漾的清流，所聽到的是猛虎的狂嘯，哀猿的長嘯，一灣河流，裏面似乎藏着無數的鱷魚，無數的毒蟒，我的玄想，把我領到了一個似曾到過的神秘境界。

晚餐時候，舒參謀長告訴我們一個興奮的消息，便是緬北要塞孟關已經被我軍克服了！海外聞捷，更自欣忭。七日上午赴美軍總部拜訪史迪威將軍，史將軍適在前線，未能見到。午間忽傳東南亞盟軍統帥蒙巴頓勛爵，將到雷多，軍部也忙着計劃招待。晚間鷹揚劇團自重慶至雷多慰勞遠征健兒，葛副師長南杉招待我們去看戲，露天戲場上擠滿了看客，舞台上有各官長所贈送的錦旗，所用詞句，例如「大漢天聲」，「歌聲常繞漢家營」之類，很是恰當。戲目是「鍘美案」「虹霓關」等，雖然似唱平平，但是他們不辭萬里奔波，跑到印北來慰勞國軍，其精神實在可佩，而遠征健兒在叢林裏度着枯寂的歲月，精神上也需要些安慰。祇可惜類似的慰勞劇團去得太少了！遠征健兒物質上的享受並不壞，精神上卻和在國內差遠了！雨季一到，原始森林的生活，更是悶人，我想：與其捐款慰勞他們，無寧多送些精神食糧前去。十時演畢，吉普車又把我們送回軍部。

昨天聽說蒙巴頓勛爵要到雷多，軍部已經準備接待了！今天卻又接到消息，蒙巴頓勛爵在飛抵孟關以後，已經逕返德里。在閒着無事的時候，我們沿着河散

五三一〇六〇

，找調羹的也有，在旁邊專門設計，指揮的也有……據說，最前綫的給養比這還好，誰不願意去最前線？——這是最後的結論。

第二天一早，要搭汽車去×部，大家在既熱又臭的帳篷里過了一夜。

抵達×部

由辦事處去×部有五六十哩，連兵士也坐汽車去，而且每車限坐二十八左右，其舒服也就可想而知。路上，一個四川老粗告訴我：「我在軍隊里混了八九年，那個部隊我沒去過？可是從沒有這樣安逸過。吃呀、穿呀不算，出門就是汽車，國內當個團長，恐怕還沒這福份呢？」

我問他昨夜吃甚麼菜，他說是牛背上的肉，所以比腿上的肉來得細，來得嫩，只可惜沒有青菜。我問他吃過這種罐頭沒有？他說在師部當勤務兵吃過一些師長剩下的，此外別說罐頭，連飯菜也吃不飽……

由他的吃牛肉罐頭，我又想到我們的「[illegible]給養」。

路上，看到的全是軍車，一個走路的士兵也看不到。至於公路之多，眞像步，看見大可數抱的樹木，隨處皆是，當新一軍軍部沒有到雷多以前，這裏同樣的是人跡罕至，為毒蛇猛獸的安樂窩，軍部決定現址後，開始砍伐森林，架設營幕，建造房屋，然後，這個地方，才慢慢地生氣蓬勃起來，現在，軍部自己有電機發電，一到夜晚，電炬通明，彷彿像座夜花園。

加城印象

在雷多住了三天，各種公務差不多全都接洽就緒了！我們決定九日續飛加爾各答，完成我們中印飛航的最後一段行程。上午八時離開軍部，舒參謀長趙處長黃編譯官等殷殷送別。這次所坐的是有蓬的客車，所以雖然塵埃蔽天，我們却沒有受到多大影響。司機似乎是生手，到汀江的途徑辨不清楚，一再走錯了路，後來還是逢人便問，纔把方向弄清，到了汀江機場要轉到中航公司寄宿舍時，却又迷了路，那時四顧無人，無從問詢，大家正在焦急的時候，我自告奮勇來領路，因為我在到雷多去的時候，腦海裏似乎留着一些印象，果然依着我的指示，不久便到了寄宿舍，大家心裏這才安定了！

午餐以後，趕到飛機場，二時半第七十一號運輸機降落了，乘客相當的擁擠，大概是因過駝峯吧，大家面部都有倦容。在飛機加足油料之後，繼續航行，一路平穩，下午七時半到達了加爾各答的「達姆達姆」飛機場，中航公司的大卡車，把二十幾名旅客送到滑鐵盧街的印度海關辦事處，現役軍人，可以不必到移民局登記，普通旅客在二十四小時內必定要去辦登記手續，否則便會發生麻煩。海關檢查很是嚴厲，我們是從汀江來的，所以不再檢查，略一詢問，便算通過。

在暮色蒼茫裏，我們正徬徨着何處去找旅館。因為加城旅客擁擠，各大旅館，均有人滿之患，在雷多時，早已聽得朋友說了！加城最大的旅館是 Grand 和 Great Eastern 兩家，現在差不多全被軍隊佔用，其餘的國人開設的，那時就有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不消說也是滿坑滿谷的。正在徬徨無計的當兒，忽然遇到

一個網，四通八達，方便極了。據說半年之前這里還沒有人煙，只有高大的樹木與猴子，虎，豹，蛇，現在美國人造路，平均每人每日可造半哩，一道百米長的鐵橋，七個人造只要三天就可完成一個小型飛機場，一班人只要一個禮拜。呵，科學呵，科學，想到這里又怎能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十一時許到達×部，由×副官帶我們進帳篷休息。這里的自然環境更偉大了，直徑五六尺的大樹，上面纏着半尺直徑的大籐，圍繞着我們帳篷，活像「泰山情侶」裏面的場面；有猿啼，有鳥叫，有偉大的喬木，也有纖細的小花小草。江南的春天固然賦人，要比起這兒的氣象，可就差了。

晚上由×課長請客，我也被邀去洗塵。席間有一位由遠方回來的參謀，湖南人，既豪爽，又挺精明，不愧是一位能幹的人物。他告訴我們新鮮的消息，也給我們不少笑料：

「有一次我抓到一個俘虜，他始終不說話，也不張開眼睛，好像「坐以待斃」似的。我把旁人叫開之後，先用日文跟他談了幾句，最初他仍不回答，終則由驚奇而快樂而感激，開始和我對談。他問我甚麼階級，我說我只是一個[illegible]

京滬滬杭甬鐵路同事老友陳立綱兄，他說找旅館確是一件難事，現在有一家尚未正式開張的都城飯店，是中國國防供應公司辦的，不妨暫時一住，由于他的介紹，我們就把住的問題解決了！都城飯店在滑鐵盧街附近，距海關不足五十米，裏面佈置得富麗堂皇，不亞於印度第一流的旅館。

旅館找定，忙着出去用餐，加城燈火管制，迄未解除，入夜閒出行，十分不便，好容易總走到了中華酒樓，這是加城中國餐館的翹楚，另外有一家叫做「南京樓」也很有名，其餘如國泰中山等等不下數十家，却不是純粹的中國餐了！久居重慶的人們，最想一快朵頤的莫過于蝦蟹魚翅，中華酒樓的蝦蟹魚翅，烹調得可口極了！可說是十足廣東口味。後來我也在南京樓吃過幾次菜也好，地方倒還待也好，可惜環境太差，左右四週，都是污穢不堪的貧民窟，因此使人望望然而去之，不敢問津。加城軍人雲集，餐館最大的主顧，自然是軍人，凡經檢查合格的餐館都掛上（In Bounds）白底黑字牌子，准許軍人入內，如不合格，便掛上（Out Bounds）白底紅字牌子，軍人便不准入內，南京樓不幸掛上了紅牌，軍人是無法問津了。因此營業也是一落千丈！普通一餐，約十餘盧比，筵席約五十六盧比，一個盧比等于十六安納，一個安納等于四派士。

普通一般人的心理，以為到了印度，什麼東西都可買到，其實這個觀念是十分錯誤的，我到了加爾各答以後，要想買一支派克自來墨水筆，走遍了各大商店也買不到，後來還是在一家小舖子裏買到的，而困難，大商店裏好錶幾乎絕跡貨櫃裏空空的十分蕭條，原因是舊存的好錶已經賣完，新貨又沒有進口，形成青黃不接的現象。現在可以買到的地方，祇有黑市，但價格奇昂，非有熟人也找不到門徑。其餘如衣料日用品之類，大體上也是如此！

加城為英帝國第二大都市，除了倫敦，就算它了。城市設計，也有些像倫敦，我看到它那廣大綠壩的街內公園，不禁想到倫敦的海德公園。克來夫街是加城最繁華的地方，很像倫敦的璧克德雷圓場，所不同的，倫敦是整齊清潔，加城是紊亂污穢，加城的環境衛生，實在是談不上。以最漂亮的 Chowringhee 路來說

五三一〇六二

顧俘虜的護士。他[illegible]加[illegible]之趣，就問我「除開我（指俘虜）以外還有俘虜嗎？」我告訴他還有，隨並給了他很多證明，於是他更加安定起來。他叫我不要把他的事給別人知道，我已欣然答應了。最後，我預備由袋子里拿幾塊餅干給他，他忽然舉手合十，雙膝跪下，好像很恐懼似的，原來他以為我拿手槍打他呢！……」

必勝的決心

最後，我要報道幾件小事：第一，這方面的戰事絕對樂觀。不是吹牛，也不是宣傳，而有確切的理由。

我們不能否認，駐印軍的裝備不僅優于國內任何部隊，而且優于日本，每師有炮兵，裝甲兵，輜重，彈藥，配屬都有餘裕，人們說：八一三日本打我們的方法現在由我們打日本了，由這句話就可想像待知。再如×部附近的小飛機場，就是專運傷兵用的，每一小飛機運一傷兵，請問這樣的裝備還有什麼問題？傷兵從無死亡，只要進了醫院等于進了天堂，吃的好，睡的好，醫藥器材都好，戰鬥力又怎麼不強。

吧，路旁堆滿了垃圾，烏鴉成群的飛來覓食，行路的人們僅有掩鼻而過。電車公共汽車的乘客，爭先恐後的爭着上車，絲毫沒有秩序可言。大好公園裏，掘成無數的防空壕，綠草早就絕跡了，防空壕也坍傾得毫無規律。半裸着身子的印度士人，東一群西一堆的在草地上午睡，草地上劃成長短不一的小路，原來是印度人不願繞道而自動開闢的捷徑，把一座公園弄得[illegible]，失去了大自然的和諧。

貧富對立本是資本主義下的必然現象，但在印度，這種對立，更是尖銳深刻。譬如說在英國倫敦，東端住的是貧民，西端住的是富戶，然而貧民也還能維持他們的生計，不過比較之下，相差很遠罷了！但是加爾各答就不然了，富者可埒王侯，貧者則為餓莩，每天報上總有餓死多少人的記載，記者親自考察所得，看見印度貧民的悲慘生活，不禁引起了無限同情。

印度的貧民既多，所以勞工也特別低賤，普通人家，至少要用五六個下人，每一個下人，祇做某一項工作，例如廚子專管燒飯，掃地夫專管掃地，倒便桶的專倒便桶，剪草地的專管剪草，各管各事，例不兼差，這雖符合現代分工的原則，然而這也由于印度工人懶惰成性的緣故，他們如果掙了一個人夠用的錢，再也不想多做工作了，這也是造成貧窮的一大原因。大旅館的餐廳裏，侍者多至百餘人，進去一看，沒有不大吃一驚的，如果在中國，十分之一的侍者便可應付了！

苛索小帳也是印度給旅客們的一個壞印象，每次用餐必須付小費，吃杯檸檬水，也要小帳，打電話也要小帳，如果身邊沒有帶零鈔的話，有時真是受窘。乞丐是特別多，強索的程度，比較上海尤勝一籌，記者曾有一次，在新市場附近被兩女丐抱住大腿，跪着索錢，當時又覺得他們窮苦可憐，又覺得十分可恨，希望印度當局，能夠早些設法來救濟，使窮苦的人們，都能有個歸宿。

記者在加城，曾隨使節團參加彭加省督的一次午餐會。加爾各答是彭加省的省會，省督府就在都城飯店附近，這座督府佔地極廣，四面有大門出入，裏面殿宇巍峨，其氣派不在英國白金漢王宮之下。省督為格賽爵士，年五十餘歲。我們十二時十分抵達督府，即由副官領導先入盥洗室，然後隨着登樓，彎彎曲曲走

隊的士氣旺盛。基本理由是待遇太好，其次理由則是思家念國，都願意早日打回老家去。

第二，看到國內情形與前方美軍情形，令人有莫大感觸。人家是越在前方越爲國家出力越好，而我們是越在後方越做不法的事越好，剛好一個對比，人家兵士吃國內吃不到的東西，拿最好的待遇，（每月二百盧比，等于昆明黑市一萬八千元）抽最好的駱駝牌香烟，出入是汽車，穿的是上等的嗶嘰：：請問怎麼不痛快？怎麼沒有必勝的決心？

他們民主精神也很可佩，官長與兵士的待遇相差不遠，而官長與兵士間的感情也非常之好。給養分成三級，第一線是甲級的最好最好的給養，預備隊是乙級，「後方」是丙級，比較的要差些，這也是民主精神的一種表現。

第三，中國兵對美國人比對英國人印象好。美國人活潑，快樂，誠懇，不擺架子，而英國人沉默，深刻，不大愛跟人接近。美國人不僅對中國人如此，對黑人對印度人也如此。所以在前方只要招招手就可搭上美國人的車子，結果當然給人好印象。（完）

了許久，方纔到了「黃色客廳」，原來督府仿照皇宮，把許多客廳以顏色來分別着，這次我們所到的地方，便是黃色客廳。進了大廳，祇見富麗堂皇的許多陳列，幾乎把眼睛眩耀得發花，第一個看到的，是一個年紀可二三十的美麗少女，穿了一身綉花的特製禮服，似乎我在什麼地方見到過的。由于副官們的介紹，纔知道她便是鼎鼎大名的寶蓮戈黛，她一度是卓別靈的夫人，是好萊塢的紅明星。我遇到這個機會，自然十分高興，我和她閒談起來，她說，她最近爲了慰勞美國軍隊，曾在中國昆明桂林等地短期逗留，她很贊揚中國，下次還想再來，我對于她不辭萬里奔波，慰勞遠征健兒，表示十分欽仰，她也謙遜得很，認爲是應做的事。

其餘的客陸續來了，大都是軍官，一會兒省督格賽爵士夫婦也來了，大家肅然起立，和他們一一握手。省督夫人對寶蓮戈黛特別親熱，不斷的和她談話，省督和其餘的客人個別週旋，態度很是和藹，他過去曾任澳洲政府的財政部長，調此還不到一年，外貌有些像英外相艾登，賓主們飲了一杯鷄尾酒，然後由副官遞給我一張座次單，那單是鉛印的，封面上一個金色的皇冕，十分精美可愛。

原來外國人每逢有正式宴會，總由主人預備一個席次單，在入座以前，交給來賓，另外在各人座位上再放一張名片，來賓知道自己的座次，便不會臨時東張西望，感到困難，更不會互相推讓，虛耗時間。午餐已經準備就緒，省督及夫人首先領我們入座，而坐在我對面的，可巧是寶蓮戈黛。菜肴的豐盛，自然不必說。席間省督談笑風生，使大家感不到絲毫的拘束。餐畢又在客廳裏略坐片刻，然後告辭，省督送客到客廳爲止，由副官送我們登車。

在加爾各答酬酢相當忙碌，除了省督的宴客而外，其餘可紀者，是前總領事現任秘魯大使保君建先生的晚會，保先生是我的同鄉，他爲人氣度雍容，毫無官架，因此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很喜歡他。三月廿二日晚會是在他的公館舉行，是歡迎訪英團王世杰胡霖李惟果三位代表的。保先生的公館在阿立波拉，離城有十餘里之遙，裏面有很大的花園，寬廣的屋宇，保先生喜歡收集金石字畫，所以佈置

得十分幽雅宜人，最可珍貴的是兩張季直的遺墨，上款稱「範星賢弟」，可見保先生是他的及門了。我們在客廳裏遇到訪華團的代表，他們長途飛行，十分勞頓，一會兒保太太也來了！她是美國人，身材高大，儀態溫文，他們結婚二十餘年尚無子女，保先生說：「天下人的子女都是我的子女，何必一定要自己的才算子女呢？」他那種博愛曠達的見解，實在不可多得。

席間暢聆訪英團諸位的報告，很感興趣。這次吃的是西餐，大家都問，保太太何以不以中餐相餉，保太太笑道：「我一向的政策，是請中國人吃西餐，請西洋人吃中餐，因為你們中餐吃得太多了；應該換換口味。」她又表示，中外通婚，祇消雙方有深切的認識，結果定可美滿。我們看到保氏伉儷的美滿，自然證明保太太的話是對的。

加城的氣候除十二月略為涼爽外，其餘終年炎熱，日中尤有揮汗之苦。人力車到處可以雇到，車座特寬，可容二人並坐，普通距離車費約為六安那，事先必須講價，否則必多苛索。出租汽車隨處皆有，按表計值，如人數較多，雇汽車還比人力車合算。大旅館每人每天十八羅比，餐茶在內，現役軍人祇消十三羅比。加城地雖闊廣，但無一可遊的名勝，因此在加城住久了，便會感到厭倦。現時前方軍人休假，都以加城為集中地點，到了晚間，GRAND旅館前面的大道上「大軍雲集」，擠得水洩不通，電影院買票，要排成很長的行列。

加城華僑約有二萬人，經營飯館、理髮店、洗衣作、皮鞋店的比較多些，知識水準和其他地方華僑一樣的低得可憐，近來有了學校，又有顧執中先生主編的印度日報，最近又出版了一個評論週刊，銷路都還不錯，但一看印度日報廣告上所載的文字，便知道華僑知識水準依然很低。華僑散居全城，但也有所謂「唐人街」，是華僑集中居住的地方，那裏街道的湫隘，屋宇的簡陋，和倫敦的唐人街相似。現任總領事陳質平先生對于改進華僑生活，推動不遺餘力，將來也許可以煥然改觀的。

×　×　×

記者於三月一日離開陪都，在昆明勾留四天，五日續飛汀江又在當多小住三天，三月九日到加爾各答，歷來十二小時的航程，九天方才完畢。追述往事，誠有掛一漏萬之感。現時出國的日益眾多，特再將有關事項，臚列如左，以供參攷。

（一）由渝至加，中間計停昆明汀江兩站，每次約停一小時，站裏有簡便餐室，可以就餐。

（二）加城天氣炎熱，厚衣無須攜帶，過駝峯時，機內暖氣開放，亦不如理想的寒冷。

（三）加城物價高昂，前赴美國的，衣物以在美國購辦為宜；動身前不妨路帶春裝及應用物品，到美國以後，棄舊換新，比較在印購買合算多多。

（四）與加城的住處，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地點幽靜，極為相宜。

（五）到加城後勿忘于廿四小時內到移民局報告。

（六）換取美金羅比可在中國銀行辦理，美金一元等于三．二六五羅比。

（七）加城有關機關的地址如左：

（甲）總領事館30 Stephen Court, Park Street. te. 1011

（乙）移民局 Aliens Registration Office; 2/1 Pretoria Street

（丙）加城飯店 4, Dacres Lane

（丁）旅社招待所 2/1 Russell Street

（戊）交通銀行 8, Royal Exchange Place（交通部辦事處同一處）

（己）中國銀行 Old Court Street

（庚）印度日報 75. Metcalfe Street Tel 6013.

（辛）中央社 Tower House 2nd Floor, Chowringhee Saqare

（壬）中航公司 Victoria House

（癸）僑委會辦事處 30, Ballygunge Park.

（子）華僑服務社 40, Mission Row Extenston

（丑）中宣部辦事處（在總領事館對面。）

（完）

黃山訪梅記

袁道冲

黃山者，在重慶之長江南岸，其脈絡形勢，蓋由南川之金佛山。金佛山高海拔千八百公尺，爲黔江西岸羣山之主峯，山脈走向，自南而北，經南川綦江二縣而入於巴縣南境，起聖鐙山，爲巴縣南境之主峯。由此陵阜岐出，衍爲重慶南岸諸山，黃山卽其一也。長江自西徂東，過合江縣境以下，東障於金佛山大斗山脈，折而東北流，曲折入江津巴縣之境，比過重慶，又爲大竹鄰水東山西山之餘勢所阻，於江北巴縣之間，流成數曲。其較大之一曲，正當重慶東方，西起龍門浩東抵大興鄉，北繞盤龍山之外圍，適成正三角形，龍門浩大興鄉之東西一線爲三角形之底邊，而盤龍山則其頂點也。黃山適居此三角形之中心，西有濤水溪，西流經龍門之皓月橋下入江；東有放牛坪，陂陀迤邐，東抵江濱；其南則有塗山，居高臨下，俯瞰渝城，文峯塔老君洞諸勝，爲歷史所著稱。抗戰軍興，陪都人口日增，城郊市廛之固有屋宇，供不應求，所至有人滿之患，於是嘉陵江北岸，長江南岸，先後闢爲住宅區，林園莊舍，建築日增，蒼莽封錮之黃山，乃進化爲游覽休息之勝地。

余以民國三十一年四月，由大理來重慶，夏秋之交，嘗一再訪友黃山，往還怱怱，未及游覽，其時梅訊已過，初亦不知有梅之可訪也。翌春二月，張君勱先生函邀訪梅，甚愜私願，卒以人事拘牽，欲赴約而不果，年餘以來，遂與黃山，久成契闊。今春頻赴南開校園探梅，每徘徊於三友路側（校中廣植松竹梅別闢一徑稱曰三友）輒憶及訪梅黃山之約，且因君勱先生近抱清恙，須往慰問，又以陰雨泥塗，崎嶇可畏，遷至二月十九日，始獲渡江，時値冬令小涸，夜航停班，南岸岩礁，兀立江心，若斷若續，半沒半露，與江岸夾峙，長可里許，江流遂分而爲二，岩礁與江岸之間，隔成斷港，蜀語所謂浩也。龍門浩當卽指此，言其斷岩夾谷，有似黃河之龍門耳。昔人於江濱岩壁上鐫龍門二大字，訪之未得，引爲憾事。既渡，歷崇與經蓮花街，沿濤水溪，循崖東上，二處各有小市廛，形成一字式之單純街道，濤水溪局勢尤隘，層樓櫛比，頂踵銜接，或架竹引水，吸山泉以供飲料，綠岩凌空，長達里許，前此所未見也。更上，越公路，陟張家坡，拾級而登，路狹且陡，約可百級，乃循公路迂曲而東，至丁家坡。公路循山坡而行，左岩而右谷，居民因谷闢田，隨谷之坡度而逐級遞降，中途築堰，蓄水一泓，湛然成淵，廣可四五丈，長則三之，堰上築屋數楹，供游人休止，榜曰憩息亭，夏季游泳，客恆滿座，餘季僅日曜日游人較多，可供茶點代餐，平日則寥寥也。堰北有汪園，踞彼高岡，下臨公路，張君所居，則與汪園隔谷相望，余循公路至此，踐堰越谷，自左而右，循小徑行數十步，遂達張氏廬。是日午前十時自會家岩寓所出發，午後一時半抵丁家坡，計行三小時有餘，所乘交通工具，市內爲公共客車，渡江爲小輪，登山爲肩輿，而又雜以徒步。晤張釋因夫人，乃知君

五三一〇六六

勵先生適於今晨渡江，期以暮歸，屬余下榻留候，并介孫君質毅，導余訪梅。仍循來路，適行半里許，則見高岡之巔，阿閣重樓，金碧耀目，往歲過此，固嘗見之，疑為寺　，今乃知為王方舟將軍所建之藏經樓也。余等越谷，降而復陟，登彼高岡，遂達樓下。樓凡五楹，廣可八九丈，圍以迴廊，於樓之上，更築穹窿小閣，形式雄偉，而色澤華麗，樓前築花壇二，左右分列，各植玉蘭三株，高可二丈，樓之前後左右，植梅可百株，有綠萼者尤爲名貴，時方盛開，秀色可餐，芬芳撲鼻，孫君與余拱立庭除，俯瞰清溪村落，乃至江流，於煙雲縹渺之中，若明若滅，乍隱乍顯，使人流連不忍遽去。樓之前後左右，間爲多數僧舍，備具几榻，似供[illegible]宿，然未建有僧廚之所，意者點綴裝璜未竣，而主人督師出征，無暇及此，因而工輟半途，且留俟異日之完成耳。孫君謂余，他年藏經既富，更得古德名師，來山主講，吾輩亦得隨喜旁聽，重躡遊蹤，寧非快事？

余與孫君別藏經樓而下，折而右，爲赴丁家莊之路，山阿亦有梅林一區，可百餘株，排列成行，似藝梅者所爲，因而憶及桐廬故鄉之梅渚，長洲九里，梅林萬株，眞不愧爲香雪海，梅渚居民固以藝梅爲業也。歸途仍循原路，過汪氏園，循坡闢路，因壑爲池，倚岡跨谷，小有曲折，雜植梅竹，園庭蕭索，惜水源不豐，所鑿二池，一汚一涸，否則植荷養魚，更增濠梁之興矣。聞園主人汪業醫，初以養疴山居，築園遊止，繼而抗戰軍興，來者接踵，園主人占地既廣，輒以分惠其餘，園有汪山之號，昔之茅叢荊榛者，今一變爲金碧耀煌，紅紫紛羅，鄰邱磽确，尺土寸金，此又陵谷滄桑之一變相也。出園返勵氏廬，君勵先生旋亦歸來，握手言歡，班荊敍闊，如入芝蘭之室，而飲醇酒之餘，尤可樂也。

山居清靜，迥非市廛囂塵之比，雖當白晝，亦僅偶聞汽車喇叭音響而已，此外罕聽其他聲浪，夜間尤稱寂靜，頗得酣眠，山居之民多壽，此亦其一因也。翌晨，張君別有他約，仍囑孫君導余散步，去放牛坪，岡陵坡度，愈形平坦而開闊，公路隨之迂迴下降，以達江濱。余等沿公路東行數百步，得范氏園，地屬平岡，面積數十畝，因坡高下，分爲數級，形勢眼界，比王汪二氏園林更爲曠朗，中構西式小築，甚樸素，雜植牡丹薔薇夾竹桃之屬花卉多種，而梅爲最富，緣坡上下數百株，紅綠相間，高下錯落，外則護以短欄，柴門石徑，庭舍蕭然，頗適合於山居之本色，尤可尙也。

原擬次午言旋，君勵先生更留信宿。午飯後，并偕孫君及余，重過范氏莊，作短程之散步，沿途所見莊宅，植梅者亦頗不少，籬外橫斜，一枝疏影，雖傍河濱，而不減其幽靚，格調清高，固非凡卉所可比擬也。連日所見梅林，多屬近年新植，而成長甚速，足徵此間氣候溫和，所選原野，四季常青，固龍門浩黃葛埡一帶，且多梨樹，花時籠山蔽谷，尤稱大觀，滁州花園，當亦不亞於錫城矣。信宿晨興，別君勵先生夫婦及孫君，下山回城，出門見山徑濕潤，始知中宵細雨飄零，黯淡之山容，得此益形清翠，再過王氏藏經樓下，折梅數枝，歸贈友朋，共爲欣賞。

○　○　○

游峨眉山放歌

——峨山八記之一——

黃大受

太史公遍歷名山大川，然後寫千秋盛傳之宏文，走萬里路，讀萬卷書，大丈夫當如是，竊有志焉！故每逢暇日，即遍游城內山水，抗戰後之三年，攻讀山下，曾登山數週，既欲詳記之而未果，聊作此歌以代，鴉塗滿紙，徒爲方家笑耳！

民國三十一年春作著自識

青年豪氣壯雄思，處處名山欲攬奇；無奈阮囊足羞澀，恨當世難不逢時。唯憑叱咤風雲氣，南北遨游任所之；蜀地山水奇騰饒，迢迢西望入峨眉，欲效霞客窮其頂，狂歌山頭意似癡。

絕頂三峯近仙堺，羣山俯伏盡稱卑，登高一嘯聲悠遠，茫茫大地無邊陲；須臾雲彩平地起，僧云佛光將現時，我亦登高凝神視，佛光胡爲現遲遲。

人見佛光皆禮拜，祝度衆生受佛戒，可憐烽火遍歐亞，爲不甘露洒世界？悠悠白雲層層升，茫茫大觀我稱快。

龍池萬頃平如鏡，公路蜿蜒依山隈，煙籠嘉州迷古道，凌雲烏尤發疑猜。崢嶸殿宇傍山險，大雪高登似層台，開道山峯終年白，冰作肌膚玉作胎；捨身岩下峯錐立，一躍血肉濺塵埃；杳杳雲海神何處，徒輕生命後人哀。華藏臥雲連明月，佛地無塵等蓬萊，金殿錫瓦更靜寂，令人流連不忍回。

冷杉短樹何其多，偏佈平地與山坡，萬葉結冰琉璃界，一枝一節皆玉柯；炊煙四起向山阿，長夜漫漫不易過；重裘裹被猶覺冷，觀光台上好朝歌，天色灰黃四方黑，東方微亮起金波，弱弱光芒似金線，狂喜狂歡歌相和。

倏忽燦雲滿東方，天邊滿佈五雲裳，疑是仙家太疏忽，傾翻硃砂藍紫囊，轉瞬紅日自東起，遙遠雲海盡放光，紅光普照遍大地，我欲奮身凌雲翔。

普賢洗象池不存，夜月猿猴越助興，寺僧高呼山居士，樹蔭啾啾羣相應，大小團結仇共禦，游客畏類莫敢乘，晚時天地一片黑，萬盞明燈冉冉升，人云神燈朝普賢，峨山一絕堪相稱。

宋皇坪，九老洞；宋皇今何在？九老無人逢；蓮花石上蓮花香，遇仙寺內仙無蹤；金殿寺前一孤峯，飄然飛起半山中，下行初殿由如鷲，長老坪上漢蒲翁，採藥見鹿觀蓮花，至今翠竹綠蔭濃。放光坡下觀音洞，觀音橋下石玲瓏，仙女坡轉鬼門關，觀心坡平步從容，晉創萬年古寺雄，名景白水話秋風，中藏貝葉舍利子，大象膜拜永無窮；磚殿頤王丈六身，羅漢小佛兩數董；三尺蓮花永無果，萬千信士仍相從；

五三一〇六八

佛牙十三斤，瞻仰萬人同；毘羅[illegible]佛足丈六，殿前銅爐稱精工，尹督欲燬鑄銅元，老僧[illegible]殉使人崇；金龍寺，白龍洞，樹有六萬九千種，誦經一字一禮拜，一樹入土爲泥封，佛樹至今多不存，惟有康熙楠成叢。

山勢漸緩沿[illegible]行，雙飛橋畔好聽音，乍如金鼓初開戰，繼似鐵騎刀鎗鳴，狂嘯直欲撼山岳，疾呼幾聲走雷霆；我今到此萬綠前，渾如太上忘世情。龍門深，景絕勝；龍門幽且深，東坡墨跡存，兩山欲合一水分，雜樹生崖水碧清，蟾崖銀泉數道飛，疋練[illegible]絮[illegible]晶瑩。

山中奇景知多少，聊記數行[illegible]我箋；大坪危徑蛇倒退，[illegible]坪昔有虎豹眠，衆云佛法伏虎蠻，滿山處處有人煙；鑽大坡長五里陡，無人一鼓登其巔；白雲寺字多雲封，懸崖雷洞雲終年；求兒須朝太子坪，接引羅漢[illegible]善緣；天門一石百古分，巍巍峨峨出雲天；普賢肉身留石塔，徹悟大智無[illegible]；大峨神水可通楚，歌鳳台上楚狂顛；黑龍江內流水[illegible]，崖嗣路絕急流湍，百尺夾峪暑覺寒，棧道依壁[illegible]藤延，三月杉羅紅滿山，九老洪桐（峨山奇花）素且妍；華嚴孤峯雲海島，洗皇台下筍峯千；仙姬鼓琴大坪雪，洪椿曉雨霧如煙；聖積銅塔瑞珍寶，萬斤鐘聲百里傳，靈岩疊翠[illegible]分，高橋水清多石泉；二峨山中仙何去，空留豬肝與丹鉛；我游峨眉旣周全，樂極效顰歌此篇，但願盟國凱歌奏，遍游天下我鞋穿。

0 0 0 0

玉蜀黍之來源

貴棠

玉蜀黍爲川中第三位之重要作物，種植面積僅次於米及小麥。歐洲之玉蜀黍係於哥倫布發現美洲後輸入，我國之玉蜀黍究係自歐洲輾轉輸入，抑或另有品種，爲在華盟友極感興趣之問題。李時珍本草綱目分列蜀黍及玉蜀黍二條，皆以類似「黍」而得名，黍亦作秫，齊民要術謂「其粒黑如漆，其子作米可食，餘及牛馬，又可救荒，其莖可作洗帚，稭桿可織箔[illegible]蓆，夾籬供爨」是爲原有之黍，其後別有一種稱爲蜀黍；更後又有一種稱爲玉蜀黍。徐光啓農政全書樹藝篇謂「蜀黍古無有也，後世或從他方得之，其黏者近黍……別有一種玉米，或稱玉麥，或稱玉蜀黍，蓋亦從他方得種。」本艸綱目及農政全書爲明代權威著作，所稱他方輸入，當屬可信。西文中玉蜀黍一語，英[illegible]法語皆相類似，其語源來自西班牙，實係古巴土語；（美國人稱爲Indian Corn語，意[illegible]玉蜀黍相彷）遠東方面之玉蜀黍，大致係西班牙人移殖菲律賓時輸入，日本稱謂爲「南蠻黍」，任何[illegible]物之來自南洋者皆稱「南蠻」，可爲旁證。英人威爾遜氏[illegible]於光緒末年旅居華西 著有「自然研究家華西旅行記」（一九一〇年倫敦出版）所稱川中之玉蜀黍來自美洲，係[illegible]據實地調查，亦可依據也。

中印公路全程行

王建時

中印公路的全程，是由印度加爾各答之阿薩密省的鐵路終點的雷多站開始，經過中緬未定界的野人山，緬甸的密支那（有通仰光的鐵路），直走我國雲南騰衝，至保山接滇緬舊路。國軍攻克密支那後，對於中印路的路線問題，專家們曾有一度熱烈討論過，雷多至密支那的公路的全長，為二百八十公里，是中美軍隊的工兵緊跟着戰鬥前進趕修的。本月十五，雷多至密支那正式通車。密支那至保山公路全長為三百五十公里，因我國交通部保密公路局與美國的 Burma Road Engineers office 在合作修築，預定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間完成全部的工程，汽車可由印度直通祖國，成為人類之一種奇蹟。敵人廣播說：「築中印公路簡直在『做夢』」，「而當一次爬野人山的遊戲」。指揮築路的美國的路易士A皮克准將也說過：這條中印公路並不算長，但却是美陸軍工程隊從來沒有從事過的艱難工作啊！

中印公路是中美弟兄合作建築的，英國給予一些便利，與給養等接濟。近來印度的弟兄們也幫助於養路工作，中印公路貫通了印緬大陸，打開了中間的阻隔，中美間，中、英、印、緬、間情感在交流擴張，寫下了一頁鮮豔的長詩！

從雷多到密支那

雷多已吹過瀟颯的秋風，野人山的林隙中的田野，壓着一片片黃金色的穗稻，播散出成熟的香味。

正是國父誕辰紀念日，我們的車隊——五十部大卡車，辭別了印度，辭別了野人山的黎明，天色陰沉地似乎十分抑鬱，偶爾還飄下幾點毛毛雨，該是惜別關懷這批青年的處女的汽車行駛密支那吧！送行的朋友們都與緒與獻欣蓋過了離別的傷感，我們也沒有惜別與離愁，却以勇敢的步伐踏上征途，更向為築路流血流汗的將士們衷心致敬禮！

汽車行速規定每小時為三十英里，離開了雷多二十三分鐘後，我們的汽車隊便在野人山蛇形的行進，陰沉的參天古木，很少機會能看見太陽，更少看見居民，山林的前面是山林，山林的左右是山林，山林上面下面又是山林，茫茫的山林，包圍着車隊，茫茫的雲霧，包圍着山林，山林看不盡頭，山路亦走不盡似的。

這樣的前進，到了唐里沙坎，傍晚，車隊便在那里集結停了下來，軍帳搭在山頂上，黃色的幕篷圍繞着，大有古時的戎邊的風味，汽車排起來，比原來的野人的房屋有氣勢莊嚴得多，簡直是一座「車城」，媲美古代的「城圍」。

翌晨，車隊對着太陽下山奔馳，狂風呼喊，陽光在露珠上閃爍，白雲繚繞着汽車，有誰不想到「手執着鋼圈，腳踏

風火輪」的神化英雄故事呢？

汽車橫過了上游蜿蜒多姿的宛江，到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廣大的盆地原野，大都為水草叢盛的牧地，草原地勢，在曠野間，風景悅目，汽車行駛可以開足六十英里一小時的速度，寬闊的土路，正如一隊戰艦在大海上行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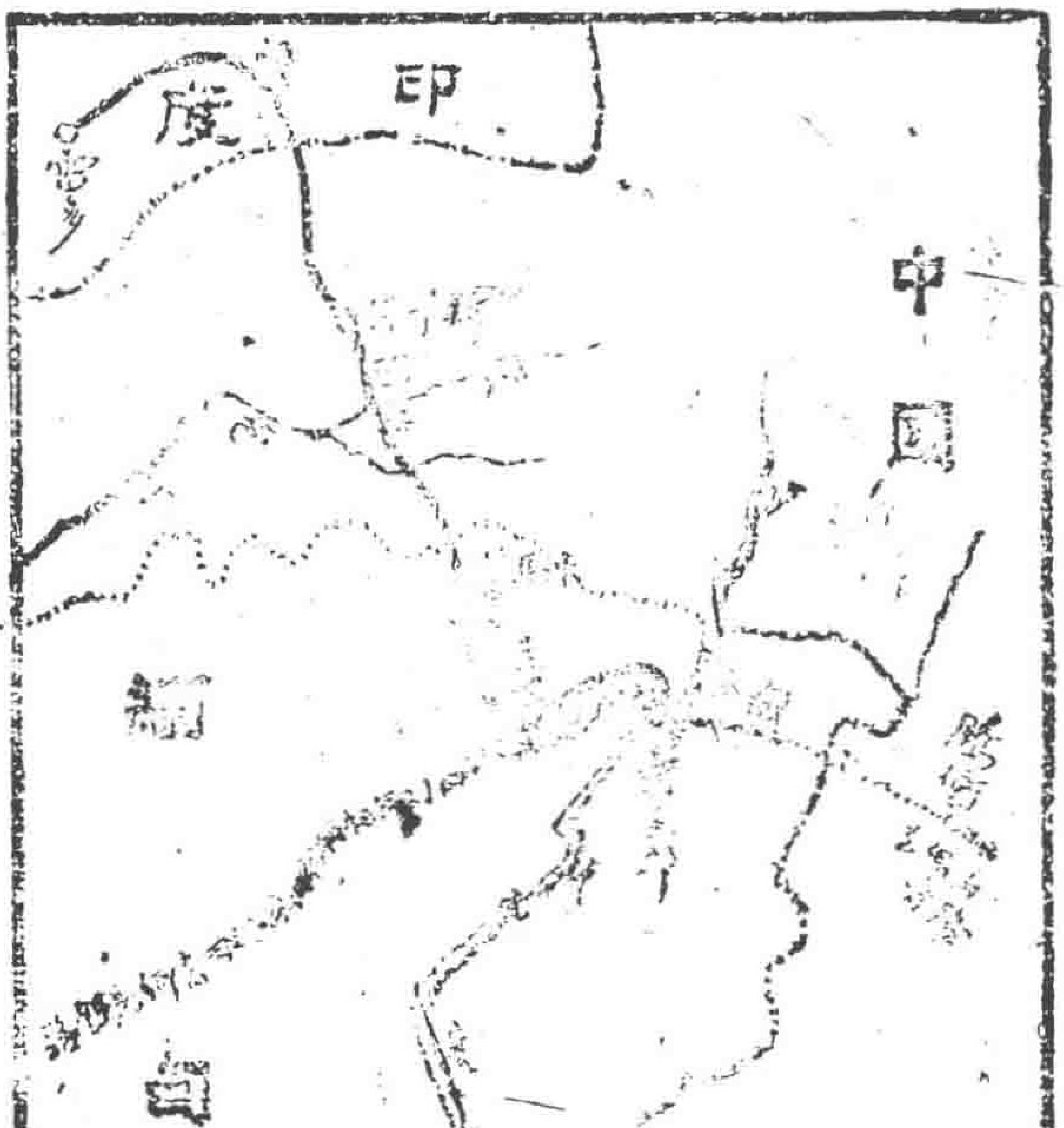
車隊又在若芒山脈上走成S形，山腳都迎頭飛馳過來，告又向車後倒逝而去，突然路標近面飛來，上面畫着「骷髏」與！號，紅旗馬上由領隊車第二三號車上伸出來，向下揮打着，車慢慢下來爬上高處，過急灣，緩緩的下陡坡，慢得像牛車一樣，令人懷念起一望無邊任人馳騁的中原大平原，青年的戰士們，是需要馳騁的。夕陽西下，曉霞映紅了半個天邊，車隊進入一馬營車房，三五排軍帳儼然是形成一個大鎮市，所謂汽車房是軍營，所謂合作社也是軍帳。

十五日天氣晴朗，汽車飛行駛的隊形很整齊，經過了好些剛鋪過的新公路，碎石子被車輪帶起，冰雹般擊打在車皮上、電線桿、樹林、竹林、村莊。午刻到了孟拱，愈接近目的地，太興反而失了常態，這該是興奮的心緒所使吧！下午一時到了密支那，大家好像新嫁娘到婆家去時的那樣一種的茫然不安的心情，望着兩旁飛過的林木房舍，四週都是新奇的。三天辛苦的行程（路面將近……理好像需一日可達——筆者註）完成了雷密間汽車的處女運輸任務。

密支那有滿仰光的鐵路與水路，它近來成為最忙的空運與汽車運輸的基地，將來它還要佔着中緬交通樞紐的重要地位，密支那是中美軍救出來的，是個時代的寵兒。

騰衝道中

晚飯後，跳越着黑影，奔向伊洛瓦底江邊，大江中的月亮是畏怯的，星星是顫抖的，撲通！撲通！……有江的流水聲，敲碎了畏怯的月亮，敲碎了顫抖的星星，聲 江 水



營所驚醒，我醒了，就在第二天天空星斗閃灼，號聲就醒了早夢。安排好工作程序，美國空軍李連中尉，馬路上向我們招手停車，要求我們送他到××空軍基地，因為他要急趕回去查飛機引擎，準備飛騰衝公幹，並且還向我們徵求有沒有願意同去的，我慨然答應他所有的要求，約定好了，

等待他的通知。

十七日，在我還未進完早餐，李遜中尉就來電話催我前往登機，我卽坐席離去，李遜中尉同另外三個美國弟兄已坐上一架雙發動機的轟炸機，在發動引擎，我上了飛機，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大家來個會心的微笑。

從密支那飛機場起飛，整個的機身浴在朝陽裏，大地都像蒙上了一層玻璃紙，朝陽照耀着，光明瑩徹，伊洛瓦底江像一甌牛奶，凝重而光潔，帶着的密支那去騰衝的公路上，開路的開山機，像個不健康的灰鼠在爬進，一羣一羣的築路工人，更像些螞蟻在蠕動，在曉烟之下，過不多時，下面只見一片浮雲，白茫茫的隱過了可愛的密支那平原，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雲像削果皮似的，被我們的勇氣退在遼遠，起初下面什麼都看不到，後來窮盡我的目力，才看見如帶的河流，乳形的山峯，一小簇一小簇的菌形的築路工人們住的帳篷。

機身不住的下沉，李遜中尉遞給我一張紙條「Teng-Chung」，倚窗下望，我們祖國的山河，和平的村舍，善良的同胞，金黃的田疇……我興奮得臉發燒！跳躍不已的心情，感覺得像躺在慈母懷抱裏，數年來在外國，在戰鬥，更感覺到祖國之可愛偉大！

飛機向左傾斜，順着目標盤旋，我權作了投擲手，投下些路局方面需用的公文、工具……降落傘在空中展開，像蝴蝶飛翔，像雪花飄蕩，飄蕩在到祖母的懷抱裏。

在淡霧裏，我看見「曰」字形的騰衝市區，林立的頹垣破壁，與馬路兩傍新建的房舍，這是敵人的殘暴與國人的英勇的最好紀錄。

騰衝是祖國邊境上一個重鎮，城四方形，像個「曰」字，大盈江的支流饒水河，流經城內，城北的鳳凰山，標高七千英尺，遜清光緒二十三年，與英國訂滇緬約，騰衝闢爲商埠。騰衝距保山一百二十公里，中緬交界處的古求一百二十公里，古求距密支那爲一百十公里，騰衝爲敵人蹂躪了二十三個月零八天。

飛機在騰衝盤旋廿七分鐘，完成了任務，折轉飛回來。

承平時代的西南邊省的同胞們的生活是舒緩而甯靜的。傍晚時分，赤足兒童，趕着鵝羣鴨羣，在回家的路上叫着笑着，青年的男女穿着顏色鮮明的時裝，在馬上迂徐的踱着，老年人盡情的談論着，消磨他們工作後的快樂的黃昏。

十八日下午二時，在伊洛瓦底江畔，會見了交通部保密公路第二工程處沈副處長錫琳，鬆泛作了「沙發」，我們相對座談：

中印公路的保密公路，現在分三段，三個工程處在趕修。第一段第一工程處，由保山修至騰衝，長約一百二十公里，第二段第三分工程處，由騰衝修至古求（中緬交界處），長一二〇公里，第三段第二工程處由密支那修至古求，長爲一一〇公里，現在已修過 Seelow 十餘公里，自密支那去騰衝有六十五公里可以通汽車。

保密公路的工程也很艱難，單就第二工程處所負責修的路徑，就有半數以上，在八千餘尺的高高黎貢山山脈上蜿蜒，並且有二十餘座橋樑，有七個大橋長度均爲一百碼至二百碼，所經的沿途山沒有什麼很大的石方，土質尙好，河堊

五三一〇七二

的卵石夠用，林木有些可以伐下造橋，他們對修路的工程在盡速的提高，在平地的路面寬約十二公尺，在山上的路面寬為六公尺，橋樑的載重都在×十噸以上，保山到騰衝原有的舊路以修工程的標準提得也很高。

第二工程處現在有五百名員工，大部份的是分別的降落在路線上的其他的地方，在測量、伐樹、造橋、開路、整理路面，總共平均每天可進展一公里半。

美國的 Burma Road Engineers office 與保密公路局方面很能夠密切的合作，相互間的友誼也極好，美國供給些測量儀器，電訊器材，開山機，平路機等等，美國負責修路的 Col.Sedlock 席勞蓄上校在阿拉斯加公路當過工程師，他現在帶來了築阿拉斯加公路，築雷多公路的有經驗的工程師和工人。

築路的英雄們都很努力的，都很辛苦的在工作着、生活着，我親眼看見他們半赤體的伐樹、平路，每個工作的人員身都塗上很厚的灰層，與所謂「鍍金」「鍍銀」的人比美。

保密公路第三工程處，設在伊洛瓦底江岸宛貌村一所無門無窗而且屋頂有洞的破樓，他們的處長副處長等一些高級職員與電台，統統擠在那裏，我替他們担心過着雨天怎樣辦？他們吃的、穿的、用的，都是靠着飛機投擲，修路是向前推進，遇着大霧天氣，飛機實在不容易找到那些盤古般開天闢地的英雄，沈副處長說他們有一次餓着肚皮，在趕修路線，他說所苦的還是算在這裏不容易找到更多的工作人員，所以我們談到印度緬甸的華僑。

最後沈副處長將他的李處長昨天自雲南保山來，今天一早飛向印度加爾各答時候告訴他的「保密公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間可以完成了全部的工程，在密支那與雷多公路啣接，在保山與舊滇緬路啣接」轉告給我，現出很有把握的樣子。

飛機將我送到雷多的西面，我轉回走過雷多，順着中印公路前進，我看見英印的弟兄在路上舖着柏油，美國弟兄用開山機再加開路面十餘尺，並在路的兩旁舖設輸油管，大家朝着一個方向前進！進！

一九四四，十一，二十，於中印路上

登廣告

大中

西施有登廣告的資格而不必登廣告；東施算有登廣告而偏好登廣告。西施顰而撫胸，愈顯其美；東施效顰，愈形其醜。所以西施有登廣告之資格而東施無之。西施之美，有目共賞，縱然不事宣傳亦自具有吸引力；東施之醜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雖欲藉脂粉為掩飾，借黑暗宣傳，亦只可在黑暗之中，欺騙以耳代目之人，而難逃有目共賞者之鑒別。但是在那長夜漫漫的黑暗時代之間，魚目可以混珠，鄭聲可以亂雅，於是東施的廣告大得其法，而西施卻不必比東施吃香。

五三一〇七三

西南行（一）

孤芳

我本是一個報人，抗戰以前，曾經在上海的報館和通訊社，充過多年的跑龍套。「八一三」大上海的爭奪戰發生，繼續宣傳的工作。國軍西撤後，報館受着敵人的威脅，停版了；通訊社也停止發稿了，我的飯碗，深深被敵人敲破。百端祇有改行，另謀生活。不料閒居不到兩月，有一班熱心愛國的朋友，掛着洋行的招牌，在上海重振旗鼓，和敵人作起宣傳戰來，並且拉我充了一位主角。這一張報紙，因爲得到孤島的人們的熱烈擁護，非常發達，銷數竟首屈一指。民國二十七年的冬天，我忽起了遠遊的志願，間關六千餘里，遠赴陪都觀光，不料到達重慶，依然做了一個報人。一直做到民國二十九年的秋天，中宣部借着洋商的牌子，在孤島辦了一張籌報，我又被調回上海去工作。改變姓名，天天在鐵絲網沙袋堆包圍着的編輯室裏，周旋飛絮，和敵人作殊死戰。迨太平洋戰事爆發，碩果僅存的孤島——上海租界，也被敵人奪去了。我們失去了陣地，奉命內移，許多同志，撤退後方，繼續宣傳抗戰的工作。我卻攜着全家，回到久別的故鄉，做了一個退伍的老兵。自分從此以後，和老妻偕隱田園，以樂餘年，不料天不能如我之願，本年六月，老妻偶攖小疾，遽爾亡故，悲傷之餘，復思遨遊，適友人從昆明來電相招，遂摒擋行李，重作大西南的旅行。當我從上海赴陪都的時候，沿途所經，做了「西南行」詩二十多首，曾在旅行社「旅行雜誌」上發表；這次旅行所經，擬將所見所聞的雜拉寫點文字發表，自知不足當識者的一噱，不過聊以孤芳自賞而已！

又將離別故鄉

我的故鄉，我的十九年久別的故鄉，多謝敵人的賜予（？）挑起太平洋大戰，使我失去孤島文化戰鬪的陣地，回來追尋兒時遊釣的舊蹟，和老妻閒居鄉村，照料田園，得着精神上的安慰。不料「偕隱成讖語，傷心賦悼亡！」——我悼亡妻的詩句，將我隱居故鄉的計劃推翻了。昆明有個朋友，得到我悼亡的消息，來電邀我遠作滇中之遊，藉以抑減「鼓盆」之戚。好友多情，實深感泣！因此也不顧得自己星星白髮的年齡，也忍不得可愛的幼兒和長孫，更恝然捨棄這個可依戀的故鄉，慷慨檢點行裝，準備重踏上西南六七千里長征的路途。

「柴米孰關問？田園忍廢荒！含淚語兒媳：節哀爲主張。」——也是我悼亡妻的詩句。自從老妻亡故後，家裏的瑣事，都交給兒子和媳婦管理了，這次重賦長征，隨行卻少了不少麻煩。不過閒居一年多，人事方面，終免不掉有些往來

五三一〇七四

，一樁樁要去結束清楚；尤其是兒時同騎竹馬的幾個朋友，少不得要去辭別，倒也費了好幾天工夫。

先母於「八一三」之後，病歿於上海，至今靈櫬尚暫厝於徽寧會館；先父於民國十七年棄養於故鄉，已附葬於祖塋；先室新喪，櫬棺尚浮厝於土面，這一長別，不知何年何月始能回來，何況兒子們得着機會，還要出來奮鬥，庶使一旦勝利來臨，我的家庭，可以恢復戰前的情況，又或許沒有回到故鄉的機會。因此先父的墓前，和先妻的墳前，在這離開故鄉的前夕，紙錢麥飯，自然也要去行一個悽惻的告別式。

可嬌愛的幼女，幼兒，長孫，知道我將作遠遊，癡不知愁的牽着衣，叨叨地問：幾時動身？幾時回來？坐不坐飛機？昆明有沒有好吃的東西買？長媳，次女，鎮日價忙着爲我補綴衣裳，收拾應帶的東西；次兒則計劃到後方去讀書或工作；長兒和我所商量的：我去昆明之後，家事的處理，家庭經濟的應付，全家大小將來是否家居抑或出外的計劃。在離別故鄉的前幾天，每夜總是圍在一盞黯淡的青油燈之下，絮絮叨叨的大家講個不歇，有時講到行將別離，不禁黯然悵惘！有時談到將來家庭各個勵進，怎樣去奮鬥，有怎樣的成就，又不禁眉飛色舞！驀然地抬起頭來，看見亡妻一幀遺像，心中又暗暗地自忖：假使老妻不死，這大西南的長征，是否有實現的可能？這一幅家庭話別圖，倘若能找着一位名畫家，爲我繪畫起來，倒是我家庭的一件珍貴的紀念品呢。

故鄉不可戀，別矣，我的故鄉！

重踏上長征之途

是一個深秋的時候——十月二十八日，我重踏上長征的路途，開始作二次大西南的旅行。清晨起來，濃霧遮沒了山谷，半枯的黃葉，在老樹枝上，瑟瑟地和料峭的西風作戰，一種陰霾的天氣，愈增加行者和送行者的離情別緒。新沒了母親的幼兒，幼女，牽着我的衣裳，嚶嚶啜泣；長兒，長媳，次兒，次女，也慘淡地對着我默默無言！同行的慎兒，他的老母，也叮嚀切囑他：客中自已要知道保重。這一種黯然消魂的離別，我是曾經過好多次。不過從前離別故鄉的時候，囑咐我客中保重的，是老父，老母；就是第一次由上海作大西南之行：老妻還健在。現在呢，送我行的，僅僅是兒子、女兒、媳婦、孫兒，使我於生別之外，另多一番感喟！然而不久，霧消天晴，一輪紅日，從東方漸漸地昇了上來，照着我們開始長征的路途，象徵我們前途有無限的光明。我與慎兒，捐却離緒，一路談談笑笑，邁開大步，向着光明的前途猛進。

在故鄉，親戚友好，是很多的，一路的行去，遇見了，都含笑祝我們前途珍重，挽留我們到他們家裏坐歇，一種親熱的感情，自然流露於外，令人可感！因此沿途消耗了很多時刻的周旋。行行重行行，僅二十餘里，就別了我的故鄉，轉入旌德縣境。又數里，在一個小鎮「三溪」午餐後，走入「十里南灣」之幽谷。這個幽谷是「兩山合抱，一溪中流，山既幽邃，水復清碧。」名叫十里，足有二十多里長，本日沿途所經過的風景，當以這處爲頂好。皖南也有很多的佳山水，但是除了黃山之外，多沒有被世人所注意，這是很可感喟的！

走完了「十里南灣」，復向前奔進，凡三四十里，經過好幾個小鄉鎮，天氣已暮色蒼黃了，急足到達旌德縣城，覓了一個旅館住宿。

旌屯道中

在旌德住了一晚，第二天起來，到旌德縣中訪了朋友，回來吃過早飯之後，繼續行程，向屯溪前去。由旌德至屯溪，有兩種走法：一種是繞道到績溪，搭公路汽車到屯溪；另一種是由旌德僱人力車直趨屯溪。我們因爲一來怕繞道績溪的麻煩；二來恐怕汽車乘客擁擠，和愼兄決定在旌德各僱人力車一輛赴屯溪。在山鄉之間，乘着人力車旅行，在我生平，尙屬第一次。坐在車上，左顧右盼，賞玩山水，覺得另有一種趣味。

旌德至屯溪，約一百八十華里，僅三四日行程，人力車言明每輛九百三十元。在理論上講一個車夫的收入確實大有可觀。但事實上並不如此：一，一輛車子的租金，每月需要四百五十元；一，並不是天天有生意，而且是走一趟旌屯，需要休息好幾天，否則精神上決來不及，——這些話，都是和車夫談天得來的。尤其是可憐又復可惡的，他們多數酷好賭博，每到晚上，投宿旅館，吃過夜飯之後，不管白晝的辛苦，八圈麻雀就又起來了。因此，每一個車夫，都不勝經濟的壓迫，不禁代爲浩歎！

旌屯道中，鄉村的風俗，和我的故鄉差不多；山水的幽秀，也不相上下。尤其是旌德的民風，和我故鄉相近，這當然因爲鄰縣的緣故。績溪縣境內的民風，似乎比較淳樸，並未看見截髮和着旗袍的女子，——這或者是我們所經過的是些最閉塞的農村吧？不過農家的婦女，佐助男子在田裏工作，是常見不鮮的，這一點在我的故鄉和旌德，是見不到的。

物價，越近屯溪越高，這是當然的趨勢。米，我的故鄉每石售洋三百六十元，臨溪售到七百多元了。不過鹽比較便宜些，臨溪每斤售價四十多元，我的故鄉售到六十多元了。

臨溪是績溪一個市鎮，在旌屯道中，是一個最鬧熱的地方。它的商業的繁盛，歙縣——舊徽州府治，尙不及它。由三溪到屯溪，沿途之中，有一種新出的物品，就是土製的香烟，每一市鎮小販攤上，出售的很多，價錢也不貴。

旌屯道中，在旌德縣境內，尙有一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宣傳工作做得很努力，車行所經，每一個鄉村的角落裏，牆壁上的抗建文字都很多；鄉公所和保公所的舖面，也張貼得非常堂皇。不過有一點，頗便利旅行不少；何處到何處，有幾何里，都有路程牌標出，這是我們行路的人們所應當感謝的。這些標語和路程牌，到了績溪和歙縣境內頗少見了。

在這萬里長征的一段短短途程——旌屯道中，乘着牛步化的人力車，慢慢的旅行，第一天，走了四十里，宿鎮頭——績溪的市鎮；第二天，先走四十里到雄渡，折入蕪屯公路，又十里，宿臨溪；第三天，上午走了四十里，到歙縣，下午復走了三十里，在傍晚的時候，始到達屯溪。

東南重鎭——屯溪

屯溪，在抗戰前，不過是皖南的一個市鎮，爲徽州門茶葉銷售國內外的一個總出口場所。現在呢，就政治上講，變成皖南行政的總樞紐；在形勢上說，它東連浙西，北接蘇南，

五三—〇七六

是東南戰區一個重鎮，爲大後方的咽喉。因此，在這幾年來，頓時重要起來了。

市面的商業，比較抗戰前繁榮得多，銀行，郵局，電報局，電燈廠，汽車行，拍賣行，樣樣都有；商店的裝修，也漸漸的趨於現代都市化。市面上的貿易，一部份是土產，是皖南和隣省附近各縣的產品，視隣省各地的需要，由屯溪轉運前往銷售；一部份是紗布和機製日用品，由「翻公路」的商人，經由某某幾條路線，由淪陷區偷運來屯溪，轉運大後方，高價銷售。

交通也非常發達，水路有新安江，可通到浙省錢塘江；旱路有蕪屯公路，有長途汽車，每日按班開到績溪的叢山關，且接通京贛鐵道，可通到江西的上饒，轉入廣東的曲江；而到湖南的衡陽，和湘桂鐵路接通。這一條路線，爲屯溪至大後方最迅速的路徑，到大後方去的人們，現在大都取道這一條路線。不過憑藉爲交通工具的汽車，非常缺乏，旅客們，往往等候了一兩個星期，倘沒有汽車可搭乘；即使找到了，車價又故意抬高，當局似應加以取締，規定一標準價格。

文化事業，也頗發達。報紙有安徽中央日報，皖報，徽州日報。書局有六七家。中等學校，在附近各地的：有安徽省立安徽中學——在休寧萬安，有安徽省立農業學校——在績溪孔靈，安徽省立女子中學——在休寧隆阜，江蘇省立臨時中學——在休寧瑤溪，建國中學——在休寧梅林等校。還有一個上海法學院，在休寧瑤溪。最近教育部在休寧新塘村創辦了一個蘇浙皖區大學先修班，已經開學上課了。

隆阜距離屯溪市僅五里，是大儒戴東原先生的故里，我曾經前往訪問過一次。他的老宅，聽說就是現在的休寧地方法院；他的祠堂，現借着做了隆新鄉示範中心學校的校舍。訪問他的遺墨和遺著，忽促間一無所得。聽說他的後裔，雖未能「克紹箕裘」，家道尚稱殷實。

隣近的風景名勝，有一個密雲岩，距離汽車站不過一三里路，我曾經前往遊覽過一次。密雲岩俗稱仙人洞，小小廟宇內雖有一個名洞，但洞並不幽深。此外小龍山也是一個名勝地方，距離屯溪市五六里許。

我雖生在皖南，因爲衣食奔走的緣故，從小就離開故鄉，這次到屯溪，尚屬第一次。在屯溪盤桓了多日，最爲快慰的，是和從前在上海共同奮鬥的一班老朋友，歡然聚首！大家回想到在鐵絲網沙袋堆包圍着的編輯室裏所過的艱鉅生活，都不知不覺地很興奮起來了！這一種親切熱烈的感情，我也描寫他不出來，我惟有吟誦花月痕小說中癡珠的詩句：「朋舊天涯勝弟兄」，表示我衷心的快樂。

租車徽州

皖南徽寧兩屬，山嶺複疊，交通素稱不便，近數年來，雖築成了幾條公路，因爲抗戰的關係，交通工具非常缺乏，仍未減少旅行的困難。我和愼兄在屯溪盤桓了十數日，始覓到一輛開上饒的小汽車，言明每人車價二千六百元，准搭乘六客，於十一月十三日開車，十四日晚到達上饒。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十三日，車行裏託詞汽車沒有修好，遲延了一日。十四日上午十時半，始克開行，乘客除了我和愼兄之外，祇有一位，倒覺舒適。不意僅走了五十華里，將及中午，

到達徽州，汽車鋼板壞了，司機的王老板，祇得向我們懇辭，投宿旅館，他當夜趕回屯溪，須二天，另開一輛汽車，載我們啓程。直到十一時才到，午刻開駛，不意走了四五里路，汽車零件又復損壞，祇得又開回徽州修理。直到下午三時半始行開出，僅走了三十五華里，到達大阜。一來因天氣不早，距離威坪，須九十華里，深恐中途拋錨，諸多不便；二來又因某軍官的太太搭車赴鉛山，今日不及啓程，祇得在大阜歇住。原定兩日駛行三百七十餘公里到達上饒，不意祇走了四十餘公里，旅行困難，一至於此，誠非意料所及。

由屯溪到徽州這五十華里的行程，在我由旌德縣乘人力車到屯溪的時候，曾經走過。這次不過是走回頭路。有人說：屯溪是徽州「盲腸」，無論從何方來的旅客，經過屯溪時，必須先經過徽州，再轉回徽州，另往他處。然而徽州不能取屯溪的地位而代，雖然徽州的商業不及屯溪的興盛，而屯溪當亦有地理形勢上的價值，我們不能臆斷。

上回我們乘人力車經過徽州的時候，適值中午，僅匆匆的在西門外一個小館子吃了一頓中飯，繼續趕路到屯溪，這次因為車阻徽州，卻給我一個遊覽徽州城廂的機會。在旅館休息了一回之後，吃了中飯，和慎兄閒情逸緻的逛了一回徽州的城廂。徽州的街市和商店，除了城外稍具現代化外，城廂中可說尚完全保持中國的舊市容。街道頗窄狹，多係石板路。商店不多，生意亦殊清淡，不過日常用品，尚容易購買，索價較屯溪賤易。筆墨為這裏的特產，因之「胡開文筆墨莊」頗多，我也順便就購了一些筆墨，預備帶至後方，贈送朋友。

路由徽州至大阜，雖僅僅三十五華里，但經過的農村頗多，大部高大的古老式的瓦屋，由此顯見徽州的人民，往年生活甚為豐裕——和我們寧屬一樣。舊徽寧兩屬，向稱江南富庶之區，一來因為當地的出產豐富，二來因為在全國各地經商的人甚多。現在寧屬在各地的商業，已衰落了，徽屬尚能保持相當的原狀；寧屬著名的絲和宣紙，出產也減少了，徽屬著名木材，墨硯，茶葉出產的狀況怎樣，我卻無從調查報告。

入浙江省境

十一月十六日清晨六時，被汽車司機叫醒，即行起身，檢點行裝，於七時由大阜開駛。因為有某軍官的太太和女公子，及勤務附車，車上驟然加了四人，連我和慎兄，及原同車的王君，並司機一人，副手兩人，共有十八人之多。某軍官太太的行李尤夥，因此車廂裏擁擠的水泄不通，彼此坐得都不舒適。然而大家熟識了，談談笑笑，一路並不寂寞；並因汽車的毛病也醫好了，中途雖尚有數次小停頓，卻無礙大局。由大阜行駛了九十華里，於十二時抵威坪，復行駛了六十里，於午後二時許抵淳安，匆匆打過中尖，繼續啓程，於四時許抵遂安投宿。

車過威坪之後，即為浙江省境。這九十里路程，一半行駛於叢山疊嶺之中，一半是沿着新安江而行。未出安徽省的境內，三三五五的農村頗多，大都高大瓦屋，散見於這些山嶺的裏面；但是靠近浙省邊境的農村，則多是黃泥土牆的瓦屋，而且牆壁上滿掛着玉蜀黍，顯見這些地方，附近的耕田

五三一〇七八

甚少，稻米珍貴，農村亦轉為瘠貧了。

新安江可通至錢塘江，江面亦頗闊，但江水頗淺，石灘甚多，祇可行駛民船，而不能行駛小輪。屯溪有一種交通船，每日開駛淳安，三日到達，船價每人一百二十元，火食每餐十五元，兩樣素菜佐膳。我們在屯溪時，原擬乘這種交通船赴淳安，再由淳安換乘人力車經遂安，馬金，開化，常山，而至玉山，然後由玉山乘火車赴上饒。需時由屯溪至上饒約十日。後因雇到汽車，始改變計劃，由屯溪乘汽車直達上饒。比較乘交通船和人力車，時間省六七日，川資多千餘元。

新安江沿岸風景殊佳，尤以距離浮安六公里的獅子口為最佳。這裏一面靠山，一面臨江，靠山的一面，岩石矗立而凸出，雄險逼人，臨江的一面，則水綠波平，帆檣往來，點綴如畫。在淳安因為僅匆匆打過中尖，未暇參觀。由淳安赴遂安，汽車須先在淳安附郭渡過新安江。由淳安至遂安之公路，建築頗好，路面甚平穩，沿途兩旁多植林木，為皖省公路所不及。

遂安城廓甚小，街市亦殊冷落，但商號亦有一二家是西式的建築。城內有衛生院、民衆教育館、社會服務處、和中國銀行，也倒像煞極力謀新時代的建設。

繼續在浙省公路上

我們於昨天在浙省公路上行駛了一日，今天——十一月十七日繼續在這條公路行駛，滿望晚間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上饒，然而這個希望，竟不能達到，今天整天行駛了一日，仍未駛出浙江的省境。昨天晚上，我因為忙着寫稿子，做旅行詩，寫家信，犯上了失眠的舊症，通宵未睡，未到黎明的時候，司機和其他的乘客，也起來了。大家忙着將行李收拾完畢，即行開車。由遂安行駛了三十五華里，在仙羊嶺渡江；又十華里至遂安府化鄉三渡——又名一夢橋，汽車胎壞了，大家祇得下車，等候司機修理。我就趁着這個機會，做了一小時附近農村的訪問。這個農村，不過十家左右住戶，土著姓俞。生活過得很苦，終年食糧，大多數為玉蜀黍，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們門首所掛的玉蜀黍和婦女小孩手裏拿着玉蜀黍餅在那裏吃着得出來。這小小農村，倒有一所公共房屋，內有戲台一座，這幾天正在演唱嵊縣男女合演的戲，可惜我們訪問的時間早一點，尚未開鑼。在這所公共房屋內，被我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牠左右白粉牆壁上，繪着很大的四個半身像——一邊兩個。靠右邊的是愛迪生，馬可尼；靠左邊的上首是瓦特，下首題名為「薛震群」三字，和我的一個研究電氣的朋友姓名完全雷同。但是他是江蘇無錫人，一向住在上海，這幾年來的行蹤却不知道。倘若這個像果然繪得是他，他何以受這裏的人如此的崇敬——和愛迪生，馬可尼，瓦特的像同列，這竟使我百端費解。詢問鄉民，他們都不曉得。公共房屋門首，有三兩小販攤，出售橘子，芝蔴糖，白色豆腐干。旁邊有一所三渡國民小學，兩扉緊閉，是否停辦，不可得而知。

汽車胎修好了，我們繼續着行駛，不意走了二十五華里，另一隻車胎又壞了，我們又祇得下車，等候司機們修理。這裏距離馬金，僅十華里，我和慎兒打算步行到馬金，一面

吃中飯，一面等候汽車，以免耽擱時間。不意某軍官太太和女公子們和我們同行，她們走路困憊，又復貪玩山水，我們祇得陪着她們一路流連。看見一所屋宇，青石橫額，題着「留侯家廟」，知道是姓張的祠堂。屋殊破舊，裏面鳥糞滿地，棟梁上滿掛玉蜀黍。廟旁復有一關帝廟，供着泥塑的關羽坐像，和關平周倉立像。這種關帝廟，今日沿途看見的很多。昨日在浙省公路上所看到的，則為社廟，如「耕川大社」，「玉川大社」，「漢泰社」等，而沒有關帝廟。而在安徽省境內，又沒有社廟，祇有糧神祠——俗名土地廟。這種祀神的風俗，各處不同，倘將它搜羅在一起，真是研究民俗學的寶貴材料。又宗法制度的家廟，在浙省境內稱家廟，皖南舊徽甯兩屬境內稱「某氏宗祠」，「某氏支祠」，又和浙省不同。在屯溪時，老友且文君對我說，他很想將徽甯兩屬的宗法制度，加以有系統的研究，做一篇文章發表。我希望且文君這個志願，早日完成。因為我對於中國社會文化史，也很有興趣研究的。我在故鄉住了一年半，對於我姓的宗法制度和始祖發跡的故事，搜集了不少材料，以事倉卒，沒有將它加以整理。

這段的步行了四里，在一個小茅舍息了片刻，汽車修好開行，上車駛行，五華里到馬金。急急吃過中飯復行，又五十華里過開化縣城郊。又四十華里至華埠。華埠是開化一個市鎮，從前商業頗發達。去年浙贛鐵路戰事發生，這地方受敵人蹂躪最慘，鎮內的房屋，幾乎被敵人焚燬一空。今日經過，滿目尚是破牆頹壁！聽說我軍克復華埠時，敵人的損失也很大，這個代價，是應當索討的。又聽見飯店裏的夥計傳述當年戰爭中一個故事：當敵人侵入華埠後，欲繼續進犯開化，可是侵至距離開化城郊約十餘里的時候，敵人馬隊中的馬匹，始終不肯前進，三番二次，鞭撻無效。敵人最重迷信，祇得折回，謂有馬金嶺的神靈呵護的緣故。

過了華埠，又渡過江，復行駛五十華里，到達常山。在常山縣城附近一帶，地頗平坦，滿植橘樹，一望橘林遍野，煞是可愛。現當橘子上市最盛之時，沿途行來，汽車中唯一的消遣品是橘子，越近常山，價錢越公道。

到常山時，天氣已晚，祇得投宿旅館。希望明天早點完成這一段汽車的行程，到達上饒。

上饒小住

世間的事情，往往不能如人的打算；尤其是在全面抗戰時後方交通困難的時候旅行。常山至上饒，不過一百六十華里，——常山至玉山，玉山至上饒，均八十華里，以汽車行駛的速度計算，至多四個鐘頭即可到達。然而事實上竟費了我們整整一天的工夫。

十八日清晨，我們繼續從常山開車，僅行何鎮，到了江西省境內的玉山縣，同車的王君下車，我們繼續行駛了三十華里，到了一個小市鎮——沙溪，汽車胎又壞了，祇得下車等候修理。那天正遇着北極的寒流襲來，天氣驟然冷極，同車的個個都凍得滿身發抖；何況又在這個荒郊的小鎮，等候修車，更加一層心焦。這一等竟等了三個多鐘頭之久，始勉強修好，慢慢點開駛，直至下午五時許，始到達上饒，投宿旅館，完畢了這一段行程。

五三一〇八〇

第二天——十九日早晨起來，和慎兄去離城郊十多里的某機關，訪晤老友周君，接洽赴衡陽的車輛，大家多年不見，一旦晤面，非常快慰。周君因為車輛一時不容易接洽，堅邀我和慎兄搬至他府上暫住，我們就不客氣的答應了。

周君的府上，在信江的南岸廣平鎮水南街，有浮橋通至上饒，距離上饒街市很近，而饒有鄉村風味。他的住宅，是新構的新式平房三間，圍以竹籬。宅前有畝許的草場，植有柚子三株，高四五丈，年産柚子百數個，現正結實的時候，清香甜蜜。宅後有園數畦，自種蔬菜佐饍。周君的夫人和子女，和我當年在上海都見過面的，大家見了，倍覺親熱。而他的大公子，和我的次兒，曾經在上海某中學同過學，我拿次兒的照片給他看，他見了更歡喜了不得。

這樣有賓至如歸的快樂，兼了又缺乏車輛，不覺在上饒又就擱好幾天。閒着沒事，便由周君陪着我們逛街市。上饒的街市，要算西門外的西大街最熱鬧；上饒大點的商業，幾集中在這一條街上。城裏商店亦多，但沒有西大街的繁盛。各色物品，除了舶來品之外，價格較屯溪便易。人民生活程度，不但較屯溪低，而且較我的故鄉亦低。

上饒有一個體育場，規模尚相當大，在我們未到以前的兩三天，曾經開了一個全縣中小學田徑賽運動會；今年暑天，東南戰區夏令營，也在這裏舉辦的。

民衆教育館，設備雖然簡單，辦事精神上似乎尚好，他們曾經辦了一次民衆集團結婚，現正籌備第二次民衆集團結婚，定十二月二十五日民族節舉行。館內有一圖書室，有書報可閱覽，不過藏書甚少，日報除了當地出版的前線日報之外，有光澤出版的光澤二日刊，桂林的掃蕩報，重慶的中央日報。

前線日報，辦的很有精神，它的印刷的精良，和編排的別緻，在東南各日報中，可算是數一數二的了。它的銷場也很廣，我的故鄉也可時常看得見它。

學校，除了中心學校之外，我所知道的有一所私立祝詞中學和一所上饒七縣聯立信江農業職業學校，可惜我都沒有機會去參觀。

在上饒人民的腦筋中，有一個深刻的印像，是在太平天國的時候，林夫人保全城池的故事：林夫人是林文忠公則徐的次女，廣信府知府沈寶楨的夫人，——上饒在前清時為廣信府的首縣，當太平天國軍進犯上饒的時候，沈寶楨適赴河口，夫人鑒於事機危急，一面身佩寶劍一柄，旁倚古井，俾城亡時身殉；一面咬破手指，寫了一封慷慨淋漓的血書，致駐浙省某地的將軍饒某乞師，反覆陳述保全廣信即所以保全浙省的利害。果然饒某被她這封血書所感動，提兵赴到，上饒城池，賴以保全，上饒的人民，感激夫人的功勳，將這封血書，泐以石碑。這石碑和枯井，今都移置於民衆教育館內的廣場上，以供民衆的景仰。

太平天國戰事平靖之後，我有一位族曾叔祖；以一榜進士出身，在上饒做了好多年的知縣。我的先大父，也曾經在他的衙門裏住過多年。聽說我這位族曾叔祖很有些遺愛留在民間；他的子孫，也有一部分至今尚居住在上饒，可惜時間匆促，無暇細細的訪問了。

抵達鉛山

我們於十一月十八日到達上饒之後，在老友邵君家住了多天，等候便車。可惜我們來遲了幾天，有一輛開贛州的汽車，在三天前已經開出。長程客車又沒有。幸虧得一位馬君和一位宦君，雖是初次見面，因此都係同業，彼此欽慕已久，不但熱忱招待；而且代爲探得在這幾天之內，有一輛便車，直達曲江，便爲介紹搭乘，盛情實值得感荷！

不過這輛便車，須在鉛山搭乘，鉛山距離上饒，尚有八十華里，我便和愼兄商量，決定僱人力車二輛，赴鉛山等候，乃於二十六日辭別了周君啓程，沿着公路赴鉛山。人力車每輛二百二十元，比較旌德至屯溪的車價每華里五元，便宜多了。我們啓程很早，不過七點鐘左右，朝曦甫由東方昇出，宿霧漸收，一種新鮮的空氣，令人心爽！沿路公路平坦，車行甚易，因之車的速度也很快，將及午刻，已經走了四十五華里，到了鉛山一個小鎮——石溪，匆匆打了中尖，繼續啓程，又十三華里，至一小村，名叫江村，由此前往，有兩條公路，一赴河口鎮，凡二十華里；一赴鉛山的公路，凡二十二華里。我們便沿着赴鉛山的公路行走，於下午三刻抵達鉛山。

在這一段短短行程中，沿途所經過的農家，却很不少。他們房屋的建築，和皖浙兩省農家房屋的建築不同。皖浙農家的房屋，不是磚牆粉壁，卽是黃泥土牆。這裏農家的房屋，下面三分之二是紅石砌的牆壁；上面餘三分之一，却是竹籬假牆，不過刷以白粉而已。——上饒也是如此，遙望紅白相間，煞是好看！

上饒至江村，經五十八華里，公路甚平坦，人力車行駛甚易，不過往來的卡車甚多，灰塵很大。由江村到鉛山這二十二華里，却不然了，大都是山路，山雖不大高，然而時而上坡，時而下坡，車夫頗爲吃力。這些山麓之下，農民種的茶樹很多，現正當開花之時。頗爲淸香，聽說鉛山每年出產茶油很不少。

鉛山縣城很小，店家的房屋亦甚低矮，資本雄厚的大商號，幾乎沒有。但是有一二家旅館，相當的淸潔，且極力模仿西式，這當然因環境的需要而產生的。

鉛山有一條石橋，橫跨信江，相當的雄壯，在鉛山，總算是一個偉大的建築物了。當夕陽將西下的時候，站立橋上，看見對面山下的陽光，反射映入信江內，有二三巨輪的水車，輪轉不已的在那裏車水，頗足賞心怡目！

第二天淸晨，攜着宦君的介紹信，赴某處接洽便車，承蒙允諾附乘，不過尚需四五日，始可啓程。適遇見三年前在陪都同事的張君，他住在距離鉛山十多里的一個市鎭——五都，他便邀我們前往小住，免得客中寂寞。

蕩

長篇熱情小說

徐蔚南譯

讀過「最後一課」的人，無不讚嘆都德文筆之美妙，本書爲都德傑作，分析性愛心理，描寫婦女懷柔男子情態，登峯造極。全世界各國均有譯本，風絲無變日，今由徐蔚南先生譯出，文筆至爲流暢，用熟料紙精印，每部預約五百元正

預約處——重慶中國旅行社出版科

五三一〇八二

重慶重遊

——以成都旅客的眼光看陪都——

柳[illegible]

重慶自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國府遷都到現在，光陰迅速已整整八年了，南京自民國十六年建都到二十六年撤退，亦不過僅僅十年的光景，以建都之故，昔日荒烟蔓草，斷瓦頹垣的古城，竟一變而為全國政治中心及人口超過百萬以上的有數都會。今重慶既已建都八年，與南京建都年齡相差無幾，自必也有規模。且昔時之南京，僅為全國政治中心，而經濟中心則在上海，文化中心則在北平，交通中心則在武漢，今重慶不僅為全國政治中心，且已將經濟、外交、文化、軍事、交通等中心攬於一懷。同時自太平洋大戰爆發，同盟軸心陣營分明後，重慶冠蓋雲集，更一躍而為國際政治中心之一。予自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來蓉過記者生活，不知不覺，一住五年，實在厭倦，對久別的重慶，頗思一遊，所幸今春有一個赴渝的機會，乃促成我轉移環境的目的。

成渝道上

四月二十六日晨，余攜五齡長女柳依並行李三件，由妻送我至北紗機街西川郵政管理局搭車，行李過磅，我行李共重六十餘公斤，郵政規定只准帶十六公斤，不得已將必須用品清入一小提箱內隨身攜帶，其餘零星行李，由妻於次日交郵包寄來。余此次赴渝，為妻分勞，將大女兒帶走，留一歲的小女兒柳傍在蓉。為恐柳依不願，事先並未對她說穿，迨八點鐘車開行時，我哄她說我們出城去玩玩，柳依立刻很高興的登車，車行時見妻在傍邊呼柳兒，潸然欲淚。車出東門，一望平原，至龍泉驛後，始漸有山，由此以至重慶，一路岡巒起伏，嶺表崎嶇，惟山都不高不大，是地理學家所稱之四川盆地中部之邱陵地帶。至簡陽吃早飯，羣丐蠭集，爭食過客殘肴，此丐與彼丐爭，老丐又與堂倌爭，一幅慘象，不堪目睹。其實中國資源無限，人力有餘，只因一切都未經過工業化，致貨棄於地，民仍飢寒，所謂「端起金飯盌討口」誠可嘆也。車復前行，同車乘客有前四川國民日報記者賀次君，民十七八年間上海名噪一時之交際花墨摩氏女校高材生劉××女士，及成都總府街上海食品公司經理胡兆英等人。胡赴重慶辦貨，賀君系余初中時同學，劉則徐娘雖老，猶留風韻。車行至為顛簸，有數乘客竟因此大嘔大吐，惡臭難聞。柳兒坐郵包上嬉笑無已，車愈顛簸，彼愈快樂。車過資陽資中，柳兒問我們什麼時候回去，我說我們不回成都，要去

重慶，媽媽坐後面的一部車子隨後就來。當晚宿內江，車子逕開入城外鄧工招待所停下，鄧工招待所係鄧府創辦招待鄧車乘客者，其庭園之幽靜，房間之整潔，取費之低廉，茶房之週到，一切俱臻合理化。成立僅有一年，去年妻女赴渝時亦正借宿此處，柳兒還記得去年住過的房間，帶我去參觀了一下。梳洗後寫信一封報妻平安，即攜柳兒入城。內江爲東大路之交通孔道，水陸碼頭，市街繁盛，人烟雲集，抗戰後已漸躋於中等都市之林。

廿七日晨，換車昨日爲棚車，今日爲敞車，鄧包堆集如山，余抱柳兒坐於車頂，左手扶孩，右手拉繩，俯視則心旌搖搖，車行時聚精會神，惟恐跌落，尤以轉灣及上下坡時爲然。車至椑木鎮過河，余已手僵木痲，疲勞萬狀，乃商託坐於司機台之吳李二太太代管柳兒，余仍高坐驕陽烈日之下盡量飽覽兩傍景物。椑木鎮面臨沱江，襟山帶水，風景絕佳，河邊時有三五飲馬，兩岸待渡之汽車，依岸羅列，冲淡之情，頗似古渡頭而又帶有一點現代碼頭的風味。河心數座鐵路橋墩，高聳其間，爲成渝路最艱鉅工程之一，橋墩造成已久，因鐵路久未興修，致孤峙江心，自嘆未能爲國家有所盡力。由此至榮昌隆昌一帶，沿途皆見有斷續之成渝路橋樑涵洞工程之痕跡，設令太平洋大戰遲一二年爆發，此路或已修成矣。沿途農村俱甚殷實，一般人家都是瓦房，家家都以煤作燃料，且各有烟囪導烟戶外，致室內異常乾潔。由簡陽、資陽、資中、內江、隆昌、榮昌、至永川一帶，沿途俱見無數之柑園橘園甘蔗園，且到處都有苦楝樹，充分顯露亞熱帶風光。沿途盡是山路，惟山都不高不大，且各獨立不連，每個山之山頂山腰山脚，皆已開闢成田，此各個獨立之山，望之如蓋如傘如菌，東一堆，西一堆，前一座，後一座，從綿亙不斷與尖峯插雲現象，若乘飛機俯瞰，此等山岳，僅等平原上之亂堆土塚而已，嚴格言之，所能謂之爲山，只可稱之爲一高台地而已。此帶原屬四川盆地中心之邱陵地，此邱陵地歷無數萬年之風化剝蝕，損毀特甚，無復原形，倘再歷若干萬年之風化剝蝕，余敢斷其必夷爲平地無疑，果此地帶夷爲平地，則四川將來又多一大平原矣。車近永川，轉灣愈多，坡度愈大，有好幾次險些開下崖去。聞昨日有某機關汽車一輛，因路滑翻車，車身翻滾入道傍秧水田中，車爲敞車，致車上站立之數十餘人盡皆落水，有的橫拋田中，有的直樹田中，有的倒埋入土，僅露腰部以下在外，余車過時，仍見有無數民工在彼挖掘深埋土中之人屍雜物，甚矣蜀道之難行有如此者。在永川午飯後開車前行，至夕陽西下時車過璧山，翻登青木關山坡，方欲下山入市，車忽拋錨，不前不後，恰恰停於半山腰中，司機下車修理，以修理工具不夠，派人青木關局中取用，停車約達一小時，乘客相率下車暫憩，余攜柳兒坐於樹陰之下，路之左側爲高不可仰之大山，亂石堆堆，野花零落，路右懸崖下水流潺潺，涼風襲來，頓減旅人勞頓。柳兒不耐靜坐，上山採花，並口唱其在樹人托兒所學會的一首小歌：

我家門前有小河，
背後有山坡，
山坡上面野花多，
野花黃紫紅。

余笑問柳兒□□這話的意思嗎？她搖頭說不懂，我戲指□們坐的汽車，說這是我們的家，路右的山溪為小河，路左的高山是山坡，並摘了些黃□紅的山花散給她辨別顏色，柳兒恍然大悟，高興極了，連說爸爸說的對。車修好後，頃刻下車即入青木關市□，至郵局汽車廠另行換車赴渝，時已夕陽西下，車以起卸郵袋關係，久不開行，乘客均感煩躁。待換車停當，天色已晚，開車前邁，行約四五華里，車又發生障礙，司機下車檢視，知機械損毀甚重，非大修特修不可，乃用人力推回青木關重修，經兩小時之努力，仍未修好，時已九點多鐘，余等渴特甚，欲出廠就食，又恐車修好了開走，欲就近購買，附近又無東西可買，忍耐復忍耐，勉強支持至十點多鐘，俟車修好，始再上車前進：車行兩日，柳兒興奮時代已成過去，逐漸厭倦行旅生活，加以本日坐坐敞車，晒太陽，飢渴，疲勞，恐懼……一齊爽發，吵着更要回成都去。故入車後，以車中之悶熱污穢，感覺不適，更加吵鬧，好容易等其疲倦之極，才把她弄睡着了。青木關所換之車為郵車，原車旅客郵袋本已甚多，坐無隙地，至青木關時又上客多人，更無插足之所，我勉強擠在人叢中斜靠在郵袋上，柳兒則睡在我的懷中，她很不舒服，時為汗臭薰醒，蒸悶熱醒，蚊子咬醒，人聲吵醒，車子的簸動震醒，旋睡旋醒，屢起屢伏，片刻不得安寧。我則腰酸，背痛，手軟，足不得伸，更以為苦。車行十餘里至歌樂山以夜深司機開車恍惚，砰然一聲，車身觸於路傍大樹之下，幾至傾覆。柳兒從睡夢中撼醒，突受一驚，大哭不已，加以車停時空氣更熱，口渴如焚，人聲喧囂，秩序紊亂，柳兒因之愈加哭鬧，連說就是你爸爸把我帶出來的，我要找我的媽媽，百般逗哄，俱屬無效。余至是懊惱，煩懣，疲勞，負累……交集一身，無術排遣，竟至深悔此行之孟浪。初，余本不欲挈柳兒同行，余所居環境複雜，恐惹不良習慣，加以柳依天性柔弱和平，每為同居頑童所侮，渠母肄業金陵大學，早出晚歸，又無暇兼顧。余最愛此女，留蓉頗不放心，故再四思維，始決攜其同行，不意竟飽嘗此苦也。然我以深愛此女之故，其愈哭鬧愈增加我之憐惜，愈憐惜而使我內心愈感煎熬，愈煎熬愈覺對此女之痛愛，反覆循環，互為因果，一時五內沸騰，不能自已。

直至午夜始將車子修好，繼續開行，柳兒哭鬧既夠，車行涼爽，神志漸清，不復再睡，車子一直開至太平門郵局包裹房下車，時已下半夜一點鐘矣。

旬日動態

昨晚深夜抵渝，投宿一小旅舍，今晨起床，第請房役，即攜柳兒往張家花園訪歷應，蓋遲恐其外出也。重慶，民國十八年余出川時曾道經此地，雖僅小住數日，印象不深。二十七年回川，在此居住將近一年，亦不長久，今番重遊，面目全非，街道傷毀，已不認識矣。六時與歷應晤面，弟兄相見，倍覺情殷，柳兒見三叔亦顯親熱。歷弟面目黎黑，形容枯槁，終日奔走於外勤工作，亦殊辛勞。渠陪我閒遊一日，次日即託其至友錢注君將柳兒帶往北碚錢家寄養，蓋我在渝工作未定，且慮空襲，不得不暫時將柳兒疏散也。五月一日晨，過海棠溪訪經繫，厭儲二兒，由儲奇門乘輪渡過河，二十七年春余在渝時，過江純藉木船，今則大小兩河如臨江

門，千廝門，朝天門，飛龍門，太平門，儲奇門等碼頭，已遍設輪渡矣。由重慶至南岸江北，俱頗便利，且安全舒適，秩序亦佳。乘客分上下兩口進出，毫不擁擠。船放纜時，艙中有各藥品書報等類商家之宣傳員向乘客推銷貨物，對其所銷貨物作簡短之介紹，口齒清白，言語動聽，船開時開講，船停時輟講，不多不少，剛剛將所欲講的話講完，極有訓練，乘客多受其宣傳而購買其貨物，此亦為現代工商業競爭方式之一。曾見經理，知其「南洋經濟地理」一書，銷路甚佳，不一年間已出三版，渠現寫作興趣甚濃，正埋頭於著擬其第二部鉅著「新疆經濟地理」之中。歸途至過街樓搭車返寓，見車站上候車乘客多人，魚貫而立，排成很長很長的一條單線，後至者依次排列，絕無爭先恐後現象，且道旁縱無警憲指揮，亦能維持如此秩序，誠難能可貴也。二日訪吳王兩君。三日訪處魚，慕舍。四日至弛夢兄處暢談，弛夢兄謂：人之立身，貴能自助，任何人都不可靠，必須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彼近兩年正深體此意而奉行不懈。五日上午，承小粗兒招飲，下午與井豐同遊沙坪壩，參觀南開，中大，重大等校。六日晨，念柳兒赴碚已逾一週，不知其情況若何？頗為懸系，因搭輪赴碚一視。至錢家曾見錢府諸人，時柳兒與同伴出遊未返，移時歸來，喊了一聲爸爸，雙淚直流，聲音顫抖，余亦大為感動，默察柳兒在此，物質環境雖好，錢府中人待她亦很不錯，但一個小孩，驟離慈親撫愛，投向陌生的地方，精神無不感覺孤單也。北碚自經盧作孚氏經營以來，在抗戰前已聞名省內，抗戰後，復旦，音專，中山文教館，中央研究院等文教機關遷此，省外人士亦紛紛卜居是地，儼然已成一文化區風景區與住宅區。水陸交通均甚便捷，水路民生公司輪船，每日上下各有兩班，陸路成渝公路支線經此，由渝至此，四時可達。將來渝碚直達公路修成，兩時可至。現北碚管理局正計劃安裝自來水及加寬馬路，擴大市區範圍，其前途正屬無限。在碚住宿一宵，七日返渝。八日訪妻女友濱，紋，芬，案……諸人，代妻轉致問安書信。九日赴西郊謁休師，適休師進城相左。十日謁佑屏二師。時屏師正親校其書歸寓，狀至勞苦。佑師溫語慰我，謂你到重慶換換空氣亦好，以你個性，最好服務學術文化界；我當助成汝志。又謂你能到重慶，余甚羨慕，塵事勞人，我若無種種牽掛，亦當效汝之雲遊西方也。

新興氣象

重慶建都數年，一切都有新興氣象，如果說成都是學生城，那重慶就是一個公務人員城，重慶大小機關無慮萬千，公務人員不知凡幾，滿坑滿谷，遍地都是穿制服的公務人員。公務人員生活真苦，吃不飽；衣不暖，住的地方更是狹窄簡陋，有家眷的終日憂愁油鹽柴米，無家屬的單身漢，吃的在肚，穿的在身，晚上回宿舍借一榻以容身，故每日下辦公室後，都在馬路上閒逛，浪來蕩去，遊魂無主，因為宿舍人多，僅僅能夠容納一席，娛樂場所花錢太多，又進不起，故今日重慶，恐有若干萬公務人員都是過的這種生活。但公務人員生活雖窮雖苦，而精神壯旺，樂觀健鬪，大家都能奉公守法，各守崗位，為抗戰建國盡夠力量。重慶一般人的生活都是很忙，上辦公室忙，走路忙，吃飯忙，會人忙……無

所不忙。街上人在動，車在動，整個的社會都在動。因整個社會都甚緊張，決不容許你片刻偷惰鬆懈。如你過街，稍爲走慢了一點，就有被汽車撞倒的危險。如你趕車，趕船，看戲買票，或買平價的東西，你看見一長串的人在街上，你覺得前面的人太多了，難得輪到你，不想上前，稍一猶豫，後面的人立刻佔上你的位子，更要把你丟落在很遠很遠的後面去，如果你當機立斷，站上去了，前面的人雖多，後面來者更源源不絕，後浪推前浪，前人讓後人，不由自主的頃刻又把你推到前面去了。一般社會秩序都很好，入境有入境證，出境有出境證，防空有防空證，如果你沒有身份證，一切都不方便，就是想到圖書館閱書亦不可能，無業遊民，如在旅館裏住久了，就有警察來親候你。限價辦得比較澈底，各種東西，都有一定的價錢，使消費者不致過於吃虧，各機關都有消費合作社，使一般公務人員都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茶賣四元錢一盌，不論大小茶館，青茶紅茶，都是一樣的價錢，而且分量甚多，味也不錯，不過此地的茶舖，設備都不完善，不及成都的舒服，坐的不是無靠的獨木凳，就是平躺的帆布椅，一高一低，兩個極端。不像成都有靠背竹椅那樣的舒適。飯館方面不容易吃到豬肉。兩路口一帶，有很多家北方麵館，出賣牛肉湯，每盌三十元，濃濃的一盌價廉而又極富營養價值。社會服務處，新運總會，青年會等處的食堂，每客國五十元，一菜一飯一湯，不收小帳，清潔衞生，尙屬合理。中英、中美、中蘇、中法、中印等文化協會，房式精巧樸素，整日開放，任人閱覽，裏面有不少的最近出版的英文書報，便利學者不少。重慶的報館多，競爭也最劇烈，大家除從事實的方面的競爭外，並爭取出版時間的早遲，掃蕩，新民，新華等報出版最早，大概早上六七點鐘街上就有叫賣了。要之，整個的重慶都顯得活潑，青年，有力，緊張，而具有新興的，前進的，合理的現象，確不愧爲一個戰時的首都啊。

三、三大威脅

重慶生動誠然生動，不過另有幾個威脅：確實使人受不了，尤其是初到此地人士。重慶第一個予人威脅的是「熱」。因爲重慶地近亞熱帶，爲印度洋暖流所及，處萬山之中，空氣又不流通，同時人烟稠密，重重叠叠，家家生火，更增熱度。記得我於民二十七，八年，曾在此地渡過兩個夏天，似乎都覺得沒有這樣熱，據我過去的經驗，我覺得重慶似乎比南京武漢還要涼快些，但這次南來，時甫陰曆三月底，即已汗滴如雨，熱不可當，這也許是我在成都過慣了涼爽天氣，突然到此，未曾習慣，受之不了，或者是我年來身子愈加轉弱之故。因爲我從前只怕冷，不怕熱，現在既怕冷，又怕熱，如果身體健康是冷熱都熬得過的。聽說重慶之熱，是自陰曆四月初起，至陰曆九月底止，足足要熱半年的，這眞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怖，因爲據我這兩天的經驗，重慶還未正式熱，我已熱不可支，一切都不想做，一動也不願動，一切的工作計劃都無從進行，已等於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給我解除了武裝，成爲一個廢人，將來一旦入伏了，更不知將要如何才能渡過呢。第二個威脅是「塵埃」，因爲重慶的街道，是高高矮矮的山坡剷平或填平的，路面是山地，灰塵特別重。自

一再的轟炸後，路面破爛不堪，無力修築柏油馬路，汽車又多，車過時紅塵十丈，對面不見人，市政府只有灑水車一輛，忙不過來，縱灑水車多，也不濟事，因爲整個的重慶是鑿山而成的，你縱然把路面的塵埃沖刷淨了，一陣風雨，又把高處的塵土吹瀉下來，天氣一晴，又到處飛揚，永遠不得乾淨，所以行人的面目，老是污黑黑的，鼻孔裏永遠都揩得出污黑的塵垢。第三個威脅是「煤烟」。因爲重慶人口稠密，家家戶戶都燒煤，到處是烟囪，隨時隨地冒出白色的黃色的灰色的黑色的烟，住在坡下的人，既會嗅到坡上吹飛下來的烟灰煤屑，住在坡上的人，又會呼吸到烟囪裏冒出的烟子。空氣污濁，達於極點。此外重慶的老鼠和臭虫也特別有名，也是人們的威脅之一。所以陳衡哲女士民國初年過此，曾謂此地是全世界最不適於人類居住的地方。在重慶住久了，健康很會受到損害，因爲這三大威脅，量的侵蝕，會引起質的變化。質的變化，會影響到人們的整個組織，久而久之，自然會無形間促短壽命。

未來展望

重慶以建都關係，不出八年間，竟一躍而爲後方第一大都會，兩江沿岸，樓房櫛比，連綿不斷。吾人試自青木關起，看北碚，沙坪壩，磁器口，歌樂山，九龍坡，化龍橋，[illegible]小龍坎，李子壩，復興關，黃沙溪，銅元局，大坪，石橋，[illegible]木洞，南溫泉，綿延方圓百里之內，皆爲市區範圍。此區內房屋絡繹不絕，幾乎自青木關至上清寺，都已打成一片，如果不是圖撙節約，和空襲疏散的關係，恐早已接通了。上海洋場十里，重慶要不是種種的限制，或者早已洋場百里了。

重慶因爲是首都關係，五方雜處，各省的人都有，本省人僅佔十之一二，多居南岸，江北，省外人大都住通遠門外。入夜電炬齊明，兩江三岸，在一個週圍約近百里的長方形面積之內，繁星點點，疏疏密密，上上下下，閃閃爍爍，蔚爲奇觀，眞令人感嘆重慶之偉大。重慶有山有水有平原，離奇曲折，千變萬化，看不盡，猜不透，在南岸看江北是一番景緻，在江北看重慶又是一番景緻，在牛角沱看曾家岩有其特點，在上半城看下半城亦有其特點，高處看矮處不同，遠處看近處亦不同，幻中有幻，愈出愈奇，誠如蘇東坡詠廬山詩有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側處看山山不同，難見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成都風景雖好，一覽無餘，平淡[illegible]，實不若重慶之雄偉也。重慶因建都關係而繁榮，將來國都遷走了又怎樣呢？我想縱國都遷走，也不失其爲全國第二第三大都會的地位的。因爲第一，粵漢路完成後，長江上游及華中貨物有一半多自香港出口香港平分了上海的貿易，武漢地位立即重要。將來滇緬、川滇、成渝、寶成、甘新等鐵路完成接通後，中國西南西北之物產，不以印度洋爲出口，亦必以新疆爲出口，而重慶實爲其樞紐之地，將取昔日武漢之地位而代之。二，重慶當嘉陵長江之交，東運便利，將來長江下可出海，上可通雲貴康藏，嘉陵江亦可上航川北各地，遠非成都可及。三，成都一般人家都燒柴，重慶則燒煤，是故成都的命運只能發展成爲住宅區，文化區風景區或農業區，重慶因有綦南璧合等地之煤鐵，長壽之水電，將來很可以發展成爲一個工業中心。既成工業中心，自必能隨之膨脹成

爲一個大都會。四，一般人都討厭重慶上坡下坎的麻煩，其實重慶的坡坎，自亦有其好處，因爲地勢高低不平，建築房屋之容量亦大，可以多修房子。同時重慶又爲一堅硬之石山，將來修築現代化十餘層之高樓大廈，載重無限，可以無須築基礎，反之滬，杭，成都等地，須打下很多尺深，始易爲功，據專家估計，此種地基建築洋房，可以節省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之工程，同時磚瓦木石材料，俯拾皆是，條件甚夠，既有此種種優點，重慶的前途，至爲遠大，重慶：你好好地努力戰鬥前進吧。

長洲憶舊遊

周素珊

長洲是香港西面一個小島，由香港乘電船兩三小時便可以到達，長洲面積不大，形狀略如啞鈴，如兩頭膨大者爲山，中部狹長者即爲市街。市街整齊，亦算過得去，完全是石板路，整齊而平坦；大街上洋貨店，旅館，酒樓，食物店都有，有點像澳門的街道。民房雖不免低矮污穢，但比起我國內地鄉村，又潔淨得多了。說到這點，不免慨嘆，爲什麼中國一切都不如人？這裏也有好幾座小洋房，住着些村民領袖，他們大多數謙和溫厚，不若香港人士的氣勢凌人！一般村民風氣也很純樸。村中大建築物有三：一爲差館，一爲醫院。差館是一所紅色的立體建築，建在斜坡上，花園外繞着鐵欄綠樹，很有風緻；晚間，館中人員開播音機消遣，常常聽見迷人的爵士音樂，使人聽了以爲身在南歐那些充滿情歌的都市裏哩！醫院爲英人所設，瀕海而立，前面是一片沙灘，後面是個碧綠的花園；醫院本身爲一所四層樓的新型建築，鋼骨水泥，十分堅固；院裏空氣清新，靜無纖塵，眞是個休養的好去處！

以上是長洲市街的大概情形。至於長洲的「風景區」就更叫人留戀！長洲最著名的是海灘，也是最好玩的地方。島之東西各有一個海灘，是那些英人常去舉行海浴之處。東面那灘叫做 Mornings Beach，西面那灘叫 Evenings Beach，大概是因陽光照射關係而得名。這兩個灘都很使人喜愛，前臨萬頃碧波，後枕生滿野花綠樹的小丘，山下長滿細草，細草盡處，就是一片沙灘；灘上的沙又細又淨，躺在上面，宛如臥在柔軟的氈上無異。在這裏可以享到無上的清福：會游泳的可以在綠波中載浮載沉，讓浪花沖洗滿腔塵慮；會划船的，可以泛一葉小舟，放乎中流，效范蠡五湖[illegible]；至不會游泳，又不會划船的，也可以高臥沙灘，行日光浴看白雲蕩漾，看海鷗飛翔，亦可使人忘憂。當時我們在那裏玩了好幾次，至今覺得猶有餘味呢！也許有人說：好玩的海灘多着，何必一定要特指長洲？那我可以說：我愛長洲的海灘是因爲它不甚有人知道，環境清靜，又沒有甚麼人工的修改，顯得較爲天然一點，不像香港那些著名的淺水灣，石澳等裝飾着華麗的大廈與高尚的遊人，反把本來面目埋沒了。

歌樂山的輪廓

楊裕芬

五三一〇九〇

一 引言

歌樂山頭路　修篁拾級登　萬松疑太古
一水背嘉陵　巖險疑無地　凌虛若有憑
一樓容嘯傲　甯爲避炎蒸

這一首是賈韜園先生詠歌樂山的五言律詩，將歌樂山形勢風景和山居志趣都描寫出來。凡是到重慶的人，沒有不知道歌樂山的，而「歌樂山」三個字又何等美悅可愛！怪不得他除爲夏季避暑勝地之外，每當春秋佳日，吸引着許多旅客遊人。前星期我和旅行雜誌編者閒談，講到歌樂山，他說旅行雜誌於民國三十四年初要出一本特大號，要我寫一篇關於歌樂山螢遊的文字，平時友人亦常有信給我詢問歌樂山的情形，爰於工作之餘，就個人見聞所及的，草就這一篇「歌樂山輪廓」聊以應命，並作我個人年來居住歌樂山的紀念。

二 位置和形勢

離重慶新市區西面約二十餘公里，嘉陵江的南面，有一座滿栽青綠色松柏的山峯，那就是我們時常所稱道的歌樂山，山的高度並不很高，面積也不很廣，但以他地點[illegible]適宜，和風景的幽美，而被推爲大重慶市內有名風景區之一了，我們自重慶乘車至小龍坎沙坪壩等地方，便可以看到歌山的背影，每當夕陽西下之際，餘暉反映着山嵐的光彩，別有一種景緻！

歌樂山雖然是大重慶市的風景區，但直至最近數年，市面方才繁榮起來。他的舊市區叫做高店子，在山腳的西南，爲以前由重慶通成都幹路所必經之要道。可是自從成渝公路開闢之後，沿着公路兩旁，便新建了許多商店，造成了一個新的歌樂鎮市區，取高店子的地位而代之，這是交通改造市區的一個實例。

三 市場一瞥

歌樂山的新市場，可以說是具體而微，有食物店，有旅館，有百貨店，有山貨店，有洋貨店，有銀行，有郵局，電話電報局，更有寄賣加爾各答及新德里飛來的上等衣料和密司佛陀牌口紅，三花粉，克寧奶粉，以及駱駝牌香煙……等高等消費的新型商店。你在這裏如果嘉歡下江口味，可以到樂露春來一個炒[illegible]糊和紅燒獅子頭，嗜好北方口味的，可到上山支馬路的滄悟商店，喊兩樣爆雙脆及溜黃菜。又在上海

醫學院附屬醫院（卽以前的中央醫院）大道上，設有西洋化的龍洞小憩，外國名字叫做 D.D.s House，您單看他這個譯名便不難想像其中是如何西化和摩登的一個所在。價錢雖然比別處爲高，可是每當金烏西下玉兔東升之時，您可看見一對對的青年男女，手攜手的向着這個龍洞走進去，而樂度其一二小時的小憩。歌樂山的遊客，不可不到這個鼎鼎大名的醫院參觀，那麼也不妨順便駕臨龍洞小憩來小憩一下。最近歌樂山半山荷花池附近，上海銀行和交通銀行都設了辦事處，此外並有一所歌樂食堂，山中有名的威姆酒，便是在此處製造和批發的。

四　住宅和旅館

講到住宅，歌樂山也和其他避暑勝地如牯嶺，莫干山等一樣，山上山下像天星般參差地矗立着各種式樣的小洋房，若隱若現的藏在萬綠叢中，煞是好看，尤其是朝着嘉陵江的一面，風景更好，您站在雲頂路一帶，遠望風帆片片，江水如帶，俯仰大自然之美，心胸不覺爲之頓舒！

因歌樂山距離重慶不遠，交通也方便，而饒山林之美，所以年來社會各界人士遷居歌樂山的日漸增多，房屋租金似乎比重慶城裏稍爲便宜，但想分租小洋房內的房間，須得找熟人情商，否則恐怕不容易問津，惟有自行建築之一法了。

歌樂山有旅館數間，均開設在馬路上，因爲資本和種種的關係，似乎尚未能達到旅客所要求的條件。

五　文化和社會事業

講到文化和社會事業，此地最出名的是醫藥和育幼事業，如上海醫學院的附屬醫院，教會辦的寬仁醫院，衞生署的衞生實驗院，都很爲社會所稱道，同時上海醫學院，國立醫專，中央高級護士學校，及助產學校等，又都是醫藥教育和研究的機關。您在歌樂山鎮馬路上，便常常看見身穿醫生或護士制服以及手持醫藥衞生課本的醫師護士和學生們走來走去，您在茶館飯店中，便會聽到許多談論割盲腸接雙胞胎以至應政府徵召往前後醫院工作的談話。

育幼事業也很發達，這個小小地方就設有三個育幼機關，第一個是第一保育院，這是兒童保育會主辦的，收容着不少難童，設備比較尙好，去年擴充建築，落成之日，蔣主席夫人親自來院主持典禮，頗爲隆重。其餘兩個都是社會部主辦的，一個叫做社會部重慶第二育幼院，院址在向家灣，一個叫做嬰兒保育院，在龍洞灣後面，專收兩歲以內的嬰兒，各界人士送到社會部託養的兒童，以及棄嬰都轉送到這裏收容保育。這是對於民族前途很重要的事業，希望他能逐漸充實加強！

學校方面除剛纔已說過的幾個醫藥學校之外，有賑濟委員會主辦的賑濟中學及附小，婦女界籌辦的青年女子農業學校，董事長是馬超俊夫人沈慧蓮女士，校長是劉蘅靜女士，本來私人辦理農校就不易，辦理女子農校更爲困難，但據劉女士對我說，近來倒覺有進步。此外還有教會辦的廣益小學和公立的中心小學等。

六　政府機關

至於政府機關，計有考試院辦事處，銓敍部，考選委員會，水利委員會，中央銀行國庫局，資源委員會油礦局運輸處，和農林部的林業試驗所，內政部的警察總隊，重慶市稅務第十三分局等，水利委員會在不容易施展的山坡上，佈置得很整潔，薛篤弼先生辦事切實，員工福利也辦得不錯，銓敍部在山麓靜石灣，最近賈部長實行機關學校化，集體辦公，蓋了一座大辦公廳，頗爲堂皇，考試院戴院長題爲任賢堂，考選委員會的房屋，與銓敍部盈盈相對，新近也建了一座房子，名曰闈卷大樓，專供各考試委員來山閱卷之用，我國政治能否昌明，應該努力的地方很多，但「選賢任能，綜覈名實」，是重要條件中之一，能否達到這個條件，那麼要看這兩個機關的努力和成績了！

七　公益社團的組織

歌樂山居民約計數萬人，平時在城工作週末返山休憩的亦不少，他們組織了一個歌樂山居民公益社，以促進歌樂山公益事業爲目的，地址就在交通銀行辦事處隔壁，聽說是交通銀行熱心借讓的，其中置有圖書報紙，乒乓球，圍棋等娛樂器具，此外並有球場，可作籃球排球等運動，間或請名人演講，放演露天電影及平劇等，聽說該社對於建設歌樂山，擬有計劃，但以限於經費及人力，祇可相機分期辦理云。

禮拜堂山中基督教徒不少，並有外籍傳教士，禮拜堂卽在環山路中央銀行國庫局的上面，適當登山之衝，四週風景宜人，每過星期日上午，卽聞讚美詩的歌聲，亦時常約請名人演講布道。

八　風景名勝

前幾節已將歌樂山的位置和形勢，市場，住宅，文化社會事業，政府機關，暨公益社團的組織等，分別作一簡括的介紹，現在讓我們來談歌樂山的主要部分風景和名勝吧。歌樂山的特點，是嬌小玲瓏，最令人愛悅，是滿山都種着常綠的松柏，終年蒼翠欲滴，使人懷感着歲寒勁節的心情，其餘如道路的修整，婉曲和起伏有緻，亦足以引人入勝。其較爲膾炙人口的，約爲下列各地：

（一）雲頂寺　寺在山巔，佔地約數畝，一部份曾經失火焚燬，嘗由熱心人士籌資略加修復，寺中除供佛像外，並供李冰父子塑像，李冰做蜀太守時，興修水利，成都附近灌縣有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便是李冰一手所經營的偉績，至今成都附近一帶田畝，不憂旱澇，年年豐收，皆受他的賜！蜀中人士感其恩惠，各地均供李冰父子的遺像，歲時祭祀來紀念他的功德，這種崇德報功的舉動，實非迷信可比而値得提倡的，由此可見凡人做事，應該腳踏實地，亦惟有事業的成就，方能垂之久遠，爲萬世所利賴，這也足以鼓勵我們做人和做事的志趣。不過寺中所塑李冰的像有兩個，一個則溫文儒雅，極爲清秀，一個則怒目金剛，猙獰古怪，據說後一個是他的法身，因爲他原是天上星宿降生，故有法身，治起水來，才能收服水中的妖怪，這是向來一般的傳說，特別一點的人，便說他是星宿下凡，編爲神話，其實李冰功業具在，大可不必這樣畫蛇添足！

寺中香火尚盛，每逢年節及神誕，附近善男信女，均往

五三一〇九二

燒香。年來寺中因收容各地遷來無家可歸的流亡同胞，特將寺內大部份房屋改爲宿舍，因此少不了男女喧鬧，兒童便溺，雖未免冒瀆佛寺的尊嚴，惟我佛以普救衆生爲懷，這倒是一樁慈悲的功德！

孔學會近來也遷在寺內，負責人是柯璜老先生，此老道貌岸然，別具一種高人處士的丰度，他除了研講孔子學說以外，還寫得一手好字。

（（（（荷花池））））

在山上馬路半山的停車廣場，您便看見拿石欄砌成半月形的荷花池，池雖不甚大，但因地位適中，爲上山孔道，故極爲遊人所注目，炎夏伏熱的時候，池中荷葉田田，伴以池邊的絲絲垂柳，靜坐石欄杆上，於綠蔭之下，解衣當風，殊足以消煩却暑！

（（（（林故主席紀念像））））

林故主席子超，雖貴爲一國元首，而生活淡泊，甯靜瀟洒，有若平民，氏愛山居，曾營別墅於雲頂寺附近，年前以憂勞國事，遽歸道山，中外悼惜，歌樂山居民感其遺澤，決議籌建林故主席石像於荷花池畔，以資景仰，石基經已工竣，聞石像正在彫造中，將來落成之日，名山勝跡，當更相得益彰了！

（（（（雷神父像））））

雷鳴遠神父，以外籍傳教士來我國致力傳道和社會救濟事業，深入內地，不畏艱險。年前不幸遇難，社會人士悲之，教會倡建其遺像於停車場之北面，與林故主席遺像遙遙相對。

（（（（游泳池））））

池在保育路之西，乃一天然水池，面積相當大，可惜沒有設備，如果加以整理，那麼不難成爲一個很好的游泳池。

（（（（小歌樂山））））

由歌樂山西行約二三里，有一個像歌樂山而較小的一個山頭，這就是小歌樂山，國立藥專就設在這裏，山上樹木葱籠，岩石錯叠，而更較歌樂山爲幽靜。月明之夜，若於池中理琴絲，歌一曲，大有「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林深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的景況了！

有人說歌樂山美則美矣，可惜有山而無水，不錯，歌樂山沒有瀑布，也沒有溪流，但是在上山支馬路的左旁，有水利委員會新建的大蓄水池，池的四週圍以石欄，並植有花木，池旁建有茶坐睡椅，夏季傍晚，在此納凉品茗，却也不錯。

著者還想向游客介紹的，便是歌樂山附近的林園路，（在歌樂山和山洞兩公共汽車站之間）有林故主席墓園，園址原爲主席官邸，饒有園林之勝，墓作拱形，繞以石欄，簡樸肅穆，旅客來游歌樂山者，很可以前往瞻仰瞻仰，並應先告守衛者。林故主席生時，常於公餘自植花果，以資陶養，當導者告以某樹爲主席所手植，某草爲主席所欣賞，觸景生情，尤使人景念徘徊不置！

九　旅遊計劃

旅客欲作歌樂山遊的，如自重慶出發，可取道公路或水路，取道公路的，除了自己有私人汽車外，最好往七星崗乘坐七（星崗）歌（樂山）直達公共汽車，約一小時半到達，每日行車約五六次，此路較爲方便。如取道水路，則可自千廝門或牛角沱乘搭小汽船至磁器口，再由磁器口坐滑桿或步

行經步雲橋，黃桷樹，高店子等地以至歌樂山。船費約數十元，滑桿約三百元左右。亦有自重慶乘車至小龍坎或沙坪壩，然後經大楊公橋，小楊公橋，再經步雲橋，黃桷樹，高店子，而至歌樂山的。不過初次來遊的旅客，還是以乘坐公共汽車較爲簡妥。

遊山程序，茲擬爲早間自七星崗乘七時開行之公共汽車，八時餘抵山麓車站，如欲進早點的，可於車站附近飲食店略進早點，即循上山支馬路先至停車場，游覽荷花池，林故主席及雷鳴遠神父石像，即經八塊田，桂花灣，大木魚，蝦蟆石等地而至寬仁醫院，沿途風景絕佳，轉出即爲環山馬路，返回荷花池。此時可往居民公益社參觀並作小息，然後直上雲頂寺，在寺中盤桓一二刻鐘，即下山折回停車場，如欲至水利委員會參觀者，可往一行，是時已屆中午，遊者可任擇前述的食堂進午餐，餐畢如欲參觀第一兒童保育院，銓敍部及攷選委員會的，可先往看看，再往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和嬰兒保育院等處參觀，參觀畢，即乘下午四時左右歌七直達班車返重慶。此爲一日游程，祗能走馬看花，領其大略。

如欲參觀國立醫專及林故主席墓園的，則非住一日不可。又旅客如果當日下午乘車至山洞，則山洞有雲龍旅館，頗爲整潔，可下榻於此，翌早即由山洞步行一二里即至林故主席墓園，瞻仰後，乘山洞班車返渝城，亦甚經濟。

十　個人的感想

上面拉雜的寫了歌樂山輪廓，其中詳細的地方，當有漏略，又因旨在導游，故關於地方歷史和其他與旅游無甚關係的資料，亦不贅入。著者最愛歌樂山的是夜間，尤其是夏天的夜間，當您一天忙碌地工作之餘，整個重慶都熱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但歌樂山頭一到了下午八點鐘，便涼風徐來，使您忘記了炎熱的苦悶，九點鐘使萬籟俱寂，您儘可以安然入睡，不復有聲音驚擾您的清夢了！此外我有一個建議，顧名思義，歌樂山應該設一所音樂學校，故我希望國立音樂院和歌劇學校能設遷來。俾增歌樂山之美，同時藉山靈之秀，使莘莘學子能成功的奏演出「勝利之歌」，來「與衆共樂」！

茂華商業銀行
辦理
存款　匯款
放款　儲蓄
貼現　信託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竭誠爲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地址　重慶鄒容路
電話　四一二五七

戰時的旅行

陸丹林

旅行，本來不限於平時或戰時，因為旅行，絕不是狹義的只是指遊山玩水，探幽攬勝而說。從廣義的說，凡是從甲省到乙省，由子縣到丑縣，無論長途短程，或是探訪親友，或是出差視察，或是求學經商，或是採取生物礦質，以及一切研討學術，採集資料等，需要旅行，所以旅行沒有平時與戰時的區分，只有是否必要罷了。

戰時的旅行，在外國是有限制的，非必要時，交通當局可以停止。現在我國呢，除了乘坐飛機，需要申述理由，覓具保證，等候核准之外，其他如火車、汽車、輪船等，都可以自由乘用，最多也不過有些都市，出入口需要領取證件而已。所以我國的戰時旅行，實較歐美尤其是蘇聯為自由（可參閱邵力子氏「蘇聯歸來」）。但是，無論怎樣，戰時的旅行，總與平時有些兩樣的啊。

茲把個人所見到的或經驗的戰時旅行特色寫述出來，以供戰時出門人的參考。

先來談談行李吧。出門必須攜帶行李，帶得少，不夠用，帶得多，又累贅，且受交通工具運量所限制。（如飛機，長途客車等，都規定每人限帶十五公斤行李，過重，他們可以拒絕運輸，即使照章納費交運，但常因運量關係，不能和客機（車）同時運出，就誤一旬半月，是意中事）。然而途中寒暖無定，尤其是春夏間與秋冬間換季時節，衣服便成了問題，故出門攜帶衣物，還是以輕便耐用為主。至若到易地工作，或是搬家，那是例外。但笨重的衣物，或並不常用的東西，也不必多帶，省下一筆搬運費，在別地添購，通常總較合算。容易破碎之物，要用有彈性的藤絲木絲或棉布等包紮隔墊，免致磨擦碰擊。皮箱外面，要用麻包或草席油布等裹好，以免磨擦或雨淋水溼。有些公路的客車（如成渝公路），把行李放在車頂，絕沒有油布遮掩，若干輪船也把行李堆在艙面，任它日晒、雨淋、霉侵、霜蝕、風吹……，是很平常的事。鎖鑰、銅鋑、皮帶等，如有損壞，務先修整完好，纔免失竊。

出門攜帶行李，越輕便越簡單越好，這是人所共知。但有時親友知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乘便託你帶些東西乃人情之常，但這是非常累贅的苦差，尤其在戰時出門，最好以不代帶為原則。萬一真的推却不過親朋的請託，而有些物件，非靠熟人代帶，是不能夠達到收受人的處所，那就體察情形，酌量的代為帶一點，也沒有什麼妨礙，且因此可以聯結一點較深的友誼。不過有一點，應該特殊注意，絕對的不能夠

忽略的手續，就是無論任何人託帶東西，都要不客氣的雙方當面把物件拆包看過。切勿粗心大意，便把物件收下。并且當面向託帶的聲明，要是途中遭遇汚破損失，絕對的不負什麼責任，征稅收捐，也要歸他負担。民卅二年秋，我由桂林來重慶，有友託帶一包東西，他說是鐵路報告表。我一時忽略，當時沒有檢視，等到車到一品場檢查行李，拆開一看，原是黑膠衣料，把我噎了一會，這是我所得的教訓，故此，爲了責任和手續清楚起見，不得不事先聲明，免使後來發生麻煩。還有人託帶信件，更要事先看過信裏所寫的是些什麼，不要把收信人的地址寫在信封上，更不要封口。因爲攜帶有地址的密封信件，是違反郵政章程的。至若有些人請託順便代帶家眷和兒女，都更加要謹慎的考慮，切不可輕輕地隨便答應，否則，難題到來，懊悔時已經來不及了。

隨身攜帶的小皮箱，或手提布袋，應該貯備些什麼東西呢？我以爲實用的物品，如：毛巾（最好有橡皮巾袋），牙刷、牙膏（粉）、肥皂、剃刀、小鏡、梳子、小刀、針、黑白綫球、信封紙、郵票、明碼電報、內衣、底衫褲、襪、草紙、手電筒、火柴、藥品、鞋油、拖鞋、墨水等，都是不可缺少的。還有雨衣（或是雨傘），橡皮套鞋，也是不可缺乏。雨傘很有用，既可遮禦雨淋熱晒，也可做手杖用。內地道路，下起雨來，泥濘漫漶，橡皮套鞋，是少不得的。不然，一雙皮鞋，行一天的雨路便會給雨漬得變樣脫色了。雨衣，最好是用乾濕衣，不特可禦雨，亦可抵寒，是旅行最實用的外衣。旅行穿短褲實不妥當，蚊蚋蟲蜂等容易侵咬，有時上落車船，膝皮也易擦傷。襪子最要穿着，脚冷易受感冒，砂礫竹刺，也不易直接侵犯。繩子能夠預備一條，用處很多，可以掛晾衣服，可以包紮東西，萬一有了緊急逃避而扶梯又失了效能的時候，可以在窗口或樓欄沿繩而下。毛巾不妨多帶一兩條較大的，睡覺時可以墊在枕頭上，免受不潔的傳染，有時突然寒冷起來，也可暫充頸巾，暑天汗多，可以抹汗，比小手帕實用得多。

所攜物件，在動身之前，該嚴密的檢查一遍，以免被查關站的誤會。一切和戰時或國策違反的圖書，切莫攜帶。和敵僞有直接的間接的文件刊物圖片等，也要摒除。電碼只可用明碼，不可攜帶密碼。地圖不可加畫其他標記。如果帶有照相機，最好先請當地機關發給證明文件。非現役軍人出差或領有自衛槍照的，切不可攜帶軍械。若家出外寫生，應該先向所在地的軍警機關商洽允准，得有證件，始可描繪風景，否則，極易被人疑爲偷繪地形的嫌疑，那時耗費了許多口舌去申辯，縱以平安無事，已給主管人員申斥一番，具保才得釋放呢。身份證和機關學校團體同鄉會或商號等證明文件，千萬要隨身攜帶，徽章服務證，或有職銜的名片，也不可忘帶，有時把名片拿出來，減却了許多說話或是言語隔閡的通達。不然的話，遇着憲警查詢，有許多不方便，甚至惹出不少的糾紛。證件填寫的姓名、年歲、籍貫、職業等，各件文字要統一，不可有些用名，有些用號，彼此不符，容易啓人疑竇。最低限度，也要多方解釋，躭擱時日還在其次呢。

從「禍從口出」，「是非皆爲多開口」兩句話來說，說話不可不謹愼了。在戰時言語行動，如果有些失檢和不當心，很容易惹出是非來，這種是非，多數是出於誤會或是平日

輕忽習慣，不知不覺中，便在某一個環境裏，發生不好的結果來。因爲有些人在車上、船上、或在茶樓、酒館、旅店、和公共場所間，好和別人談論戰事，或詢軍隊駐防處所，或問駐軍的番號，或詢黨政軍機關的首長，或問飛機場的建築概況，以及軍事學校的設備，兵工廠所在地，軍運、被服、糧秣、車馬等近況，這些，雖然說時是漫不經心，毫無目的，只是隨便談談。可是言者雖無心，聽者卻有意，要是座中或隔鄰有担任情報的人員聞着你所探詢查問的話，都是有關國防與軍事的，那就惹起他們的注意，而誤會你是奸細，是敵偽的間諜，是第五縱隊播散謠言，馬上把你扣留起來，說是在漢奸嫌疑，小則拘留偵察；弄得不好，大則有生命危險。「言不可不慎」，在戰時旅行更要刻刻自律。否則，謬論滔滔，口不擇言的東拉西扯的隨便瞎說，批評政治，妄談軍事，指摘當局，那是自取災殃，與人無尤。所以在軍事期間，有許多飯店旅社，碼頭輪船，茶館社團等，都有「莫談國事」，或是「妄談軍事祕密者從嚴究辦」的字條貼出，這是杜漸防微，提撕警覺的方法，使旅行的聊天的，觸目驚心，有所惕勵，免得惹是招非，絕不是無的放矢無關痛癢多餘的話，實在防範未然，含有深切意義，等於晨鐘暮鼓的發人深省。

住在旅館，首先應該留意察看所住的房間，窗口有沒有鼠竊狗偷之流容易爬入的路線，同時又該打算萬一發生火警，扶梯燒斷或是樓下着火，自己應該怎樣的逃生脫險。要是逢着警報，應該攜帶些什麼物件，跑到什麼地方去暫避敵都應逐一的考慮，免致臨時張皇，手忙腳亂，心驚膽戰。房間的左右前後，是否有可疑的人住宿，或是暗娼流鶯在此胡鬧，夜間難以安枕入寐。晚上軍警巡查房間，應該把證件給他驗視，說話簡單清晰，不必露出畏怯，或是言語支吾與閃爍其詞。牆壁不要亂塗些不三不四的詩文，表示自己的憤恨或其他無聊字句。有重要的證件與貴重文物，不可放在房間，最好隨身攜帶。內衣底褲，能夠預先縫好一兩個小袋，存貯鈔票和要件，即使睡覺，也不必把他拿出，不然，意外事件突然發生的時候，容易來不及攜帶或會失落。[illegible]的扒手，也不容易施其技倆。要是有大宗款項，不必隨身攜帶，可交一部份由銀行或郵局匯兌，等待自己到達目的地，再行提用。這樣，可以減卻許多累贅與途中失竊之虞。至若住在旅館，即使到廁所去，或到隔房訪友談天，要把房門鎖好，纔免閒人闖入。衣箱鎖閉，避免不良的茶房順手牽羊。現在物價騰貴，失去一條毛巾，就要二百多元，一支國貨玉牙膏，就要兩千多元，以此類推，可不留心！「謾藏誨盜」，古有明訓，怎能不注意呢？

飲食，要吃些容易消化的品物。在途中切勿酗酒，因爲飲酒易生事故。[illegible]皮蘿和未滾的水，也不可吃。狎妓賭博與鴉片紅丸等違法事件，更加要切戒。破財還是小事，一經給軍警發覺，即惹出許多牽累，那是自討苦吃的了。

坐汽車，如果是坐車頭位，只可自己東張西望，看着路旁的景物，切不可絮絮不休的和司機談天，問他這樣，問他那樣，致使司機一心兩用，不能夠專心致志的駕駛汽車。倘一司機是健談的和你一問一答的談天說[illegible]，[illegible]，得意忘形，一不留心，汽車便要馬上闖禍了。如果你是吸煙的，

坐在車頭，也要忍耐些不吸菸。因爲吸菸，容易混亂司機的視線，菸火也易發生危險。坐輪船，要注意艙口的進出，艙裏有否救生圈的設備。火車的三等車廂，多是靠近機車，煤煙四飛，最好戴眼鏡，或背着車行而坐，可免煤煙飛入眼裏。

旅行，要是坐長途汽車，自然乘坐路局或郵局的班車，較爲安穩。非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切勿聽從掮客的話，附搭載貨的商車，即俗語所指的「黃魚」。爲什麼呢？因爲這些商車，裝貨多是超載的，沿途沒有救濟站，救濟車；萬一車子脫期中途損壞了，或是出了什麼亂子，那就非在荒僻的山野路旁，寄住民房，（甚至無民房可寄宿）逗留十天八天，等到修理完好再行開駛，是很普通的事。還有那些司機帶「黃魚」是違法的，他們等到駛近檢查站之前兩三公里的地方，爲着他個人逃避責任，便要你下車步行，等待過了檢查站兩三里路，再讓你上車。有時還要你把行李帶走，如果逢着下雨或者沒有挑夫，那時你不知怎樣辦。掮客紹介「黃魚」搭車，他爲着得取佣金，當時他是口如懸河的搭引，什麼話都先答應，等待你搬行李上車，你就要看司機的顏色，座位（有時甚至只有站位）由他擺佈不用說的了，還有嘮嘮叨叨說你行李多，超過限額，藉詞來加收行李運費。車到其間，你還和他交涉嗎？車費早已交付，臨時也無從改變了。有時碰着車子出了毛病，或者電池發不起火時，每次開車，還要你幫同推車呢。所以一般載貨的汽車，而由商車掮客兜接車位的，還是不要搭，除非車主或司機是相熟的，那就比較的可以放心去坐。否則，化了鉅額的費用，沿途的使你憤恨嘔氣的痛苦，是沒有地方給你宣洩的啊。

「無錢不行」，斷章取義的說，沒有錢是走不動的，這是很顯淺的理。但在非常時期，出門當要攜帶寬裕的旅費，比如預算十天的行程，就該準備十五天的用費。第一、因爲車、機、船等客票行李票價，隨時有調整增加，事前是不預先公佈的。第二、候機、候車、候船，爲了供求不應，有時等候十天二十天，也是平常的事。第三、即使開行了，途中機件損壞待修，或者山崩水漲，氣候惡劣，發生其他意外事故，阻礙行程。第四、旅館、飯館等宿食費，各地不同，時有增加。第五、自己偶然生病，或是途中發禍，這些都有可能性。那麼，試問那時意外的消耗，又從何而來的呢？故此，不得不在固定預算之內，最低限度，寬帶百分之五十，準備不時之需。且在途中有時損失衣物，或途有適宜之物要採買，也可以有餘款來運用，不致赤手空拳，一籌莫展，甚至於要變賣衣物，纔能夠渡過難關，完成行程。所謂有備無患，就是如此。

在戰時旅行，無論地方上或住處發生什麼事故，需要靜，處變如常，不要張皇失措的驚慌心亂。做事要敏捷，要有紀律，衣服要整潔，說話要當心，待人要有禮貌。錢財不可露眼，免惹奸人注意。萬一地方突然發生變故，要服從軍警和主持交通工具人員的指揮，不要亂跑瞎鬧，擾亂秩序，只顧個人的逃避，不管公共的安寧。還有，如果碰着戒嚴，軍警詢問口號，不要亂答，只說「老百姓」三字便可。晚間走路，最好不要把手插入大衣袋、褲袋，和兩手搭在背後，免使人誤會藏有軍火。拿手電筒照路，只照路面放光便可。

，不可把電筒向前後左右亂射，給人思疑有作用。這些，都是戰時旅行應該注意的最低限度。其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是在個人的機警應付，說也說不了許多了。

戰時的旅行一文，在卅二年秋間，曾經草草寫成短文，茲再增加材料，修正如右，雖屬還是不詳細，但靜而明之，存乎其人，舉一反三，可例其餘了。

憶榆關石河

李致剛

榆關，即山海關，臨榆縣治在焉，舊屬永平府，關之西有巨流曰：石河，明末流寇李自成，[illegible]清兵；與吳三桂鏖戰於河之兩岸，據清史紀載：「……世祖章皇帝，龍飛遼左：定鼎燕都，一統之基，始於榆關石河之一戰，逆闖旣殲，大業遂定：……」即指此水。石河，即古之「榆水」自北而來，如帶上之環，上游所經，均爲山地。溪水流急，儘深五丈（此指滲水而言）幅寬十丈餘，河産美麗石卵，可供玩賞。石河之得名指此，至榆關之西，入渤海。原水低落時，中間一片平沙，又名：「潮河。」

萬曆臨榆縣志云：「……石河橋，在治西西關外，約二里許，用土木浮架；過夏秋水漲撤去，冬復爲橋，以利跋涉，歲以爲常。……」

明山海關總督范志亮（縣志載萬曆十五年）告石河文云：「臨榆關之西，有水名「石河」者，從義院等口而入，盤旋於澗谷之間，奔騰於巉巖之內，沙礫流瀉，四時不涸，夏秋更覺泛溢，欲爲浮橋，則易於漂潰：欲駕舟楫，則梗阻膠滯，不能通行，人往往褰裳拽騎，偶至中流，少一失足，遂淹溺莫救，歲以爲常，其可誰何！余聞而太息曰：「噫嘻！夫水以衛國濟民，滋稼；通旅；爲關河形勝；未聞作生民陷阱一至於此！。……」。

石河，因流速疾駛，運輸艱難；交通阻滯，第在軍事上因之有利用作陷阱之功；故用爲防禦障地，阻遏敵人，極有戰術上價值也。

溯自清朝綏靖以來，山海關介於兩都（清人以瀋陽爲陪都）之間，昇平無事，民生不見兵革；嘗有烽烟之警，戰禍之慘，在明代風悲日曛之地，至清朝轉爲岳峙波恬矣。不料二百八十九年後，石河兩岸重爲戰場，昔之岳峙波恬者，復又轉爲金戈鐵馬，悲風日曛矣！癸酉春，國軍與倭激戰於此，倭敵挾新式武器終未能強渡，實由此河流狹湍所阻也。

筆者昔就學故都，每値寒暑休假，嘗赴榆關訪舊，每徘徊石河兩岸，追想歷史陳迹，憑弔古之戰場。後於斯地，印象頗深，茲理舊篋，偶得當日所記，加以補綴，不勝感喟之矣！

編者獻詞

旅行雜誌以第十九卷的正月號，在陪都重慶與讀者相見，實在非常興奮！

這一本刊物從民國十六年誕生，到今年已進入第十九年，譬如是一個小孩，自繈褓以至十九歲，也可算是成人了。記得在二十五年的正月號，我們爲紀念十周年起見，曾出過一本特大號，內容和紙張，相當充實而美觀，這幾年，一直在火藥氣息中成長，由上海到桂林，復由桂林到重慶，雖然模樣兒改觀，但是內容還力求奮勉，隨着時代前進。我們想：如果明年回到上海，旅行雜誌紀念二十周年，應得熱烈地慶祝一番。編者自居於本誌園丁的地位，拓荒墾植，竊自忘其勞瘁，現本刊物，居然經過了十九個年頭，一方面固然慶幸，一方面未免有辜負年華之感。不過一切應得感謝讀者和海內外的作家，如果沒有你們的愛護和支持，旅行雜誌這一塊園地，決不會得燦爛芬芳，像今天這樣，園丁在編好這一期後，荷鋤就憩，謹以最崇高的敬意，向諸君祝福！

照着往例，我們在正月號中有一個徵文，今年就地取材，便以「今日重慶」爲題。重慶——這山城是怎樣地具有魅力呀！在每個人心房中跳動着，全世界人士，莫不向這東方抵抗侵略的聖地矚目，這裏對一切，值得稱頌，謳歌，我們希望在這次徵文中，寫下了一個中國戰時首都全貌。多謝作家們的盛意，把各個人的聞見和感想，都集中到這裏，從每一個角度看，看到今日的重慶。

李臨先生寄來「從軍旅行到印度」一稿，是一篇最動人的軍中報導，寫得很活潑，而情感又十分豐富。他從檢查體格說起，飛過喜馬拉雅山，一直到軍部爲止，其中充滿了天眞，熱情和可笑的氣息。他說：「路上，看到的全是軍車，一個走路的士兵也看不到。至於公路之多，與像一個網，四通八達，方便極了。據說，半年之前，這裏還沒有人煙，只有高大的樹木與猴子、虎、豹、蛇，現在美國人造路，平均每人每日可造半哩，一道百米長的鐵橋，九個人造，只要三天就可完成。……」作者從士氣、配備、醫藥以及其他種種，保證了必勝的信念。這是一篇迎取勝利的文字，所以我們排在今年正月號的第一篇。

當這一期本誌出版送達讀者時，中印公路定可暢通無阻，物資源源內運了。「中印公路的全程行」一文，是告訴我們這條路怎樣築成的，是怎樣一個艱鉅的工作而敵人所稱的「做夢」二字，終於實現了。作者從雷多經密支那，完成了處女行程，又從密支那飛到騰衝，親見被敵人蹂躪了二十三個月零八天的騰衝城。一切夠殘酷，一切很熱烈，讀者千萬細細咀嚼這文中所描寫的種種，莫輕輕放過。

本誌自桂遷渝，已逾半載，以印刷條件的限制，尚未能準期出版，頗覺抱歉。我們願以最大努力，彌補這個缺憾，或許能在最短時期以內，使這本刊物按月準期送到讀者的面前。